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石頭記

(七)

曹霽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石 頭 記
(七)
曹 霑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賞寶玉
品茶
觀翠
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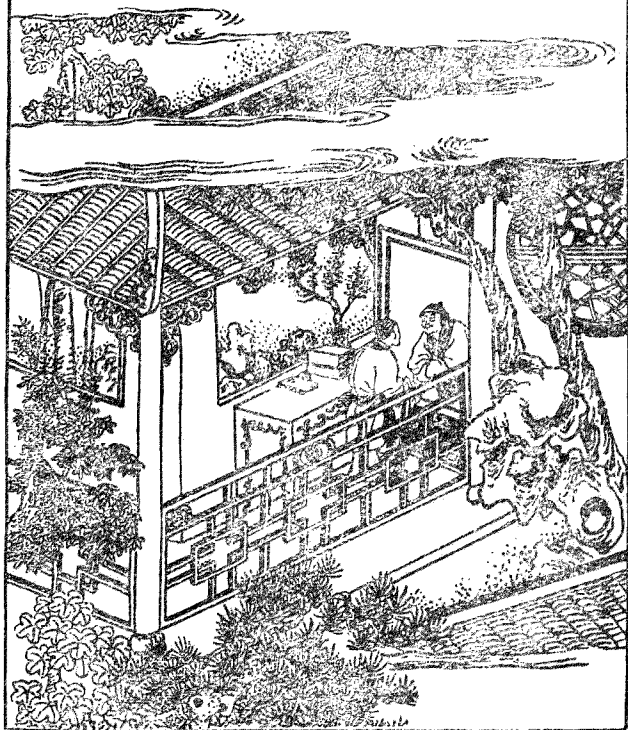


增評補圖石頭記

卷四十一

一

劉醉怡院
落臥紅
二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寶哥哥品茶櫬翠庵 劉老老醉臥怡紅院

話說劉老老兩隻手比著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聽了。鬨堂大笑起來。於是吃過門杯。因又鬪趣笑道。今兒實說罷。我的手脚兒粗。又吃了酒。子細失手。打了這磁杯。有木頭的杯。取個來。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礙。衆人聽了。又笑起來。鳳姐兒聽如此說。便忙笑道。果真要木頭的。我就取了來。可有一句話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他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劉老老聽了。心下故激道。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真竟有。我時常在鄉紳大家也。赴過席。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從沒見有木頭杯的。豈不是積世老婆婆。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不過誑我多吃兩碗。別管他橫豎這酒蜜水兒似的。多吃點子也無妨。想畢。便說取來。再商量。鳳姐乃命豐兒前面裏間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盃。了不得。取來。豐兒聽了。纔要去取。鴛鴦笑道。我知道你那十個杯。還小。況且你纔說木頭的。這會子又拿了竹根的來。倒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裏的黃楊根子。整劑的。十個大套杯。拿來灌他十下。子鳳姐兒笑道。更好了。鴛鴦果命人取來。劉老老一看。又驚又喜。驚的是一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那大的足足的。似個小盆子。極小的。還比手裏的杯子。兩個大喜的。是雕鏤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

原來是福珍酒

何苦如此作弄他

真嚇假嚇吾不得
而知之
只此頭一杯就怕
已經當不起了
叫他說個菜名是
明明作弄老老也

並不大嚼倒是細嚼

真糜費之極

一茄之費至於如此
其餘可知古人
日費萬錢豈欺我

以及圖印。因忙說道。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鳳姐兒笑道。這個杯沒有這大量的。所以沒人敢使他老老。既要容易找出來。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得劉老老嚇的。忙道。這個不敢好姑奶奶。饒了我罷。賈母薛姨媽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紀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說是說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這頭一杯罷。劉老老道。阿彌陀佛。我還是小杯吃罷。太要便宜。把這大杯收著。我帶了家去。慢慢的吃罷。說的衆人又笑起來。鴛鴦無法。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劉老老兩手捧著。呷。賈母薛姨媽都道。慢些。不要噙了。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個菜。鳳姐笑道。老老要吃什麼。說出名兒來。我夾了餛飩。你劉老老道。我知道什麼名兒。樣樣是好的。也是實話。賈母笑道。把茄鯗夾些。餛飩他鳳姐兒聽說。依言夾些茄鯗。送入劉老老口中。因笑道。你們天天吃茄子。也嘗嘗我們這茄子。弄的來可口不可口。劉老老笑道。別哄我了。茄子有了。這個味兒了。我們也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了。衆人笑道。真是茄子。我們再不哄你。劉老老咤異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餛飩我些。這一口細嚼嚼。鳳姐兒果又夾了些。放入他口內。劉老老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不像。是茄子。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的。我也弄著吃去。鳳姐笑道。這也不難。你把纔下來的茄子。把皮刨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肉。肺子。合香菌。新筍。蔞姑。五香豆腐乾子。各色乾果子。都切成釘兒。拿雞湯煮乾。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裏。封嚴。要吃時。拿出來。用炒的雞爪子。一拌。就是了。劉老老聽了。搖頭吐舌說。

每借老老口中反
射諸人之不知稼
穡艱難者

富貴人帶銅器未
有不以爲金者貧
人帶著金器人將
以僞造疑之矣

點綴生情令人油
然生感

王夫人可謂以身
率教者矣

我的佛祖。倒得十來隻鷄來配他。怪道這個味兒。一面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還只管細玩那杯子。鳳姐兒笑道。還是不足興。再吃一杯罷。劉老老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爲愛這杯兒好看。虧他怎麼做來。鴛鴦笑道。酒吃完了。到底這杯子是什麼木頭的。劉老老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認得。你們在這金門繡房的如何認得木頭。我們成日和樹林子做街坊。困了枕著他。睡乏了靠著他。坐荒年。餓了還吃他眼睛裏天天見他耳朵裏天天聽他嘴兒裏天天說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認得的。讓我認一認。一面說。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道。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那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們也不收著了。我掂著這麼體沈。斷乎不是楊木。一定是黃松做的。衆人聽了。鬨堂大笑起來。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說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應上文一筆不漏。請示下。就演罷。還是等再一回子。賈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他們。就叫他們演罷。那個婆子答應去了。不一時。只聽得簫管悠悠。笙笛並發。正值風清氣爽之時。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自然使人神怡心曠。寶玉先禁不住。拿起壺來。斟了一杯。一口飲盡。復又斟上。纔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命人換熱酒。寶玉連忙將自己的杯捧了過來。送到王夫人口邊。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此等樂事。世間第一。一時煖酒來了。寶玉仍舊歸坐。王夫人提了煖壺下席來。衆人都出了席。薛姨媽也站起來。賈母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來。讓你姑媽坐了。大家纔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將壺遞與鳳姐兒。自己歸坐。賈母笑道。大家吃上兩杯。今日著實有趣。說

劉老老手舞足蹈
是有醉意了

聽見到底太刻

真能領會得起便
不是個中人

你道此是什麼東
西。問者講講之猜
不出者便是個劉
老老

今人請客用點心
或四或兩皆以此
為定例。然則自昔
以來。固以鹹甜相
間者乎

著、擎、杯、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寶釵道。你姐妹兩個也吃一杯。你林妹妹不大會吃也別擾。他說著自己也乾了。湘雲寶釵黛玉也都吃了。當下劉老老聽見這般音樂且有了酒。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你瞧劉老老的樣子。黛玉笑道。當日聖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纔一牛耳衆姐妹都笑了。須臾樂止薛姨媽笑道。大家的酒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罷。賈母也正要散散於是大家出席都隨著賈母遊玩。賈母因要帶著劉老老散悶遂攜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日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石。這是什麼花。劉老老一一領會又向賈母道。誰知城裏不但人尊貴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裏他也變俊了也會說話了。衆人不解因問什麼雀兒變俊了。會說話。劉老老道。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我是認得的。難得那籠子裏的黑老鴿子又長出鳳頭來也會說話呢。衆人聽了又都笑將起來。一時只見丫頭們來請用點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倒也不餓也罷。就拿了這裏來大家隨便吃些罷。丫頭聽說便去擡了兩張几來。又端了兩個小捧盒。揭開看時。每個盒內兩樣。這盒內是兩樣蒸食。一樣是藕粉桂花糖糕。一樣是松瓤鵝油捲。卻是一鹹一甜。那盒內是兩樣炸的。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也是一鹹一甜。賈母因問什麼餡子。婆子們忙回。是螃蟹的。賈母聽了皺眉說道。這會子油膩膩的誰吃這個。又看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麵菜也不喜歡。因讓姨媽吃。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卻喜歡吃甜的。賈母揀了一個捲。

劉老老與板兒卻是甜的鹹的都喜歡

直伏大姐兒結局

連小孩子性情都能細細摹出真是才大心細

村兒圖吃城兒愛香只有易無各如其意

以下爲妙玉性情脾氣作小傳

獨寶哥哥留神妙

好名色妙玉亦功於戲媚者

子。卻喜歡吃鹹的。只嘗了一嘗。剩的半個。遞與丫頭了。劉老老因見那小麵餃子。都玲瓏剔透。各色各樣。又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來道。我們鄉裏最巧的姐兒們。窮子也不能鉸出這樣個紙的來。我又愛吃。又捨不得吃。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家去我送你一磁壘子。你先趁熱吃這個罷。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揀了一兩樣就算了。劉老老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且都做的小巧。不顯堆垛的。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就去了半盤。剩的鳳姐又命攢了兩盤。並一個攢盒。與文官等吃去。顧上文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大家哄他頑了一會。那大姐兒因抱著一個大柚子。頑忽見板兒抱著一個佛手。大姐便要丫鬢哄他取去。大姐兒等不得。便哭了。衆人忙把柚子給了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纔罷。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著些菓子。吃又忽見這個柚子。又香又圓。更覺好頑。且當毬踢著頑去。也就不不要佛手了。當下賈母等吃過了茶。又帶了劉老老至櫺翠庵來。妙玉忙接了進去。衆人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到底是他們修行人。沒事常常修理。比別處越發好看。一面看。一面便往東禪堂來。妙玉笑往裏讓。賈母道。我們纔都吃了酒肉。你這裏頭有菩薩。沖了罪過。我們這裏坐坐。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吃一杯。就去了。寶玉留神看他是怎麼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裏面放一個成窑五彩小蓋鍾。捧與賈母。色澤俱佳。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說。知道。這是老君眉。賈母接了。又問是什麼水。

而獨親於二人者
意蓋因親而及親
也作者真是史筆
此時妙姑斷無有
拉寶玉之理
當不是雨水老君
眉矣

點染處俱新穎可
愛

人謂寶玉第一次
在庵中吃茶細味
一個仍字可思況
繼以前番二字乎
金玉珠寶經尼姑
眼便爲俗器此爲
寶玉謙詞要知蘭
若中器非求俗人
惟求俗

妙玉道是舊年獨的雨水賈母便吃了半盞笑著遞與劉老老說你嘗嘗這個茶劉老老便一口吃盡可稱牛飲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便好了賈母衆人都笑起來然後衆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脫胎填白蓋碗質而潔那妙玉便把寶釵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出去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在耳房內寶釵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妙玉自向風爐上搨滾了水另泡了一壺茶寶玉便走了進來不嫌唐突乎笑道偏你們吃體己茶麼二人都笑道你又趕了來撤茶吃這裏並沒你吃的偏要吃妙玉剛要去取杯只見道婆收了上面茶盞來妙玉忙命將那成窑的茶杯別收擱在外頭去罷怪脾氣寶玉會意知爲劉老老吃了他嫌醜憐不要了又見妙玉另拿出兩隻杯來一個旁邊有一耳杯上鐫著瓠胞罍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祕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罍遞與寶釵那一隻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著點犀盃妙玉斟了一盞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樹與寶玉寶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珍我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裏未必找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其言器耶抑借器以言人耶寶玉笑道俗語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裏自然把這金玉珠寶一概貶爲俗器了亦是至言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一環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的是雅器笑道就剩了這一個你可吃的了

其信然歟其實是
情深語

也是俗物宜乎妙
姑冷笑也

顰兒之受遭踢此
是第一

然則今日之吃其
真爲斂簫二人耶

杯子沒有吃過始
可給人性情怪癖
因想其身子沒有
玉人用過始可給寶

然則那隻綠玉斗
如何不拿來甌碎

這一海寶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雖吃的了也沒這些茶你遭踢豈不聞一杯
爲品二杯卽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驢了比牛何如你吃這一海更成什麼說的寶釵
黛玉寶玉都笑了妙玉執壺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寶玉細細吃了果覺清淳無比比
一口吃盡者何如賞讚不絕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吃茶是託他兩個的福獨你來了我是
能給你吃的想前遭無此茶吃寶玉笑道我深知道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了不
露痕迹妙玉聽了方說這話明白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麼個
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收的梅花上的雪
統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開了我只吃過
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麼嘗不出來隔年燭的雨水那有這樣清淳如何吃得黛玉知
他天性怪僻倒也原諒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過茶便約著寶釵走了出來寶玉和妙玉
陪笑道那茶杯雖然骯髒了白擦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他賣了
也可以度日你道使得麼妙玉聽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沒
吃過的若是我吃過的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給他快拿
了去罷孤相賤相反不如貧婆之安樂也寶玉道自然如此你那裏和他說話去越發連你都骯
髒了只交與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叫
幾個小兒來河裏打幾桶水來洗地如何形容孤相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囑咐他

寶玉亦搗摩之至
而妙玉竟直答無
辭體味神情寶玉
是調笑妙玉是佩
強

以上一小段結寶
哥哥於櫺翠庵品
茶事卸去賈母

薛姨媽王夫人亦
一一安頓畢

總寫衆丫頭

以下文章又別開
生面

劉老老回至如此
懵懵安知非故作
狡獪博衆人之
笑乎

活畫出村嫗來腹
中之響想是五臟
神不識所食之物
在那裏打架

們擡了水。只攔在山門外頭牆根下。別進門來。寶玉道：這是自然的。雖好潔何至如此。識趣說著。便袖著那杯。遞與賈母房中的小丫頭子拿著。說明日劉老老家去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後遂無問津者。不在話下。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擡來。賈母坐上。兩個婆子擡起鳳姐。李紈和衆丫頭婆子圍隨去了。不在話下。這裏薛姨媽也就辭出。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將攢盒散與衆丫頭們吃去。自己便也乘空歇著。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又命捶著腿。吩咐他老太太那裏有信。你就叫我說著也歪著睡著了。寶玉湘雲等。看著丫頭們將攢盒攔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著樹的。也有傍著水的。倒也十分熱鬧。一時又見鴛鴦來了。必用鴛鴦者。文章之線索也。要帶著劉老老逛衆人也。都跟著取笑。一時來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劉老老道：阿呀。這裏還有大廟呢。說著便爬下叩頭。衆人笑彎了腰。劉老老道：笑什麼。這牌樓上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裏這樣的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衆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麼廟。劉老老便擡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遇甚衆人笑的拍手鼓掌。還要拿他取笑。劉老老覺得腹內一陣亂響。忙的拉著一個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衆人又是笑。又忙喝他。這裏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與他地。

婆子走開便生出
後文妙事

作者心思真是無
微不至

花障二字是作者
絃出若老口中
固不識其爲障
花障也

險些兒掉下池子
裏去

用筆之妙亦覺恍
惚迷離

使在寶哥哥又必
曰美人活矣

不待說出已知其
爲怡紅院

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那劉老老因吃了些酒，他脾胃不與黃酒相宜，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發渴多吃了幾碗茶，不免痛瀉起來，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廁來，酒被風吹，且年邁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覺得眼花頭暈，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卻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了。只得順著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著門，再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劉老老心中自忖道：這裏也有扁豆架子。子一面想一面順著花障走了來，得了一個月洞門進去，只見迎面一帶水池，只有七八尺寬，石頭砌岸，裏面碧波清水流往那邊去了。上面有一塊白石橫架在上面，劉老老便踱過石去，順著石子甬路走去，轉了兩個彎子，只見有個房門，第一個門於是進了房門，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迎出來。劉老老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我碰頭碰到這裏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老老便趕來拉他的手，鑿鑿一聲，便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生疼，細瞧了一瞧，原來是一幅畫兒。劉老老自忖道：原來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卻是一色平的。點頭歎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第二個門門上掛著蔥綠灑花軟簾，劉老老掀簾進去，擡頭一看，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琴劍瓶爐皆貼在牆上，錦籠紗罩金彩珠光，連地上鋪的磚皆是碧綠鑿花，竟越發把眼花了。找門出去，那裏有門，左一架書，右一架屏，剛從屏後得了一個門，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他進來。劉老老吃異心中恍惚，想道：莫非是他親家母，妙因連忙問

愈出愈奇愈轉愈妙江文通生花之筆於斯觀止矣

極樂世界似夢非夢

醉眼迷離那能辨得清楚以最能精緻三字括之已覺斑斕五色如在目前無一處不寫得入情入理

誰知已登仙界
蹊徑分明

無一筆不刻入無一筆不刻出

道。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位。姑。娘。帶。你。進。來。又。見。他。戴。著。滿。頭。花。劉。老。老。笑。道。你。好。沒。見。世。面。見。這。園。裏。的。花。好。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妙。說。著。那。老。婆。子。只。是。笑。妙。也。不。答。言。妙。便。心。中。忽。然。想。起。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麼。想。畢。伸。手。一。摸。再。仔。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管。用。手。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了。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第。三。個。門。劉。老。老。又。驚。又。喜。遂。走。出。來。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牀。帳。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的。酒。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牀。上。只。說。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便。前。仰。後。合。的。朦。朧。著。兩。眼。一。歪。身。就。睡。熟。在。牀。上。且。說。衆。人。等。他。不。見。板。兒。沒。了。他。老。老。急。的。哭。了。不。冷。落。板。兒。衆。人。都。笑。道。別。是。掉。在。茅。廁。裏。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兩。個。婆。子。去。找。回。來。說。沒。有。衆。人。各。處。搜。尋。不。見。襲。人。故。道。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順。著。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裏。去。了。若。進。了。花。障。子。到。後。房。門。進。去。雖。然。碰。頭。還。有。小。丫。頭。子。們。知。道。若。不。進。花。障。子。去。再。往。西。南。上。去。若。遠。出。去。還。好。若。遠。不。出。去。可。殺。他。遠。一。會。子。好。的。我。且。瞧。瞧。去。一。面。說。著。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在。房。裏。的。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襲。人。一。直。進。了。房。門。轉。過。集。錦。榻。子。就。聽。的。麝。麝。如。雷。忙。進。來。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腳。的。仰。臥。在。牀。上。襲。人。這。一。驚。不。小。慌。忙。的。趕。上。來。將。他。沒。死。活。的。推。醒。那。劉。老。老。驚。醒。睜。眼。

百合香今日過費
矣

前在繡房而曰書
房茲在書房而曰
繡房以見富家男
女顛倒作者蓋有
微意焉

到底是在山石子
上還是草地上

見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該死了。我失錯。並沒弄骯髒了。牀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攢襲人。恐驚動了人。被寶玉知道了。只向他搖手不叫他說話。忙將當地大鼎內撮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所喜不曾嘔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我出來。劉老老答應著。跟了襲人。出至小丫頭子們房中。命他坐下。向他道。你說醉倒在山石上。打了個盹兒。劉老老答應是。又與他兩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這樣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裏的一樣。襲人微微笑道。這個麼。是寶二爺的臥室。那劉老老嚇的。不敢做聲。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見了衆人。只說他在草地下睡著了。帶了他來的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一時賈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擺晚飯。應前收拾得周匝。賈母因覺懶懶的。也沒吃飯。便坐了竹椅小敞轎。回至房中歇息。命鳳姐兒等去吃飯。他姊妹方復進園來。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竹根杯引出黃楊杯。文情曲折。

若無黃楊大套杯。劉老老何至醉臥寶玉牀。若非劉老老腹瀉。何由走入怡紅院。一路鼓來。有情有景。竹根黃松楊木。俱是陪襯黃楊杯。卻先後錯綜寫出。無一筆重複。寶玉等聽曲飲酒。是劉老老醉後餘波。

劉老老極村俗。妙玉極僻潔。兩兩相形。覺村俗。卻在人情之內。僻潔。反在人情之外。

妙玉之不好拉寶
玉我亦云然

寧爲老老。毋爲妙玉。

妙玉拉寶釵黛玉衣襟。心中非無寶玉。只是不好拉耳。若心中無寶玉。因何劉老老吃的茶杯。便嫌骯髒。不要自己常吃的綠玉斗。便斟茶與寶玉。又尋出竹根大海來。且肯將成罌茶杯。給與寶玉。聽他轉給劉老老。是作者皮裏陽秋。不可不知。

妙玉向寶玉說。你獨來。我不肯給你吃。是假撇清語。轉覺欲蓋彌彰。

妙玉出家人。何以有許多古玩茶器。五年前又在元慕住。形迹殊屬可疑。劉老老誤入怡紅院一段文章。有疑鬼疑神之筆。又照應鳳姐代插滿頭花。想見席中醉態。真可發笑。

大姐來園中。引出後文送祟取名情事。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與上回合寫一時事。乃壬子年八月二十五日也。

齋
君
言
疑
齋
解
廟
義



蘆湘子
離譚
補餘音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又一小結

富貴已極所難得者壽耳除此之外便無保佑法

老太太之病是實大姐兒之病是主

觀下文八月二十

五日病者一句則此處昨兒二字即是二十五日也至送崇起名等事皆是二十六日也

有微旨

可知玉匣記一書通行已久

話說他姊妹復進園來。吃過飯。大家散出。都無別話。且說劉老老帶著板兒。先來見鳳姐兒。又是一日了。說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雖然住了兩三天。日子卻不多。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見的。都經驗了。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連各房裏的姑娘們。都這樣憐貧惜老。照看我。說得甚周到。真是積世老婆婆。我這一回去。沒別的報答。惟有請些高香。天天給你們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算我的心了。此是衆姐妹們第一要著。鳳姐兒笑道。你別喜歡。都是爲你老太太也被風吹病了。睡著不舒服。我們大姐兒也著了涼。在那裏發熱呢。劉老老聽了。忙歎道。老太太有了年紀。不慣十分勞乏的。鳳姐兒道。從來沒像昨兒高興。爲你在這裏。要叫都逛逛。一個園子。倒走了多半個。大姐兒因爲我找你去。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誰知風地裏吃了。就發熱起來。劉老老道。大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生地方兒。小人兒家。原不該去。比不得我們的孩子。會走了那個墳圈子裏。不跑去。一則風撲了。也是有的。二則只怕他身上干淨。眼睛又淨。或是遇見什麼神了。依我說。給他瞧瞧崇書本子。仔細撞客著。一語提醒了鳳姐兒。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來。著彩明來念。原來彩姑娘識字的。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點明。昨日正西方得。

一送崇就得安睡
竟有些道理

凡深院大宅中有
小孩子養者可奉
此爲萬金良藥
以見煦煦爲仁無
用也

大姐兒生日是七
月初七日

不知老老此語出
於何典

後來而老老之言
驗

著此一段爲巧姐
結果張本

也是推辭常例

遇花神身洗不思飲食用白錢七張在正西四十步送之即安鳳姐兒笑道果然不錯園子裏頭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見了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著兩個人來一個與賈母送崇一個與大姐兒送崇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鳳姐兒笑道到底是你們有年紀的經歷的多我這大姐兒時常要病也不知是什麼原故劉老老道這也有富貴人家養的孩子都嬌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屈再他小人兒家過於尊貴了也禁不起以後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何獨不然鳳姐兒道這也有理我想起來他還沒個名字你就給他起個名字借借你的壽二則你們是莊家人不怕你惱到底貧苦些你貧苦人起個名字只怕壓的住他劉老老聽說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是幾時生的鳳姐兒道正是生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劉老老忙笑道這個正好就叫做巧姐兒好這個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依我這名字必然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立業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必然遇難成祥逢凶化吉都從這巧字兒來鳳姐兒聽了自是歡喜忙謝道只保佑他應了你的話就好了說著叫平兒來吩咐道明兒咱們有事恐怕不得閒兒你這空兒閒著把送老老的東西打點了他明兒一早就好走得便宜了劉老老道不敢多破費了已經造擾了幾日又拿著走越覺心裏不安起來鳳姐兒道也沒有什麼不過隨常的東西好也罷歹也罷帶了去你們街坊鄰舍看著也熱鬧些也是上城一次說著只見平兒走來說老老過這邊瞧瞧劉老老忙跟了平兒到那邊

買家待人之厚於此可見

平兒一丫頭耳亦有物事送與老者何也

兩袋瓜菓換了許多物事那不要念

幾千句佛○賈氏待老老誼頗殷

感。激。固。當。其。說。一。句。念。一。句。佛。不。知。要。佛。如。何。恐。西。方。聖。人。聞。聲。不。解。

老老所說之話卻是實話老老真可愛

次早二字乃八月二十七日也

年老婦女卻有此話頭非獨賈母然也

屋裏只見堆著半炕東西。平兒一。一的拿與他瞧著。又說道。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正。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實。地。月。白。紗。做。裏。子。這。是。兩。個。繭。袖。做。襖。兒。裙。子。都。好。這。包。袱。裏。是。兩。疋。紬。子。年。下。做。件。衣。裳。穿。以。上。是。穿。的。這。是。一。盒。各。樣。內。造。點。心。也。有。你。吃。過。的。也。有。沒。吃。過。的。拿。去。擺。碟。子。請。客。比。你。們。買。的。強。些。這。兩。條。口。袋。是。你。昨。日。裝。瓜。菓。子。的。如。今。這。一。個。裏。頭。裝。了。兩。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難。得。的。這。一。個。裏。是。園。子。裏。的。菓。子。和。各。樣。乾。菓。子。以。上。是。喫。的。這。一。包。是。八。兩。銀。子。這。都。是。我。們。奶。奶。的。這。兩。包。每。包。五。十。兩。共。是。一。百。兩。是。太。太。給。的。叫。你。拿。去。或。者。做。個。小。本。買。賣。或。者。置。幾。畝。地。以。後。再。別。求。親。靠。友。了。以。上。是。用。的。說。著。又。悄。悄。笑。道。這。兩。件。襖。兒。和。兩。條。裙。子。還。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線。這。是。我。送。老。老。的。那。衣。裳。雖。是。舊。的。我。也。沒。大。很。穿。你。要。棄。嫌。我。就。不。敢。說。了。平。兒。說。一。樣。劉。老。老。就。念。一。句。佛。已。經。念。了。幾。千。佛。了。又。見。平。兒。也。送。他。這。些。東。西。又。如。此。謙。遜。忙。笑。說。道。姑。娘。說。那。裏。話。這。樣。好。東。西。我。還。棄。嫌。我。便。有。銀。子。沒。處。買。這。樣。的。去。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又。不。好。不。收。又。孤。負。了。姑。娘。的。心。平。兒。笑。道。休。說。外。話。咱。們。都。是。自。己。我。纔。這。樣。你。放。心。收。了。罷。我。還。和。你。要。東。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們。曬。的。那。個。灰。條。菜。乾。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蘆。條。兒。各。樣。乾。菜。帶。些。來。我。們。這。裏。上。上。下。下。都。愛。吃。這。個。就。算。了。別。的。一。概。不。要。別。罔。費。了。心。劉。老。老。千。恩。萬。謝。的。答。應。了。平。兒。道。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拾。妥。當。了。就。放。在。這。裏。明。兒。一。早。打。發。小。廝。們。僱。輛。車。裝。上。不。用。你。費。一。點。心。的。劉。老。老。越。發。感。

讀上文大姐兒八月二十七日發熱則此賈母看病之日乃得穿珠皮耶何

俱從王大夫眼中看出其眼孔大小未知比劉老老何如

也算是世醫了

即此診脈一事情理俱到可謂無微不至者矣

情景宛然

激不盡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兒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辭。因賈母欠安衆人都過來請安出去傳請大夫一時婆子回大夫來了老嫗嫗請賈母進幔子去坐賈母道我也老了那裏養不出那阿物兒來還怕他不成不要放幔子就這樣瞧罷衆婆子聽了便拿過一張小桌子來放下一個小枕頭便命人請一時只見賈珍賈璉賈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來王太醫不敢走甬路只走旁階跟着賈珍到了臺階上規矩肅然早有兩個婆子在兩邊打起簾子兩個婆子在前引導進去又見寶玉迎了出來只見賈母穿著青縐袖一斗珠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兩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鬟都拿著蠅拂嗽盂等物又有五六個老嫗嫗雁翅擺在兩旁碧紗廚後隱隱約約有許多穿紅著綠戴寶插金的人無非王夫人李執鳳姐寶釵等王太醫便不敢擡頭忙上來請了安賈母見他穿著六品服色便知是御醫了含笑問供奉好因問賈珍這位供奉貴姓賈珍等忙回姓王賈母笑道當日太醫院正堂有個王君効好脈息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因說道那是晚生家叔祖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樣也算是世交了一面說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頭上嫗嫗端著一張小杌子放在小桌前面略偏些細王太醫便屈一膝坐下歪著頭診了半日又診了那隻手忙欠身低頭退出賈母笑說勞動了珍兒讓出去好生看茶賈珍賈璉等忙答應了幾個是復領王太醫到外書房中王太醫說太夫人並無別證偶感一點風寒究竟不用吃藥不過略清淡些常煖著一點兒就好了如今寫個方

即前此之王太醫
眼中所見隱隱約
約有許多穿紅著
綠戴寶插金的人
是也

不穿人家做的衣
服倘人人如此衣
鋪何用開張

一時之間恐念不
了幾千聲佛

太太及鳳平所送
之物紋之於前老
太太寶玉所給之
物序之於後可悟
文章翦裁之法

子在這裏。若老人家愛吃。便按方煎一劑。吃若懶怠。也就罷了。說著吃茶。寫了方子。剛要告辭。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來。笑說王老爺也瞧瞧我們姐兒。王太醫聽說忙起身。就奶子懷中左手托著大姐兒的手。右手診了一診。又摸了一摸頭。又叫伸出舌頭來。瞧笑道。我說著姐兒又罵我了。只是要清清淨淨的。餓兩頓就好了。不必吃煎藥。我送丸藥來。臨睡時用薑湯研開吃下去。就是了。說畢告辭而去。賈珍等拿了藥方來。回明賈母原故。將藥方放在案上。出去不在話下。這裏王夫人和李紈鳳姐兒寶釵姊妹等。見大夫出去。方從廚後出來。應前文一筆不漏。王夫人略坐一坐。也回房去了。劉老老見無事。方上來和賈母告辭。賈母說。開了再來。又命鴛鴦來。好生打發劉老老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劉老老道了謝。又作辭。方同鴛鴦出來。到了下房。鴛鴦指炕上一個包袱。說道。這是老太太的幾件衣裳。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衆人孝敬的。老太太從不穿人家做的。收著也可惜。卻是一次也沒穿過的。富貴可知。昨日叫他拿出兩套兒。送你帶去。或送人。或自己家裏穿罷。以上也是穿的。別見笑。這盒子裏是你要的麵菓子。這包兒裏是你前兒說的藥。梅花點舌丹。也有紫金錠。也有活絡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樣是一張方子。包著總包在裏頭了。以上也是喫的。這是兩個荷包。帶著頑罷。說著便抽開繫子。掏出兩個筆錠。如意的鏢子來。與他瞧。也是用的。與前文一一對照。又笑道。荷包拿去。這個留下給我罷。鴛鴦姑娘還要開他的心。劉老老已喜出望外。早又念了幾千佛。聽鴛鴦如此說。便說道。姑娘只管

自三十九回鳳姐
找平兒劉老老入
府見老太太為一
段說若玉小姐事
為一段秋爽齋取
笑為一段鴛鴦行
令為一段品茗為
一段醉臥怡紅院
為一段送崇為一
段買母診脈老老
回去為一段共八
小段合作一大段
是劉老老再入買
府文字以後從鴛
鴦行令中抽出另
寫敘黛文字

以下即從寶釵規
黛玉寫入

開口就令人不測

留下罷了。鴛鴦見他信以為真，笑著仍與他裝上，說道：「哄你頑呢！我有好些呢，留著年下給小孩子們罷。」說著，只見一個小丫頭拿了個成窰鍾子來，遞與劉老老。這是寶二爺給你的，一筆不漏。劉老老道：「這是那裏說起？我那一世修來的，今兒這樣說著，便接了過來。鴛鴦道：「前兒我叫你洗澡換的衣裳是我的，你不棄嫌，我還有幾件也送你罷。」劉老老又忙道謝。鴛鴦果然又拿出幾件來，以上又是穿的，與他包好。劉老老又要到園中辭謝寶玉和衆姊妹、王夫人等去。鴛鴦道：「不用去了，他們這會子也不見人回來，我替你說罷。」閒了再來，又命了一個老婆子吩咐他三門上，叫兩個小廝來，幫著老老拿了東西送去。婆子答應了，又和劉老老到了鳳姐兒那邊，一併拿了東西，在角門上命小廝們搬了去，直送劉老老上車去了。劉老老入府至此全結，不在話下。且說寶釵等喫過早飯，又往賈母處問安，回園至分路之處，寶釵便叫黛玉道：「顰兒，跟我來，有一句話問你。」黛玉便同了寶釵來至蘅蕪院中，進了房，寶釵便坐了，笑道：「你跪下，我要審你。突如其來，妙黛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瞧寶丫頭瘋了，審問我什麼？」寶釵冷笑道：「好個千金小姐，好個不出閨門的女孩兒，滿嘴裏說的是什麼？你只實說，便能。」黛玉不解，只管發笑，心裏也不免疑惑起來，口裏只說：「我會說什麼？你不過要捏我的錯兒罷了。」你倒說出來我聽聽。」寶釵笑道：「你還粧憨兒，昨兒行酒令，你說的是什麼？我竟不知是那裏來的。」黛玉一想，方想起來，昨兒失於檢點，把那牡丹亭西廂記說了兩句，不覺紅了臉，便上來攖著寶釵，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

一派冷言冷語
你既能說選說不
知道麼

然則姐姐原亦是
個中所謂相破
相也

絕不料姐姐有此
一番大議論

便是如今亦並聽
不見有這樣的人

絕妙議論此輩真
堪貽笑巾幗

貞潔處女何得胡
看雜書書問釵兒

諄篤教誨言言可
作爲絲繡閣中亦

有長友
又是什麼要緊事

吾見此書中所云
要緊事多是不要
緊事

隨口說的你教給我再不說了寶釵笑道我也不知道只怕未必聽你說的怪生的所以請
教你絕妙詞令黛玉道好姐姐你別說與別人我以後再不說了寶釵見他羞的滿臉飛紅
滿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追問因拉他坐下喫茶款款的告訴他道你當我是誰我也是
個淘氣的從小兒七八歲上也殺個人纏的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裏也極
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兄弟也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
的諸如這些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背著我們偷看我們也背著他們
偷看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去開了所以啗們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
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我連做詩寫字等事這也不是你
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此一層更精警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更
好了只是如今並聽不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並不是書誤了他可惜他把
書糟蹋了俗儒腐儒聞之豈不愧死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倒沒有什麼大害處至於我只
該做些鍼線紡績的事纔是偏又認得幾個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書看也罷了
最怕見些雜書移了情性就不可救了然則此書亦斷乎不可看可作女箴一席話說的黛玉垂
頭喫茶心下暗服只有答應的一字忽見素雲進來說李執之婢我們奶奶請二位姑娘
商議要緊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寶二爺都等著呢寶釵道又是什麼事
黛玉道啗們到了那裏就知道了說著便和寶釵往稻香村來果見衆人都在那裏李執

有此等人在越發知其不要緊

新而確

寶釵亦不弱只是擊重耳此等處真善於調笑兒無語不尖利

處處是黛玉布陣寶釵攻陣又是一樣章法

見了他兩個笑道社還沒起就有脫滑兒的了四丫頭要告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劉老老昨兒一句話又叫他畫什麼園子圖兒惹得他樂得告假了探春笑道也別怪老太太都是劉老老一句話黛玉忙笑接道可是呢都是他的一句話他是那一門子的老老直叫他是個母蝗蟲就是了輕薄說著大家都笑起來寶釵笑道世上的話到了鳳丫頭嘴裏也就盡了幸而鳳丫頭不認得字我亦云然不大通不過一概是市俗取笑的評更有顰兒這促狹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市俗的粗話撮其要刪其繁再加潤色比方出來一句是一句這母蝗蟲三字把昨兒那些形景都現出來了虧他想得倒也快衆人聽了都笑道你這一註解也就不在他兩個以下了李執道我請你們大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的假我給了他一個月的假他嫌少你們怎麼說黛玉道論理一年也不多這園子蓋纔蓋了一年如今要畫自然得一年的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筆又要鋪紙又要著顏色又要剛說到這裏黛玉也自掌不住笑笑道又要照著這樣兒慢慢的畫可不得一年的工夫衆人聽了都拍手笑個不住寶釵笑道有趣最妙落後一句是慢慢的畫他可不畫去怎麼就有了呢所以昨兒那些笑話兒雖然可笑回想是沒味的你們細想顰兒這幾句話雖沒什麼回想卻有滋味我倒笑的動不得了惜春道都是寶姐姐讚的他趣發逞強得意這會子拿我又取笑兒黛玉忙拉他笑道我且問你還是單畫這園子呢還是連我衆人都畫在上頭呢惜春道原是只畫這園子的昨兒老太太又說單畫園子成個房

新而確
插此敷衍使文氣
七穿八透

使個眼色兒又是
什麼講究
絕不緊要處寫得
來細婉有致

從來聞大嫂子講
語不關林黛玉竟
受其嘲
此黛玉無可對答
只得將別語搭趣
過去

樣子了。叫連人都畫上。就像行樂似的。纔好。我又不曾這工細樓臺。又不曾畫人物。又不
好駁回。正爲這個爲難呢。黛玉道。人物還容易。你草蟲上不能。李執道。你又說不通的話。
了。這個上頭。那裏又用的著草蟲。或者翎毛。倒要點綴一兩樣。黛玉笑道。別的草蟲不畫。
罷了。昨兒母蝗蟲不畫上。豈不缺了典。輕薄衆人聽了。又都笑起來。黛玉一面笑的兩手。
捧著胸口。一面說道。你快畫罷。我連題跋都有了。起了名字。就叫做攜蝗大嚼圖。輕薄衆
人聽了。越發闌然大笑。的前仰後合。只聽擊琴一聲響。不知什麼倒了。忙急看原來是史
湘雲。伏著椅子背兒上。那椅子原不會放穩。被他全身伏著背子。大笑。他又不防兩下裏。
錯了。樺向東一歪。連人帶椅子都歪倒了。幸有板壁擋住。不曾落地。衆人一見。越發笑個
不住。寶玉忙趕上去。扶著他起來。方漸漸止了笑。寶玉和黛玉使個眼色兒。黛玉會意。便
走至裏間。將鏡袱揭起。照了照。只見兩鬢略鬆了些。原來爲此忙開了。李執的粧奩。拿出抵
子來。對鏡抿了兩抿。仍舊收拾好了。方出來。指著李執道。這是你帶著我們做鍼線教
道理呢。你反招了我們來。大頑大笑的。李執笑道。你們聽他這刁話。他領著頭兒。鬧引著
人笑了。倒賴我的不是。真真恨的。我只保祐你明兒得一個利害婆婆。再得幾個千刁萬
惡的大姑子小姑子。試試你那會子。還這麼刁不刁了。黛玉早紅了臉。拉著寶釵說。咱們
放他一年的假罷。寶釵道。我有一句公道話。你們聽聽。藕丫頭雖會畫。不稱藕樹。而稱藕丫頭。
不過是幾筆寫意。如今畫這園子。非離了肚子裏頭有些邱壑的。如何成畫。這園子卻是

第一論結構一節

第二論界劃一節

第三論人物一節

觀寶釵一番議論
直是一個老畫師
門外漢斷不能道
其俊字非若檜講
烘染皴擦法頗以
顧陸荆關自許者

論紙質亦有至理
豈俗手所知

說得來有經有緯
真是會者不難

像畫兒一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這樣。你若照樣兒往紙上一畫。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藏該減的要藏要減。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酌。方成一幅圖樣。第二件。這座樓臺房舍。是必要界劃的一點兒。不留神。欄杆也歪了。柱子也斜了。門窗也倒粧過。來階砌也離了縫。甚至桌子擠到牆裏頭去。花盆放在簾子上來。豈不倒成了一張笑話。兒了。第三要安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衣褶裙帶。指手足步。最是要緊。一筆不細。不是腫了手。就是粗了腳。染臉。擄髮。倒是小事。依我看來。竟難的很。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給他半年的假。再派了寶兄弟幫著他。並不是爲寶兄弟知道教著他。畫那就更誤了事。爲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難安插的。寶兄弟好拿出來問問。那會畫的相公就容易了。寶玉聽了。先喜的說。這話極是。詹子亮的工細樓臺。就極好。程日興的美人是絕技。如今就問他們去。寶釵道。我說你是無事忙說了一聲。你就問他去也。等著商議定了。再去。如今且說拿什麼畫寶玉道。家裏有雪浪紙。又大。又托墨。寶釵冷笑道。我說你不中用。卻與黛玉一對。那雪浪紙寫字畫畫。兒或是會山水的。畫南宋山水。托墨。禁得皴染。拿了畫這個。又不托色。又難烘畫。也不好紙。也可惜。我教給你一個法子。原先蓋這園子。就有一張細緻圖樣。雖是畫工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錯的。你和太太要了出來。也比著那紙大小。和鳳丫頭要一塊重絹。交給外邊相公們。叫他照著這園樣。開補著立。

色色顯到吾不信
寶姊姊亦有此畫
經濟

此四樣卻是要色
寶釵不會作畫如
何有此等畫具想
是不肯出手耳

活畫一個無事忙
件件分明又誰謂
其不能畫耶
若如今所畫又要
用洋紅矣箭頭殊
則昂貴故也

竟是一個大畫匠
矣

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就配著這些青綠顏色並泥金泥銀也得他們配去。你們也得弄一個風爐子預備化膠出膠洗筆。還得一個粉油大案鋪上氈子。你們那些碟子也不全筆也不全都從新再弄一分兒纔好。真內教惜春道。我何曾有這些畫器。不過隨手的筆畫畫罷了。就是顏色只有赭石花青藤黃胭脂這四樣。再有不過是兩支著色的筆就完了。寶釵道。你何不早說這些東西。我卻還有。只是你用不著。給你。也白放著。如今我且替你收著。等你用著這個的時候。我送你些。也。只可留著畫扇子。若畫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今兒替你開個單子。照著單子和老太太要去。你們也未必知道的全。你說著寶釵弟寫寶玉早已預備下筆硯了。原怕記不清楚。要寫了記著。聽寶釵如此說。喜的提筆起來。靜聽寶釵說道。頭號排筆四支。二號排筆四支。三號排筆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蟹爪十支。小蟹爪十支。鬚眉十支。大著色二十支。小著色二十支。開面十支。柳條二十支。箭頭硃四兩。南赭四兩。石黃四兩。石青四兩。石綠四兩。藤黃四兩。花青八兩。鉛粉四匣。胭脂十帖。大赤飛金二百帖。青金二百帖。廣勻膠四兩。淨礬四兩。礬絹的膠礬在外。別管他們。只把絹交出去。叫他們礬去。這些顏色。磨們淘澄。飛漂著。又頑了。又使了。包你一輩子都發使了。再要頂細絹。四個粗。兩個細。四個粗。兩個細。四個大。四個小。乳鉢四個。大粗碗二十個。五寸碟子十個。三寸粗白碟子二十個。風爐兩個。沙鍋大小四個。新磁缸二口。新水桶四隻。一尺長白布口袋四個。桴炭二十觔。柳木炭一二觔。三層木箱一個。實地紗一

釵兒雅諳語語解
顛吹氣如陶蔑以
加茲矣
其於寶玉也曰你
不中用其於黛玉
也曰你知道什麼
究竟內行人開口
得響

林妹妹真是促狹

絃外有音之筆
原是吾不知道隨
口說的

到底舌底有蓮
真是癡人作癡想
歸到正文

以上從劉老老去
後按寫寶釵規勸
與後議作畫事爲
一段

丈。生。蠶。二。兩。醬。半。觔。黛。玉。忙。笑。道。鐵。鍋。一。口。鐵。鏟。一。個。我。亦。不。解。什。麼。用。的。寶。釵。道。這。做。什。麼。黛。玉。道。你。要。生。蠶。和。醬。這。些。作。料。我。替。你。要。鐵。鍋。來。好。炒。顏。色。喫。啊。衆。人。都。笑。起。來。寶。釵。笑。道。釵。兒。你。知。道。什。麼。那。顏。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烘。不。拿。薑。汁。子。和。醬。預。先。抹。在。底。子。上。烘。過。一。經。了。火。是。要。炸。的。衆。人。聽。說。都。道。原。來。如。此。黛。玉。又。看。了。一。回。單。子。笑。著。拉。探。春。悄。悄。的。道。你。瞧。瞧。畫。個。畫。兒。又。要。起。這。些。水。缸。箱。子。來。想。必。糊。塗。了。把。他。的。嫁。粧。單。子。也。寫。上。了。看。到。此。處。我。亦。不。禁。失。笑。探。春。聽。了。笑。個。不。住。說。道。寶。姐。姐。你。還。不。擰。他。的。嘴。你。問。問。他。編。排。你。的。話。寶。釵。笑。道。不。用。問。狗。嘴。裏。還。有。象。牙。不。成。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擰。他。的。臉。黛。玉。笑。著。忙。央。告。道。好。姐。姐。饒。了。我。罷。釵。兒。年。紀。小。只。知。說。不。知。道。輕。重。做。姐。姐。的。教。導。我。姐。姐。不。饒。我。我。還。求。誰。去。呢。楚。楚。可。憐。衆。人。不。知。話。內。有。因。都。笑。道。說。的。好。可。憐。兒。的。連。我。們。也。軟。了。饒。了。他。罷。寶。釵。原。是。和。他。頑。的。忽。聽。他。又。拉。扯。上。前。番。說。他。胡。看。雜。書。的。話。便。不。好。再。和。他。鬧。了。放。他。起。來。黛。玉。笑。道。到。底。是。姐。姐。要。是。我。再。不。饒。人。的。楚。楚。可。憐。寶。釵。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太。疼。你。衆。人。愛。你。今。兒。我。也。怪。疼。你。的。了。過。來。我。替。你。把。頭。髮。籠。籠。罷。黛。玉。果。然。轉。過。身。來。寶。釵。用。手。籠。上。去。寶。玉。在。旁。看。著。只。覺。更。好。不。覺。後。悔。不。該。令。他。抵。上。鬢。去。也。該。留。著。此。時。叫。他。替。他。抵。上。去。天。生。情。種。正。自。胡。想。只。見。寶。釵。說。道。寫。完。了。明。兒。回。老。太。太。去。若。家。裏。有。的。就。罷。若。沒。有。的。就。拿。些。錢。去。買。了。來。我。幫。著。你。們。配。寶。玉。忙。收。了。單。子。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至。晚。飯。後。又。往。賈。母。處。

來請安。賈母原沒有大病。不過是勞乏了。兼著了些涼。溫和了一日。又喫了一兩劑藥。發散了發散。至晚也就好了。不知次日又有何話。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大姐送祟靈驗。引出劉老老取名。

劉老老取名巧姐。既補出巧姐生日。又就逢凶化吉。遇難成祥。直伏一百十八回中事。

平兒要鄉間乾菜。不是閒話。是爲劉老老好不時往來地步。

劉老老此次進榮府。衣物銀兩滿載而歸。是伏後來老老家中。藉此寬裕。可以藏留巧姐地步。不是呆寫榮府念舊樂施。

鴛鴦假要筆錠如意。鏤子爲抽開荷包袋。掩飾無痕。

寶釵規勸黛玉。是極愛黛玉。所論亦極正大光明。并寶玉亦隱隱在內。

商量畫大觀園。開出許多需用之物。及尋索圖樣。央人起稿。且告假一年。竟像此圖必要畫成。是反照後來竟未畫完。又便稽延月日。是文章躲閃法。

大某山民評曰

書中有八月二十五日病者一句。乃大姐兒發熱之日也。推查前文三十七回。賈政於七月二十日起身之後。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遊蕩。此兩句內。已藏下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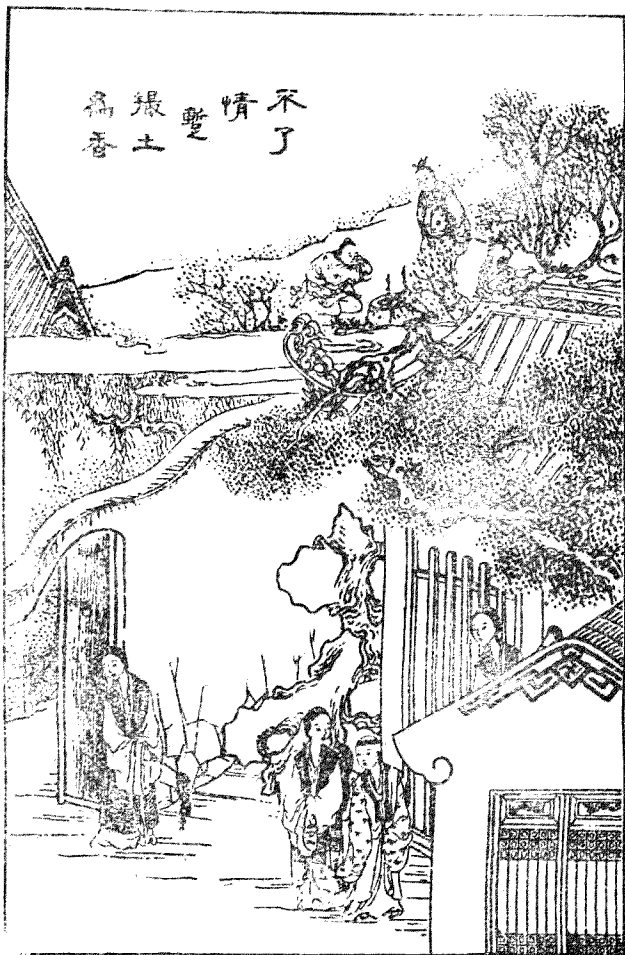
時候。試讀光陰虛度。歲月空添八字。便可知其爲省文。蓋自七月二十。至八月三十。均已包括在內也。探春起海棠社。賈芸送白海棠。二十一日事也。接史湘雲來賈府。二十二日事也。三十八回湘雲請賈母等賞桂花。喫螃蟹。作菊花詩。三十九回劉老老來賈府。二十三日事也。寶玉著焙茗尋美女廟。二十四日事也。四十回賈母給湘雲還席。秋爽齋早飯。藕香榭演戲。綴錦閣行令。四十一回櫺翠菴品茶。怡紅院醉臥。二十五日事也。入四十二回。劉老老對鳳姐說明日家去。提起大姐兒發熱。送祟取名字。又將送給劉老老之物與他瞧。二十六日事也。賈母請王太醫看病。劉老老回家以後情事。二十七日事也。只此數日之間。而文法離奇百出。使讀者如入山陰道上。真有應接不暇。步步入勝之妙。

此回仍是壬子年八月事。

閒取樂 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
雙
環土
為香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爲香

以下即從賈母病
愈度到爲鳳姐作
生日一段

鳳姐生日又是一
篇題目

偏是賈母會尋高
興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著了些風寒。不是什麼大病。請醫生喫了兩劑藥。也就好了。命鳳姐來分付他預備給賈政帶送東西。正商議著。只見賈母打發人來叫王夫人。忙引著鳳姐兒過來。王夫人又請問這會子。可又覺大安些。賈母道。今日可大了。好了。方纔你們送來野鷄。崽子湯。我嘗了一嘗。倒有味兒。又喫了兩塊肉。心裏很受用。王夫人笑道。這是鳳丫頭孝敬老太太的。算他的孝心。虔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賈母點頭笑道。難爲他想著。若是還有生的。再炸上兩塊鹹浸浸的喫粥有味兒。那湯雖好。就只不對稀飯。鳳姐聽了。連忙答應。命人去廚房傳話。這裏賈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發人找你來。不爲別的。初二日是鳳丫頭的生日。上兩年我原早想著替他做生日。偏到跟前。又有大事。就混過去了。今年人又齊全。料著又沒事。咱們大家好生樂一日。王夫人笑道。我也想著呢。既是老太太高興。何不就商議定了。賈母笑道。想我往年不拘誰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禮。這個也俗了。也覺太生分似的。今兒我出個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取樂。王夫人忙道。老太太怎麼想著好。就是怎麼樣行。賈母笑道。我想著咱們也學那小家子。大家湊分子。多少儘著這錢去辦。你道好不好。王夫人道。這個很好。但不知怎麼湊。

上者請之下者傳
之直頭鬧熱
只寫一坐饒有等
次

如拿不出來亦不
在其列矣
湊分子作生日極
其熱鬧窮國愁城
悉行攻破

鳳姐口舌真似瀾
翻

法。賈母聽說一發高興起來。忙遣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又叫請姑娘們並寶玉那府裏賈珍的媳婦並賴大家的及有些頭臉管事的媳婦也都叫了來。衆丫鬟婆子見賈母十分高興也都高興忙忙的各自分頭去請的。請傳的傳沒頓飯的工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烏壓壓擠了一屋子。只薛姨媽和賈母對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門前兩張椅子上。寶釵姊妹等五六個人坐在炕上。寶玉坐在賈母懷前底下。滿滿的站了一地。賈母忙命拿幾張小杌子來給賴大母親等幾個。高年有體面的。嬈嬈坐了。賈府風俗。年高服侍過父母的家人比年輕的主子還有體面。理亦宜之。所以尤氏鳳姐兒等只管地下站著。補筆。那賴大的母親等三四個老媽媽告了罪都坐在小杌子上了。賈母笑著把方纔一夕話說與衆人聽了。衆人誰不湊趣兒。再也有和鳳姐兒好有情願這樣的。也有畏懼鳳姐兒巴不得奉承的。況且都是拿得出來的。面面都寫到。所以一聞此言都欣然應諾。真個爽利。賈母先道。我出二十兩。薛姨媽笑道。我隨著老太太也是二十兩。邢夫人王夫人笑道。我們不敢和老太太並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兩罷了。尤氏李紈也笑道。我們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兩罷。賈母忙和李紈道。你寡婦失業的那裏還拉你出這個錢。我替你出了罷。鳳姐忙笑道。老太太別高興。且算一算帳。再攬事。波瀾。老太太身上已有兩分呢。這會子又替大嫂子出十六兩說著高興。一會子回想又心疼了。過後兒又說都是爲鳳丫頭化了錢。使個巧法子哄著我。拿出三四倍子來。暗裏補上。我還做夢呢。說的衆

能教如此亦因時
制宜之一道
想鳳姐一言既出
不復悔此十二兩
矣

偏會代人計較

如此分派亦見公道

賴嬾嬾亦竟爲調
諧卻說來語語圓
通使鳳姐無置喙
地

此亦通論

平兒駭人彩霞俱
是上一等者
賈母分派分例具
有等差
平丫頭應該如此
鳳姐可謂色色周
到此著亦斷不可
受

人都笑了。賈母笑道：「依你怎麼樣呢？」鳳姐笑道：「生日沒到，我這會子已經折受的不受用了。我一個錢也不出，驚動這些人，實在不安。不如大嫂子這分我替他出了罷。我到那一日多喫些東西，就享了福了。」邢夫人等聽了，都說很是。賈母方允了。落得尤鳳姐兒又笑道：「我還有一句話呢。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兩，又有林妹妹寶兄弟的兩分子，姨媽自己二十兩，又有寶妹妹的一分子，這倒也公道。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兩，自己又少，又不替人出，這有些公道。老祖宗喫了虧了。賈母聽了，呵呵大笑道：「到底是我的鳳丫頭向著我。這說的很是。不要是我叫他們又哄了去了。」鳳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哥兒兩個交給兩位太太一位占一個罷。派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賈母忙說：「這很公道，就是這樣。」賴大的母親忙站起來，笑道：「這可反了我替二位太太生氣。妙有波瀾在那邊是兒子媳婦在這邊是內姪女兒，倒不向著婆婆姑姑，倒向著別人。這兒媳婦倒成了陌路人，內姪女兒竟成了外姪女兒了。」說的賈母與衆人都大笑起來了。賴大之母因又問道：「少奶奶們十二兩，我們自然也該矮一等了。」賈母聽說道：「這使不得。你們雖該矮一等，我知道你們這幾個都是財主位，雖低些錢，卻比他們多的。你們和他們一例，纔使得衆媽媽聽了，連忙答應。賈母又道：「姑娘們不過應個景兒，每人照一個月的月例就是了。又回頭叫鴛鴦來，你們也湊幾個人商議湊了來，鴛鴦答應著去不多時，帶了平兒襲人彩霞等，還有幾個丫頭來，也有二兩的，也有一兩的。賈母因問平兒：「你難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還入在

此處用尤氏接口
調笑應下文賈母
派理生日事情

填還什麼人讀者
想知之

賈母可謂體恤之
至以上糾分金作一
節寫得亦安頓亦
條理亦周到亦鬧
熱語中帶恃寵而
驕光景
尤氏之言雖屬調
笑聽其口氣亦似
有滿意處
滿而不溢所以長
守富也孝經之言
誠不可不讀尤氏
雖屬調笑然其旨
可味也

這裏頭平兒笑道：我那個私自另外的，有了這公中的，也該出一分。賈母笑道：這纔是好孩子。鳳姐又笑道：上下都全了，還有二位姨奶奶，他出不出也問一聲兒。儘到他們是理，不然他們只當小看了他們了。賈母聽說忙說：可是呢？怎麼倒忘了他們？只怕他們不得閑兒，叫一個丫頭問問去說著。早有丫頭去了，半日回來說道：每位也出二兩。賈母喜道：拿筆硯來算明，共計多少？尤氏因悄悄罵鳳姐道：我把你這沒足穀的小蹄子，這麼些婆媳子來湊銀子給你做生日，你還不足。又拉上兩個苦瓠子做什麼？鳳姐也悄悄笑道：你少胡說一會子，離了這裏，我纔和你算帳。他們兩個爲什麼苦呢？有了錢也是白填，還別人不如拘了來，嚼們樂說著，早已合算了，共湊了一百五十兩有餘。總束一筆，數化了。賈母道：一天戲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請客，酒席又不多，兩三日的用度都數了，果然數化了。頭等戲不用錢，省在這上頭。賈母道：鳳丫頭說那班好，就傳那班。鳳姐道：嚼們家的班子都聽熟了，倒是化幾個錢，叫一班來聽聽罷。賈母道：這件事我交給珍哥媳婦了，越發叫鳳丫頭別操一點心，受用一日纔算。尤氏答應著，又說了一回話，都知賈母乏了，纔漸漸的散出來。尤氏等送出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他往鳳姐房裏來商議怎麼辦生日的話。鳳姐兒道：你不用問我，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尤氏笑道：你這阿物兒也忒行了，大運了，只怕過分也要折福。我當有什麼事叫我們去原來單爲這個出了錢，不算還要我操心，你怎麼謝我？鳳姐笑道：別拉臊，我又沒叫你來謝你什麼，你怕操心，你這會

尤氏向丫頭發此言其不滿於鳳姐。抑不滿於賈母耶。讀者試思之。連敘黛句是史筆。言上下大小俱送。齊矣。則後文少李。統一分有意作弊。可見。籌算一番是一分。不少者矣。眞史筆。尤氏亦刻毒非尤。氏刻毒也。實因鳳。姐之人不可信耳。況於銀錢交關乎。此鳳姐之遁詞也。不得埋怨尤氏之利害。得此一駁而尤。氏竟置之豈尤氏平。日之作事亦不是。丁是丁卯是卯者。乎。檢點即少一分荷。其託大受累非淺。爲落拓者匡其不。遠。尤氏亦伶俐乖巧。

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一個就是了。太覺驕形於色。尤氏笑道：你瞧他興的這個樣兒。我勸你收著些兒好。太滿了。就出來了。音外微旨。二人又說了一回。方散。次日將銀子送到寧國府來。尤氏方纔起來梳洗。因問是誰送過來的。丫頭們回說：林媽。尤氏便命叫了他來。丫頭們走至下房。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尤氏命他腳踏坐下一面忙著梳洗。一面問他：這一包銀子共多少。林之孝家的回說：這是我們底下人的銀子。湊了先送過來。老太太和太太們的還沒有呢。正說著。丫頭們回說：那府裏太太和姨太太打發人送分子來了。尤氏笑罵道：小蹄子。專會記得這些沒要緊的話。昨兒不過老太太一時高興。故意的要學那小家子。湊分子。你們就記得到了。你們嘴裏當正經的說。還不快接了進來。好生待茶。再打發他們去了。丫頭們笑著忙接銀子進來。一共兩封。連寶釵黛玉的都有了。尤氏問：還少誰的。亦是史筆。林之孝家的道：還少老太太太太姑娘們的。我們底下姑娘們的。尤氏道：還有你們大奶奶的呢。林之孝家的道：奶奶過去這銀子都從二奶奶手裏發。一共都有了。說著。尤氏梳洗了。命人伺候車輛。一時來至榮府。先來見鳳姐。只見鳳姐已將銀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問：都齊了麼。鳳姐笑道：都有了。快拿去罷。丟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有些兒不信。倒要當面點一點。說著。果然按數一點。只沒有李紈的一份。是鳳姐面許買母替其代出者。尤氏笑道：我說你鬧鬼呢。指破。怎麼你大嫂子的沒有。尤氏何又恕人之至也。鳳姐笑道：那麼些還不彀。便短一分兒也罷了。鳳姐利心太重。等不彀了。我再找給你。尤氏道：昨

替作生日亦不宜
作此不吉之言尤
氏其有意耶其無
心耶

是王夫人亦信念
佛者
看尤氏所還數處
之分都有分寸不
似鳳姐一味顧己
可知二人之出分
是出於不得已
以上收分子爲一
段入鳳姐生日正

兒。你。在。人。跟。前。做。情。今。兒。又。來。和。我。賴。這。個。斷。不。依。你。我。只。和。老。太。太。要。去。極。惡。鳳。姐。笑。道。我。看。你。利。害。明。兒。有。了。事。我。也。是。丁。卯。是。卯。的。你。也。別。抱。怨。尤。氏。笑。道。你。一。股。兒。不。給。也。罷。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本。來。依。你。麼。說。著。把。平。兒。的。一。分。子。拿。了。出。來。識。破。說。道。平。兒。來。把。你。的。收。了。去。等。不。穀。了。我。替。你。添。上。平。兒。會。意。笑。說。道。奶。奶。先。使。著。若。剩。了。下。來。再。賞。我。一。樣。亦。識。破。尤。氏。笑。道。只。許。你。主。子。作。弊。就。不。許。我。做。情。兒。平。兒。只。得。收。了。尤。氏。又。道。我。看。著。你。主。子。這。麼。細。緻。弄。這。些。錢。那。裏。使。去。使。不。了。明。兒。帶。了。棺。材。裏。使。去。其。言。果。然。一。面。說。著。一。面。又。往。賈。母。處。來。先。請。了。安。大。概。說。了。兩。句。話。便。走。到。鴛。鴦。房。中。和。鴛。鴦。商。議。只。聽。鴛。鴦。的。主。意。行。事。可。以。討。賈。母。歡。喜。尤。氏。亦。乖。巧。二。人。計。議。妥。當。尤。氏。臨。走。時。便。把。鴛。鴦。的。二。兩。銀。子。還。他。說。這。還。使。不。了。呢。說。著。一。徑。出。來。又。至。王。夫。人。跟。前。說。了。一。回。話。因。王。夫。人。進。了。佛。堂。把。彩。雲。的。一。分。也。還。了。他。鳳。姐。兒。不。在。跟。前。一。時。把。周。趙。二。人。的。也。還。了。他。兩。個。還。不。敢。收。尤。氏。道。你。們。可。憐。兒。的。那。裏。有。這。些。閒。錢。鳳。丫。頭。便。知。道。了。有。我。應。著。呢。二。人。聽。說。千。恩。萬。謝。的。收。了。轉。眼。已。是。九。月。初。二。日。大。書。特。書。園。中。人。都。打。聽。得。尤。氏。辦。得。十。分。熱。鬧。不。但。有。戲。連。耍。百。戲。並。說。書。的。女。先。生。全。有。都。打。點。著。取。樂。頑。耍。李。紈。又。向。衆。姊。妹。道。今。兒。是。正。經。社。日。可。別。忘。了。寶。玉。也。不。來。想。必。他。只。圖。熱。鬧。把。清。雅。就。丟。了。說。著。便。命。丫。頭。去。瞧。做。什。麼。呢。快。請。了。來。丫。頭。去。了。半。日。回。說。花。大。姐。姐。說。今。兒。一。早。就。出。門。去。了。做。什。麼。衆。人。聽。了。都。詫。異。說。再。沒。有。出。門。之。理。這。丫。頭。糊。塗。不。知。說。

偏偏有人生日亦
在九月初二日
正做生日忽然用
此一段祭金釧之
事文章有疏密之
法
難道好端端生日
竟鬧出探喪事來
不成

在寶玉卻是一件
要緊事
所以說出去探喪
以上將鳳姐生日
事放過一邊接寫
寶玉出門事
心事如何摸得著

是摸不著頭腦光
景
一問一答妙不可
言

話因又命翠墨去一時翠墨回來說可不真出門了說有個朋友死了出去探喪去了探
春道斷然沒有的事憑他什麼再沒有今日出門之理你叫襲人來我問他剛說著只見
襲人走來李執等都說道今兒憑他有什麼事也不該出門頭一件你二奶奶的生日老
太太都這麼高興兩府上下衆人來湊熱鬧他倒去了第二件又是頭一社的正日子他
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襲人嘆道昨兒晚上就說了今兒一早有要緊的事到北靜王府
裏去就趕回來的寶哥亦善飾詞勸他不要去他必不依今兒一早起來又要素衣裳穿想
必是北靜王府裏的要緊姬妾沒了也未可知李執等道若果如此也該去走走只是也
該回來了說著大家又商議嚼們只管做詩等他來罰他剛說著只見賈母已打發人來
請便都往前頭去了襲人回明寶玉的事賈母不樂便命人接去那裏去接原來寶玉心裏
有件心事大心事於頭一日就分付焙茗明日一早出門備兩匹馬在後門口等著不要
別一個跟著說給李貴我往北府裏去了倘或要有人找他攔住不用找只說北府裏
留下了橫豎就來的焙茗也摸不著頭腦只得依言說了今日一早果然備了兩匹馬在
後園門等著天亮了只見寶玉遍體純素從角門出來一語不發跨上馬一彎腰順著街
就往前去了焙茗也只得跨上馬加鞭趕上在後面忙問往那裏去寶玉道這條路是往
那裏去的焙茗道這是出北門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沒有可頑的寶玉聽說點頭道正
要冷清清的地方好元之又元說著越發加了兩鞭那馬早已轉了兩個灣子出了城門焙

頭腦尙摸不著尙
何主意可得
自後園門上馬起
已走了十三四里
矣

十個字寫出主僕
二人之神

然則寶二爺之醜
究竟爲著何事
倘有蠟燭紙錠則
更妙矣
偏偏是個水仙庵
妙妙
還恐其不肯乎

此段議論寶玉似
乎有學問兼有識
見者

筆百忙之中有此閒
想見主僕二人一
路說一路走也
自我觀之直是掉
下了一個活寶

茗越發不得主意只得緊緊的跟著一氣跑了七八里路出來人煙漸漸稀少寶玉方勒住馬也有勒馬之時回頭問焙茗道這裏可有賣香的焙茗道香倒有不知是那一樣寶玉想道別的香不好須得檀芸降三樣焙茗笑道這三樣可難得寶玉爲難焙茗見他爲難因問道要香做什麼使你管我做什麼使我見二爺時常帶的小荷包有散香何不找一找一句提醒了寶玉便回手衣襟上掛著個荷包摸了一摸竟有兩星沈速心內歡喜只是不恭些再想自己親身帶的倒比買的又好些卻有此想於是又問爐炭焙茗道這可能了荒郊野外那裏有既用這些何不早說帶了來豈不便宜蠢才你曉得什麼寶玉道糊塗東西若可帶了來又不這樣沒命的跑了焙茗想了半日笑道我得了個主意不知二爺心下如何我想來二爺不止用這個呢只怕還要用的這也不是事如今我們就往前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菴了寶玉聽了忙問水仙菴就在這裏更好了我們就去說著就加鞭前行一面回頭向焙茗道這水仙菴的姑子常往嚼們家去這一去到那裏和他借他也不敢駁回只是一件我常見二爺最厭這水仙菴的如何今兒又這樣喜歡了寶玉道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蓋廟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們聽見有個神就蓋起廟來供著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聽些野史小說便信真了比如這水仙菴裏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菴殊不知古來並沒有個洛神那原

是其神邪抑似其人耶
 是念井中之瘠非思滴水之神○件其滴淚之人惟有後之坐廳下者就叩個頭兒也不委屈二爺
 焙茗者亦小耐中之伶俐者
 二爺不言而焙茗所言皆二爺心中之所欲言者也即以為祭他之書定當如此亦無不可
 夾雜祭金釧事因生者之生日憶死者之生日文章疏密相間之法
 賜他者尙在叩頭未曾爬起也

是曹子建的話誰知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著今兒卻合我的心事故借他的一用拍入本題說著早已來至門前那老姑子見寶玉來了事出意外竟像天上掉下個活龍來的一般奇喻忙上來問好命老道來接馬寶玉進去也不拜洛神像卻只管賞鑒雖是泥塑的卻真有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之態荷出綠波日映朝霞之姿寶玉不覺滴下淚來老姑子獻了茶寶玉因和他借香爐燒香那姑子去了半日連香供紙馬都預備了來妙極寶玉說道一概不用何以不用命焙茗捧著爐出至後園中揀一塊乾淨地方兒竟揀不出焙茗道那井臺上如何井臺有來得湊巧寶玉點頭一齊來至井臺上將爐放下焙茗站過一傍寶玉掬出香來焚上含淚施了半禮回身命收了去焙茗答應且不收忙爬下去叩了幾個頭口內祝道我焙茗跟二爺這幾年二爺的心事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沒有告訴我也不敢問只是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想來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的極聰敏極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爺心事不能出口讓我代祝你若有靈有聖我們二爺這樣想著你你也時常來望候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頑耍豈不兩下裏都有趣了說畢又叩了幾個頭纔爬了起來寶玉聽他沒說完便掌不住笑了因踢他道休胡說防人聽見笑話焙茗起來收過香爐和寶玉走著因道我已經合姑子說了二爺還不用飯叫他收拾了些東西二爺勉強喫些我知道今兒裏頭大排筵宴熱鬧非常二爺爲此纔躲了來的橫豎在這裏

偏偏鳳姐生日也
攪著今朝焙茗亦
說得委婉焙茗亦
識大體妙在即以
陰靈爲囑其言易
納杜亮愛才何必
古今人不相及

回願馬字
以下從寶玉出門
回來接住鳳姐生
日一邊
可知貼身服侍之
人都去趨熱鬧矣
新蓋的大花廳不
知幾時蓋的
寶玉於此真有難
乎其爲情者
活鳳鳳想是天上
活龍變的

清淨一天也就儘樂了。若不喫東西。斷使不得。寶玉道。戲酒既不喫。這隨便的喫些何妨。焙茗道。這纔是還有一說。咱們來了。必有人不放心。若沒有人不放心。便晚些進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爺須得進城回家去纔是。第一老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禮也盡了。不過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戲喫酒也並不是爺有意原不過陪著父母盡孝道。若單爲了這個不顧老太太太懸心。就是方纔那受祭的陰魂也不安穩。善於指調二爺想我這話如何一些也不錯。寶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著了。你想著只你一個跟了我出來。回來你怕擔不是。所以拿這大題目來勸我。我纔來了。不過爲盡個禮。再去喫酒看戲。並沒說一日不進城。這已完了心。願趕著進城。大家放心。豈不兩盡其道。焙茗道。這更好。說著二人來至禪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素菜。寶玉胡亂喫了些。要緊進城也。焙茗也喫了。二人便上馬。仍回舊路。焙茗在後面。只囑付二爺好生騎著。這馬總沒大騎手。提緊著些。一面說。著早已進了城。仍從後門進去。忙忙來至怡紅院中。襲人等都不在房中。只有幾個老婆子看屋子。見他來了。都喜的眉開眼笑。道。阿彌陀佛。可來了。沒把花姑娘急瘋了呢。上頭正坐席呢。二爺快去罷。寶玉聽說。忙將素服脫了自己。找了顏色吉服。換上。便問道。都在什麼地方坐席呢。老婆子們回道。在新蓋的大花廳上呢。寶玉聽了一選。往花廳上來。耳內早隱隱聞得簫管歌吹之聲。剛到穿堂那邊。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下。垂淚傷心。人見之。其何以堪。一見寶玉來了。便長嘆了一口氣。背著臉兒說道。咳。鳳凰來了。快進去罷。再一

問得突
睹此情形烏得而
不快快

寶哥也會掉誑只
怕不是王府的愛
妾

祭江比祭井何如
不識寶哥如何情
形

會子不來可就都反了。寶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裏去的？也不見情。玉釧兒把身一扭，也不理他。只管拭淚。再復一筆拭淚妙。寶玉只得快快的進去了。到了花廳上，見了賈母、王夫人等衆人，真如得了鳳凰一般。應上文。賈母先問道：你往那裏去了？這早晚纔來，還不給你姐姐行禮去呢？因笑著又向鳳姐兒道：你兄弟不知好歹，就有要緊的事，怎麼也不說一聲兒，就私自跑了。這還了得！明兒再這樣，等你老子回家，必告訴他打你。鳳姐兒笑著道：行禮倒是小事。寶兄弟明兒斷不可不言語一聲兒，也不傳人跟著就出去。街上車馬多，頭一件叫人不放心，再也不想像咱們這樣人家出門的規矩。這裏賈母又罵跟的人爲什麼都聽他的話，說往那裏去就去了，也不回一聲兒。一面又問他：到底是往那裏去了？可喫了些什麼？沒有嚇著了沒有？寶玉只回說：北靜王的一個愛妾沒了，今日給他道惱去。我見他哭的那樣，不好撇下他就回來，所以多等了一會子。賈母道：以後再私自出門，不先告訴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寶玉連忙答應著。賈母又要打跟的人，衆人又勸道：老太太也不必生氣了。他已經答應不敢了。況且回來又沒事，大家該放心樂一會子了。賈母先不放心，自然著急發恨。今見寶玉回來，也就不提了。還怕他不受用，或者別處沒喫飯路上著了驚恐，反又百般的哄他。襲人早已過來服侍。大家仍舊看戲。當日演的是荆釵記。賈母、薛姨媽等都看的心酸淚落，也有笑的，也有恨的，也有罵的。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況又演荆欒記都
看得心酸淚落耶

攢金慶壽。一見賈母之寵愛鳳姐。一見鳳姐之權壓衆人。不獨變換故套。寫衆人分金多少。及尤氏給還各人公分。俱有分寸。

鳳姐生日。偏值金釧生忌。賈母攢金取樂。偏有寶玉撮土焚香。壽筵未設。寶玉先著素衣。戲席未終。賈璉忽持利劍。且尤氏口中說出錢帶棺材裏去。玉釧嘆氣。獨自暗中拭淚。種種不祥。俱於熱鬧時見兆。焙茗代祝。是用旁筆。寫出寶玉獸癡。婉勸寶玉回家。亦是旁面。寫寶玉竟忘鳳姐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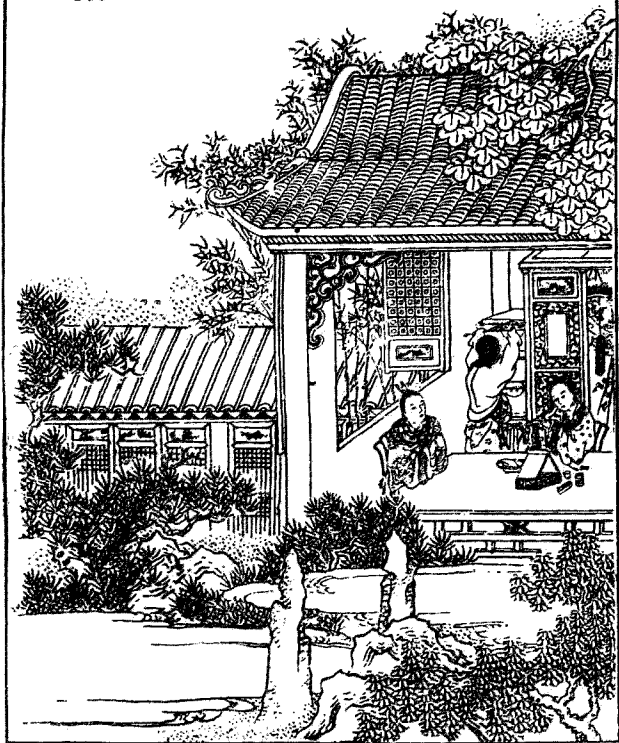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入壬子年九月初事。

慶生五少鳳
姐後瑞



喜出望外
平兒理妝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似有指桑罵槐之意寶哥哥聽者暗箱上文祭金釧往水仙庵也文筆靈警

花廳高會不肯上坐非攜謙亦非脫套只圖適意耳世有一種人慣要奪首席於意云何鳳姐今日也算很體面了

尤氏也工於調笑自從爲鳳兒作生日以來吾始暢聞之

話說衆人看演荆釵記寶玉和姊妹一處坐著林黛玉因看到男祭這齣上便和寶釵說道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小管在那裏祭一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上來做什麼俗語說親物思人天下的水總歸一源不拘那裏的水舀一碗看著哭去也就盡情了寶釵不答不答亦妙寶玉回頭要熱酒敬鳳姐原來賈母說今日不比往日定要教鳳姐痛樂一日本自己懶怠坐席只在裏間屋裏榻上歪著和姨媽看戲隨心愛喫的揀幾樣放在小几上隨意喫著說話兒將自己兩桌席面賞那沒有席面的大小丫頭並那應著差聽差的婦人等命他們在窗外廊簷下也只管坐著隨意喫去不必拘禮王夫人和邢夫人在地下高桌上坐著外面幾席是他們姊妹們坐賈母不時分付尤氏等讓鳳丫頭坐上面你們好生替我待東難爲他一年到頭辛苦只算酬勞尤氏答應了又笑回道他是坐不慣首席坐在上頭橫不是豎不是的酒也不肯喫賈母聽了笑道你不會等我親自讓他去鳳姐兒忙也進來笑說老祖宗別信他們的話我喫了好幾鍾了賈母笑著命尤氏快拉他出去按在椅子上你們都輪流敬他他再不喫我當真的就親自去了尤氏聽說忙笑著又拉他出來坐下命人拿了臺盞斟了酒笑道一年到頭難爲你孝順老太太和我我

何忽作此不祥語
無意中一言令人
汗下
兩鍾酒想鳳姐還
受得住

此時鴉兒亦宜
來張羅一番不知
作什麼去了話頭
鴛鴦此一片不
可謂惡勸酒矣不
由二奶奶之不
也然此等激語除
老太太房中人誰
敢作此言者酒往
上撞加以突突二
字卻是女人家酒
醉光景
俗有打酒官司者
載號戰以酒相
勸反致待生氣而
酒人必待生氣而
後受飲何生翼成
雙亦未幾免俗
此一跑卻跑得不
好即我亦疑其有
弊况鳳姐之機警
人乎

今兒沒什麼疼你的親自斟酒我的乖乖你在我手裏喫一口罷想見妯娌和諧之樂鳳姐
兒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就喫尤氏笑道的你不知道是誰我告訴你罷好容
易今兒這一遭過了後兒知道還得像今兒這樣的不得了趁著儘力灌兩鍾子罷鳳姐
兒見推不過只得喫了兩鍾接著衆姊妹也來鳳姐也只得每人的喫一口還受得住賴大
媽媽見賈母尚且這等高興也少不得來湊趣兒領著些嬖嬖們也來敬酒鳳姐兒也難
推脫只得喫了兩口想已五分醉矣鴛鴦等也都來敬鳳姐兒真不能了忙央告道好姐姐
們饒了我罷我明兒再喫罷鴛鴦笑道真個的我們是沒臉的了就是我們在太太跟前
太太還賞個臉兒呢往常倒有些體面今兒當著這些人倒做起主子的樣兒來了我原
不該來不喫我們就走說著真個回去了鳳姐兒連忙拉住笑道好姐姐我喫就是了不
怕你不喫說著拿過酒來滿滿的斟了一杯喫乾想已醉到七八分矣鴛鴦方笑了散去然後又
入席鳳姐兒自覺酒沈了心裏突突的往上撞要往家去歇歇一頓只見那耍百戲的上
來便和尤氏說預備賞錢今日之大總管也我要洗洗臉去尤氏點頭鳳姐兒觀人不防便
出了席往房門後簷下走來又起一波矣平兒留心也忙跟了來鳳姐兒便扶著他醉了直
有九分了纔至穿廊下只見他房裏的一個小丫頭子正在那裏站著見他兩個來了回身
就跑奇峯陡起鳳姐兒便疑心忙叫那丫頭先只粧聽不見一發可疑無奈後面連聲兒叫也
只得回家鳳姐兒越發起了疑心不得不疑忙和平兒進了穿廊不得不忙叫那小丫頭子也

我雖不醉也越發
 起了疑心
 二奶坐在臺階
 上到底不雅原諒
 醉以後亦當原諒
 打猶可也打而曰
 爛如何禁受而自
 曰鬼作鬼之期不
 遺矣
 得此一駁小丫頭
 無可置喙矣
 此鳳姐之發酒風
 也並非一疑之下
 便疑其有也
 兩腮紫漲比奶奶
 臉上之醉何如
 撕爛猶可烙則更
 受不住矣
 阿呀呀有這等事
 到底二爺在家裏
 做什麼
 就什麼
 曉得話中有文章
 況是鳳姐兒乎
 醜態畢露
 隨手拔簪子作刑
 具活畫出潑婦心

進來把格扇開了。鳳姐坐在小院子的臺階上。命那小丫頭跪了。喝命平兒叫兩個二門上的小廝來。拿繩子鞭子。把眼睛裏沒主子的小蹄子打爛了。阿呀呀使不得。那小丫頭子已經嚇的魂飛魄散。哭著只管磕頭求饒。不知磕了幾個頭。鳳姐兒問道。我又不是鬼。你見了我。不識規矩。站住。怎麼倒往前跑。小丫頭子哭道。我原沒看見奶奶來。我又記掛著房裏無人。所以跑了。還要強辨。倘辨得過。亦未可知。鳳姐兒道。房裏既無人。誰叫你出來的。你便沒看見。我和平兒在後頭拉著。嗓子叫了你十來聲。越叫越跑。離的又不遠。你雙了不成。你還和我強嘴。又緊一層說。著便揚手一掌。打在臉上。阿呀呀打的那小丫頭子。一栽這邊臉上。又一下。阿呀呀。登時小丫頭子兩腮紫脹起來。平兒忙勸奶奶。細手疼。鳳姐便說。你再打著。問他跑什麼。他再不說。把嘴撕爛了。他的說。就是了。那小丫頭子先還強嘴。後來聽見鳳姐兒要燒了。紅烙鐵來烙嘴。方哭道。二爺在家裏打發我來。這裏瞧著奶奶的。若見奶奶散了。先叫我送信去的。不承望奶奶這會子就來。不喫醉也不來。鳳姐兒見話中有文章。天生奇妬。一瓶頭醋。便又問道。叫你瞧著我做什麼。難道怕我家去不成。必有別的原故。快告訴我。我從此以後疼你。哄小孩子語。你若不細說。立刻拿刀子來割你的肉。嚇小孩子語。說著。回頭向頭上拔下一根簪子來。可惜頭上不插刀。向那丫頭嘴上亂戳。嚇的那丫頭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訴奶奶。可別說我說的。來了平兒一旁勸。一面催他。叫他快說。丫頭便說道。二爺也是纔來了。就開箱子。做什麼。拿了兩塊銀子。什麼用。還有兩支簪子。兩

你身發軟之時方

魏哥發硬之時

魏哥布陣頗密二

奶破陣頗疾

就跑上加縮頭二

字其急迫神氣可

想

跑了出來則免了

兩個巴掌一根簪

這一下到底是輕

恕發落

閻王老婆絕妙名

號較生菩薩九子

寬鳩盤茶尤覺威

風凜凜

夜叉星與閻王老

正。段。子。與。那。一。個。叫。我。悄。悄。的。送。與。鮑。二。的。老。婆。去。這。又。是。誰。叫。他。進。來。他。收。了。東。西。就。往。嘴。們。家。裏。來。了。來。幹。什。麼。二。爺。叫。我。瞧。著。奶。奶。底。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那。裏。知。道。鳳。姐。聽。了。已。氣。的。渾。身。發。軟。忙。立。起。身。來。極。寫。妬。婦。刻。不。能。待。矣。一。逕。來。家。剛。至。院。門。又。見。有。一。個。小。丫。頭。在。門。前。探。頭。兒。又。是。一。個。一。見。了。鳳。姐。也。縮。頭。就。跑。鳳。姐。兒。提。著。名。字。喝。住。那。丫。頭。本。來。伶。俐。見。躲。不。過。了。越。發。的。跑。了。出。來。笑。道。我。正。要。告。訴。奶。奶。去。呢。可。巧。奶。奶。來。了。鳳。姐。道。告。訴。我。什。麼。那。丫。頭。便。說。二。爺。在。家。這。般。如。此。將。方。纔。的。話。也。說。了。一。遍。鳳。姐。啐。道。你。早。做。什。麼。了。這。會。子。我。看。見。你。了。你。來。推。乾。淨。兒。說。著。揚。手。一。下。打。的。那。丫。頭。一。個。趔。趄。起。便。攝。腳。兒。走。了。不。然。又。是。一。下。鳳。姐。來。至。窗。前。往。裏。聽。時。只。聽。裏。頭。說。笑。道。多。早。晚。你。那。閻。王。老。婆。死。了。就。好。了。偏。於。生。日。聞。呪。死。語。賈。璉。道。他。死。再。娶。一。個。也。是。這。樣。又。怎。麼。樣。呢。那。婦。人。道。他。死。了。你。倒。是。把。平。兒。扶。了。正。只。怕。還。好。些。賈。璉。道。如。今。連。平。兒。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此。時。魏。兒。與。這。婦。人。不。知。已。沾。過。幾。沾。平。兒。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說。我。命。裏。怎。麼。就。該。犯。了。夜。叉。星。癡。公。子。可。憐。語。鳳。姐。聽。了。氣。的。渾。身。亂。戰。連。酒。氣。都。戰。出。來。又。聽。他。們。都。讚。平。兒。便。疑。平。兒。素。日。背。地。裏。自。然。也。有。怨。語。了。那。酒。越。發。湧。上。來。了。也。並。不。忖。奪。回。身。把。平。兒。先。打。兩。下。是。酒。後。糊。塗。寫。得。疾。一。脚。踢。開。了。門。進。去。也。不。容。分。說。不。必。分。說。矣。抓。著。鮑。二。家。的。撕。打。一。頓。又。怕。賈。璉。走。出。去。便。堵。著。門。站。著。罵。道。好。倡。婦。你。偷。主。子。漢。子。還。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兒。過。來。你。們。倡。婦。們。一。條。藤。兒。多。嫌。著。我。外。面。兒。你。哄。我。說。著。又。把。平。兒。打。了。幾。下。打。

此亦賈璉在婦人面前爲平兒設想之詞要討婦人的好反使平兒抱不白之冤

色色機警的是捉姦老手何不如小丫頭之搵腳兒走了豈不了事

一個酒湧上來一個酒氣上來卻是一個對

從賈璉逼出平兒從平兒逼出鳳姐又從鳳姐逼出賈璉直鬧得天翻地覆虧他一枝筆寫得層層都到

此回散席其醜萬狀

如何不見了鮑二家的想已溜煙走矣

的平兒有冤無處訴只氣得乾哭罵道你們做這些沒臉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麼只得如此說說著也把鮑二家的撕打起來賈璉也因喫多了酒進來高興未曾做的機密原來尙未沾著一見鳳姐來了已沒了主意又見平兒也鬧起來把酒也氣上來了兩虎相鬪必有一傷鳳姐兒打鮑二家的他已又氣又愧只好說的今見平兒也打便上來踢罵道好倡婦你也動手打人平兒氣性忙住了手哭道你們背地裏說話爲什麼拉我呢鳳姐見平兒怕賈璉越發氣了又趕上來打著平兒偏叫他打鮑二家的平兒急了便跑出來找刀子要尋死外面衆婆子丫頭忙攔住解勸這裏鳳姐見平兒尋死去使一頭撞在賈璉懷裏叫道你們一條籐兒害我被我聽見倒都嚇起我來你也勒死我罷賈璉氣的牆上拔出劍來說道不用尋死我也急了一齊殺了我償了命大家乾淨正鬧的不開交一頓只見尤氏等一羣人來了疾入說這是怎麼說纔好好的就鬧起來賈璉見了人越發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風來直是惱羞成怒倚醉伴狂故意要殺鳳姐兒鳳姐兒見人來了便似先前那般潑了警丟下衆人便哭著往賈母那邊跑又好又惡又好詐此時戲已散了先揭過一邊妙鳳姐跑到賈母跟前爬在賈母懷裏只說老祖宗救我璉二爺要殺我呢只四字已足

△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忙問怎麼了鳳姐兒哭道我纔家去換衣裳然後訴出原由不防璉二爺在家和人說話我只當是有客來了嚇的我不敢進去在窗戶外頭聽了一聽原來是鮑二家的媳婦商議說我利害要拿毒藥給我喫了治死我把平兒扶了正我

見人便不潑乃才
智超絕處村中潑
婦見人越潑矣到
底是二奶奶實本
事內作手○想刑
斂已開圖矣
無誣不成狀
自認動了氣方能
中聽慳寬得法
老太太慣了他在
老實指如箭在
絃上不得不發
那夫人本領不過
如此

活畫癡公子醜態

此不是衛蕩實理
語乃排解鳳姐語
也老太太真會調
停
是安慰鳳姐語不
是縱容賈璉語
若今之兩口子其
對打者多矣鳳姐
其尙有古風歟

原。生。了。氣。又。不。敢。和。他。吵。好。貨。原。打。了。平。兒。兩。下。問。他。爲。什。麼。害。我。他。臊。了。就。要。殺。我。賈
母。聽。了。都。信。以。爲。真。說。這。還。了。得。快。拿。了。那。下。流。種。子。來。邢。王。二。夫。人。都。在。內。立。出。火。籤。一。語
未。完。只。見。賈。璉。拿。著。劍。趕。來。緊。拍。後。面。許。多。人。跟。著。賈。璉。明。仗。著。賈。母。素。疼。他。們。連。母
親。嫡。母。也。無。礙。故。逞。強。鬧。了。來。此。三。句。是。作。者。下。一。注。腳。邢。夫。人。王。夫。人。見。了。氣。的。忙。攔。住。罵
道。這。下。流。東。西。你。越。發。反。了。老。太。太。在。這。裏。呢。賈。璉。也。斜。著。眼。道。都。是。老。太。太。慣。的。他。他
纔。這。樣。連。我。也。罵。起。來。了。是。醜。態。邢。夫。人。氣。的。奪。下。劍。來。只。管。喝。他。快。出。去。那。賈。璉。撒。嬌
撒。癡。涎。言。涎。語。的。還。只。亂。說。寫。得。十。分。透。足。賈。母。氣。的。說。道。我。知。道。你。不。把。我。們。放。在。眼。裏
叫。人。把。他。老。子。叫。來。看。他。去。不。去。去。去。去。賈。璉。聽。見。這。話。方。趔。趄。著。腳。兒。出。去。了。賭。氣。也
不。往。家。去。便。往。外。書。房。來。這。裏。邢。夫。人。王。夫。人。也。說。鳳。姐。賈。母。道。什。麼。要。緊。的。事。小。孩。子
們。年。輕。饞。嘴。貓。兒。似。的。那。裏。保。得。住。不。這。麼。著。從。小。兒。是。人。都。打。這。麼。過。的。都。是。我。的。不
是。叫。你。多。喫。了。兩。口。酒。又。喫。起。醋。來。了。若。能。如。老。祖。宗。言。語。此。回。則。快。樂。終。席。不。致。出。醜。矣。說。的。衆
人。都。笑。了。賈。母。又。道。你。放。心。明。兒。我。叫。他。來。替。你。賠。不。是。你。今。兒。別。過。去。臊。著。他。因。又。罵
平。兒。那。蹄。子。素。日。我。倒。看。他。好。怎。麼。暗。地。裏。這。麼。壞。冤。哉。尤。氏。等。笑。道。平。兒。沒。有。不。是。是
鳳。姐。拿。著。人。家。出。氣。兩。口。子。不。好。對。打。都。拿。著。平。兒。殺。性。子。平。兒。委。屈。的。什。麼。是。的。老。太
太。還。罵。人。家。心。事。揭。出。賈。母。道。原。來。這。樣。我。說。那。孩。子。倒。不。像。那。狐。媚。靨。倒。的。既。這。麼。著。可
憐。見。的。白。受。他。的。氣。轉。風。甚。捷。因。叫。琥。珀。來。你。去。告。訴。平。姐。姐。說。我。的。話。我。知。道。他。受。了。委

寶釵之論亦是明白人話

平兒婉婉循分豈猶不得其平大婦疑之欲以不平平其平也必不平賴賈母一言而於是乎平

平兒一受委屈奶奶姑娘們都讓他的體面

說得委婉可憐

寶哥哥調停得奇

寶哥真色色留神作者又將兩邊心頭事一寫

曲明兒我。叫他主子來替他賠。不是今兒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許他胡鬧。只三四句而慰之。憐之勸之。面面都到。賈母真善於調停者。原來平兒早被李紈拉入大觀園去了。平兒哭的哽噎。難言。寶釵勸道。你是個明白人。你們奶奶素日何等待你。今兒不過他多喫了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氣。難道拿別人出氣不成。別人又笑話他是假的。了正說著。只見琥珀走來說了賈母的話。平兒自覺面上有了光輝。方纔漸漸的好了。也不往前頭來。寶釵等歇息了一回。方來看賈母。鳳姐。寶玉便讓了平兒。到怡紅院中來。寶哥哥又忙著矣。襲人忙接著笑道。我先原要讓你的。只因大奶奶和姑娘們都讓我。我就不好讓的了。平兒也陪笑說多謝。因又說道。好好兒的。從那裏說起。無緣無故白受了一場氣。襲人笑道。二奶奶素日待你好。這不過是一時氣。急了。平兒道。二奶奶倒沒說的。只是那倡婦治的我。他又偏拿我湊趣兒。還有我們那糊塗爺。倒打我。說著。便又委屈。禁不住流下淚來。寶玉忙勸道。好姐姐。別傷心。我替他兩個賠個不是罷。平兒笑道。與你什麼相干。一些不錯。寶玉笑道。我們兄弟姊妹。都一樣。他們得罪了人。我替他賠個不是。也是應該的。又道。可惜這新衣裳也沾了這裏。有你花姊妹的衣裳。何不換了下來。拿些燒酒噴了。熨一熨。把頭也另梳一梳。一面說。一面分付了小丫頭子們。盥洗臉水。燒鬘斗來。平兒素昔只聞人說寶玉專能和女孩兒。交接寶玉。素日因平兒是賈璉的愛妾。又是鳳姐兒的心腹。故不肯和他廝近。因不能盡心也。常為恨事。平兒如今見他這般心中也暗暗的戰戰。發乎情矣。果然話不虛傳。

難爲寶二爺設身處地替平姑姪層層想到

可見怡紅院中丫頭等色色講究

周密乃爾

白則不紅紅則不白真讀得出粉之好處

一粉一脂如許費事其他可推矣真寫出慾界仙都

生平學問

寶玉之心必曰吾何福而修此

卻是寶二爺癡想

金釧生日至此點

已平兒可謂得一知

色色想得周到。又見襲人特特的開了箱子。拿出兩件不大穿的衣服。忙來洗了臉。寶玉在旁笑勸道。姐姐還該擦上些脂粉。不然倒像是和鳳姐姐賭氣了似的。況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且老太太又打發了人來安慰你。與你什麼相干。平兒聽了有理。便去找粉。只不見粉。寶玉忙走至粧臺前。將一個宜簪磁盒揭開。裏面盛著一排十根玉簪花棒兒。捻了一根。遞與平兒。又笑說道。這不是鉛粉。這是紫茉莉花種。研碎了。對上料製的。平兒倒在一掌上。看時。果見輕白紅香四樣俱美。撲在面上。也容易勻淨。且能潤澤。不像別的粉。澀滯。然後看見胭脂。也不是一張。卻是一個小小的白玉盒子。裏面盛著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樣。寶玉笑道。那市上賣的胭脂。不乾淨。顏色也薄。這是上好的。胭脂。搗出汁子來。淘澄淨了。配了花露。蒸成的。只要那簪子挑一點兒。抹在脣上。就殼了。用一點水化開。抹在手心裏。就殼拍臉的了。平兒依言。粧扮果見鮮豔異常。且又甜香滿頰。寶玉又將盆內開的一支。並蒂秋蕙。用竹。剪刀。鉸了下來。與他簪在鬢上。有勞了。忽見李執打發丫頭來喚他。方忙忙的去了。寶玉因自來。從未在平兒前。盡過心。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深爲怨恨。今日是金釧兒生日。故一日不樂。不想落後。鬧出這件事來。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樂。因歪在牀上。心內。怡然自得。千癩萬事。忽又思及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己。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連鳳二人之的。評他竟能周全。

色色周到

始而喜繼而傷終
而悶礙人真有此
癡想

只好三人三處睡
真是一時合攏不
來

略將生日鬧事一
收

賈母終身為鳳姐
蒙蔽溺愛之弊一
至於此
直令璉二哥無言
可對

較之鮑二家醒的
臭的果何如哉
老太太只知鳳姐
兒有禮不知鳳姐
兒有醋也
可謂涎皮涎臉

妥貼今兒還遭茶毒也就薄命的很了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復又起身見方纔的衣裳上噴的酒已半乾便拿熨斗熨了疊好見他的手帕子上面猶有淚痕又替他放在盆中洗了晾上又喜又悲悶了一回也往稻香村來說一回閒話掌燈後方散平兒就在李紈處歇了一夜鳳姐兒只跟著賈母睡賈璉晚間歸房冷清清的又不好去叫只得胡亂睡了一夜何不去叫鮑二家的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沒意思後悔不來邢夫人記掛著昨下賈母問他怎麼了賈璉忙陪笑說昨兒原是喫了酒驚了老太太的駕今兒來領罪賈母啐道下流東西灌了黃湯不說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來了鳳丫頭成日家說嘴霸王似的一個人昨兒嚇的可憐要不是我你要傷他的命了這會子怎麼樣賈璉一肚子的委屈不敢分辯只認不是賈母又道鳳丫頭和平兒還不是個美人胎子你還不足成日家偷雞摸狗腥的臭的都拉了你屋裏去爲這起倡婦打老婆又打屋裏的人你還虧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你若眼睛裏有我你起來我饒了你乖乖的替你媳婦賠個不是兒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歡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也不敢受你的跪賈璉聽如此說又見鳳姐兒站在那邊也不盛粧哭的眼睛腫著也不施脂粉黃黃臉兒比往常更覺可憐可愛想著不如賠了不是彼此也好了又討老太太的喜歡想畢便笑道老太太的話我不敢不依只是越發縱了他了賈母笑道胡說我知道他最有禮的

然則鮑二家的又所謂妾不如偷乎

此一揖也賠自己之不是乎抑替奶之賠不是乎

真情刻露能不落淚

也是落淚也是真情刻露

以上將三人鬧後和睦一收

情所必至之言

情所必至之哭此連二哥無可辨之辭也

再不會沖撞人。他日後得罪了你。我自然也做主。叫你降伏就是了。公道話。賈璉聽說。爬起來。便與鳳姐兒作了一個揖。笑道。原是我的不是。二奶奶別生氣了。滿屋裏的人都笑了。賈母笑道。鳳丫頭不許惱了。再惱我就惱了。說著。又命人去叫了平兒來。命鳳姐兒和賈璉安慰平兒。賈璉見了平兒。越發顧不得了。所謂妻不如妾。聽賈母一說。便趕上來。說道。姑娘昨日受了屈了。都是我的不是。奶奶得罪了你。也是因我而起。我賠了。不是不算。外還替你奶奶賠個不是。說著。也作了一個揖。此揖甘心的。賈母笑了。鳳姐兒也笑了。好了。好了。賈母又命鳳姐來安慰平兒。平兒忙走上來。給鳳姐兒磕頭。說奶奶的千秋。我惹了奶奶生氣。是我該死。鳳姐兒正自愧悔。昨日酒喫多了。不念素日之情。浮躁起來。聽了旁人話。無故給平兒沒臉。今反見他如此。又是慚愧。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來。落下淚來。平兒道。我服侍了奶奶這麼幾年。也沒彈我。一指甲就是。昨兒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那倡婦治的。怨不得奶奶。生氣說著。也滴下淚來了。賈母便命人將他三人送回房去。有一個再提此話。即刻來回我。我不管是誰。拿拐棍子給他一頓。三個人從新給賈母邢王二位夫人叩了頭。老嫗嫗答應了。送他三人回去。至房中。三字提綱。鳳姐兒見無人。方說道。我怎麼像個閻王。又像夜叉。那倡婦咒我死。你也幫著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憐我熬的連個混帳女人也不如了。我還有什麼臉來過這日子。純乎奸詐說著。又哭了。賈璉道。你還不足。你細想想。昨兒誰的不是多。今兒當著人。還是我跪了一跪。又賠不是。癡公

聞鮑二媳婦吊死
一驚即爲收色又
喝退那個媳婦是
真。有。智。有。膽。吾。畏
其人

鳳姐聲口居然一
個老訟師無怪連
二爺如傀儡也

使眼色兒四字活
畫出平日懼內光
景

狡詐可畏

了卻鮑二家的

又費了公堂銀二
百兩賈璉夫婦交
通作弊那使賈

府漸衰

鮑二仍然奉事賈
璉蓋少婦雖亡方
兄已到好貨財不
敢私妻子矣

鳳姐好作頭

以上結鳳姐大鬧
事自生日至此爲
一大段

子可憐。你也爭足了光了。這會子還嘮叨。難道你還叫我替你跪下。纔罷。太要足了。強也

不是好事。說的鳳姐兒無言可對。平兒嗤的一聲又笑了。賈璉也笑道。可好了。真真的我

也沒法了。正說著。只見一個媳婦來回說。鮑二媳婦吊死了。賈璉鳳姐兒都喫了一驚。鳳

姐忙收了性。色反喝道。死了罷了。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一時。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悄悄回

鳳姐道。鮑二媳婦吊死了。他娘家的親戚要告呢。鳳姐兒冷笑道。這倒好了。我正想要打

官司呢。好利害。林之孝家的道。我纔和衆人勸了他們。又威嚇了一陣。又許了他幾個錢

也就依了。鳳姐兒道。我沒一個錢。有錢也不給。只管叫他告去。也不許勸他。也不用鎮嚇

他。只管讓他告去。他告不成。我還問他個以尸訛詐呢。實在利害。林之孝家的正在爲難。見

賈璉和他使眼色兒。收殺得好。心下明白。便出來等著賈璉。道。我出去瞧瞧。看是怎麼樣。鳳

姐兒道。不許給他錢。是門面語。賈璉一逕出來。和林之孝來商議。著人去做好。做歹。許了二

百兩。發送纔罷。賈璉生恐有變。又命人去和王子騰說了。將衙役伴作人等。叫幾名來。幫

著辦喪事。那些人見了如此。總要復辨。亦不敢辨。只得忍氣吞聲罷了。賈璉又命林之孝

將那二百銀子。入在流年帳上。分別添補開消過去。私帳公消。又體已給鮑二些銀兩。安慰

他說。另日再挑個好媳婦給你。鮑二又有體面。又有銀子。有了此道。何妨。此道有何不依。便仍

然奉承賈璉。世情可嘆。不在話下。裏面鳳姐心中。雖不安。如見肺肝。面上只管佯不理論。因房

沒打重。只聽得說奶奶姑娘都進來了。要知後來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荆釵男祭。必到江邊。與寶玉焚香。尋至井上。暗相關照。黛玉口中說出。寶釵不答。想見兩人意中。俱默曉寶玉心事。

尤氏說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後。知道還得不得。是以讖語作伏筆。

賈璉拔劍要殺鳳姐。與二十一回對平兒說。將來都死在我手裏。句遙遙照應。

鮑二妻弔死。與金釧投井。一是氣忿。一是羞忿。身分各別。

平兒理粧一節。於極氣惱時。夾寫極憐愛。有忽然狂風暴雨。忽然風和花媚之景。

賈璉與鳳姐反目。必得賈母作主。賈璉方好服禮陪罪。此一定之法。人人想得到。至寫得委婉曲折。情景宛然。非俗筆可及。

鮑二依舊奉承賈璉。伏後來伺候尤二姐。及分贓情事。

第三十九回至四十四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三十九四十四一為一段。敘老劉老得賈母歡心。可以不時走動。及王夫人等各想飲助。從此家中漸漸寬餘。為後來巧姐避難地步。四十二回為一段。是上三回餘波。既寫黛玉心服寶釵。又帶敘畫圖等事。四十三四回為一段。寫鳳姐盛時慶壽。即伏日後失時之兆。

大某山民評曰

賈氏虐婢。相習成風。手嘴被戳。籲天無辜。不料鳳姐頭上之簪。晴雯枕邊之一丈青。皆是香閨刑具。寶玉服侍委屈人。色色周匝。厥後以並蒂蘭替他簪鬢。則一片光明。無障無礙。獨云得意外之樂。吾知其久在意中。此回仍是壬子年九月初事。

金契詞關
關五金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以下即從鳳姐平
兒落脈接前四十
二回作社作畫一
段就是這個要緊事

鳳姐真狡繪人

八字卻像

話說鳳姐兒正撫恤平兒。忽見衆姊妹進來。忙讓坐了。平兒斟上茶來。鳳姐兒笑道：「今兒來的這些人，倒像下帖子請了來的。探春先笑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還夾著老太太的話。』鳳姐兒笑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探春笑道：『我們起了個詩社，頭一社就不齊全。衆人臉軟，所以就亂了例了。我想必得你去做個監社御史。鐵面無私纔好。再四妹妹爲畫園子用的東西，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說：『只怕後頭樓底下還有當年剩下的。』找一找，若有呢，拿出來。若沒有，叫人買去。鳳姐兒笑道：『我又不會做什麼溼的乾的，要我吃東西去不成。』探春道：『你雖不會做，也不要你做。你只監察著我們裏頭，有偷安怠惰的，該怎麼樣罰他，就是了。』鳳姐兒笑道：『你們別哄我。我猜著了。那裏是請我做監察御史？分明是叫我做個進錢的銅商。你們弄什麼社？必是要輪流做東道的。你們的錢不穀化，想出這個法子來勾了我去，好和我要錢。可是這個主意說的？衆人都笑道：『你卻猜著了。』李執笑道：『真真你是個水晶心肝玻璃人兒。』奇妙。鳳姐兒笑道：『虧你是個大嫂子呢。』姑娘們原叫你帶著念書學規矩，鍼線俱要教導他們的。這會子起詩社，能用幾個錢？你就不管了。老太太罷了，原是老封君。你一個月十兩銀子的月錢。

李執年中出息景
況卻借二嫂子口
中述出

一些不錯

口頭應對其實
是鳳姐身分

以謔代罵令人胸
中一快不特為平
兒吐氣也真抵得
駱臨川討武后一
檄

此日李執獨豪爽
鳳姐獨和軟皆為
僅見

哦字作一句讀

筆尖舌尖一往鋒

利鳳姐究是可人

作者真是好人

替平兒賠個不是
其後也悔託諸諧

比我們多兩倍子。老太太太太還說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穀用。又有個小子足足的又
 添了十兩銀子。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給你園子裏的地。各人取租子。年終分年例。你又
 是上上分兒。你娘兒們主子奴才共總沒有十個人吃的穿的。仍舊是大官衆的通共算
 起來。也有四五百銀子。這會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兩來。陪他們頑頑。能有幾年呢。他
 們明兒出了閣。難道還要你賠不成。這會子你怕化錢。挑唆他們來鬧我。我樂得去喫一
 個河涸海乾。我還不知道呢。李執笑道。你們聽聽。我說了一句。他就說了兩車無賴的話。
 真真泥腿市俗。專會打死算盤。分金剝兩的。你這個東西。虧了還託生在詩書仕宦人家。
 做小姐。現在既已出了嫁。還是這麼著。若生在貧寒小門小戶人家。做了小子。丫頭還不
 知怎麼下作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計了去。昨兒還打平兒。虧你伸得出手來。那黃湯難道
 灌著了狗肚子裏去了。氣的我只要替平兒打抱不平。兒付度了半日。好容易狗長尾巴
 尖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裏不受用。因此沒來究竟。氣還不平。你今兒倒招我來了。
 給平兒拾鞋。還不要呢。你們兩個很該換一個過兒。纔是說的衆人都笑了。鳳姐忙笑道。
 哦。我知道了。竟不是為詩。為畫來找我。竟是我為平兒報仇來了。我竟不知道。平兒有這
 一位仗腰子的人。可知就有鬼拉著我的手。我也不敢打他了。平姑娘過來。我當著你大
 奶奶姑娘們替你賠個不是。擔待我酒後無德罷。談笑中卻有悔意。說著衆人都笑了。李執
 笑問平兒道。如何我說必要給你爭爭氣。纔罷。平兒笑道。雖如此。奶奶們取笑。我可禁不

笑自今伊始庶有
多乎

鳳姐兒真有口才

隨口說機鋒皆爽
利

有錢那得攢出閑
歷世故之言寒士
聞之毛髮森豎

不是這樣便將如
何

起呢。李執道：「什麼禁的起禁不起有我呢。快拿鑰匙叫你主子開門找東西去罷。」鳳姐兒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們回園子裏去，纔要把這米帳合他們算一算，那邊太太又打發人來叫，又不知有什麼話說。伏下回，事須得過去走一走，還有你們年下添補的衣服，打點給人做去呢。」李執笑道：「這些事情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著去。省得這些姑娘小姐鬧我。」鳳姐忙笑道：「好嫂子，賞我一點空兒，你是最疼我的，怎麼今兒爲平兒願旨就不疼我了？往常你還勸我說事情雖多，也該保全身子，檢點著偷空兒歇歇，你今兒倒反逼起我的命來了。況且誤了別人年下的衣裳無礙，他姐兒們的若誤了，卻是你的責任。老太太豈不怪你不管閒事，連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我寧可自己落不是，也不敢累你呀。」李執笑道：「你們聽聽說的好不好？把他會說話的，我且問你：這詩社到底管不管鳳姐兒？笑道：「這是什麼話？我不入社化幾個錢，我不成了大觀園的反叛了麼？還想在這裏喫飯不成？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慢慢的做會社。東道過後幾天，我又不作詩作文，只不過是個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罷，有了錢了，愁著你們還要攢出我來。賊說的衆人又都笑起來。」鳳姐兒道：「這會子我開了樓房，凡有這些東西，叫人搬出來，你們看若使得，留著使若少什麼，照你們單子，我叫人替你們買去就是了。畫絹我就裁出來，那圖樣沒有在太太跟前，還在那邊珍大爺那裏，說給你們省了。太太那邊碰釘子去，我去打發人取了來，一併叫人連絹交給相公們，攀去如

使寶玉聞之必曰
不可掃也或曰從
出來不可掃也句倒想

賴嬾嬾真有體面
吾因是想寶玉之
李嬾嬾矣

以下插入賴嬾嬾
一段

彩哥想是榮府家
人然於書中他處
無明文其云彩者
只有金彩一人乃
驚驚之父也然又
在南京看房子如
云彩明則當稱彩
姑娘矣不得稱彩
哥也

並不是賴嬾嬾之
扯談語彼世家子
弟不知祖宗創業
艱難而作威作福
當奉此言為萬金
良藥

何李執點頭笑道。這難為你果然這樣還罷了。既如此。你們家去罷。等著他不送了。去再來鬧他。對衆姐妹言之也。說著便帶了他姐妹們就走。鳳姐兒道。這些事再沒別人都是寶玉生出來的。李執聽了忙回身笑道。正是爲寶玉來。反忘了他頭一社是他誤了我們臉軟。你說該怎麼罰他。鳳姐兒想了一想。說道。沒有別的法子。只叫他把你們各人屋子裏的地罰他掃一遍。纔好罰寶玉掃各人房裏的地。他卻歡喜衆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說著纔要回去。只見一個小丫頭扶了賴嬾嬾進來。鳳姐兒等忙站起來。笑道。大娘坐下。又都向他道。喜賴嬾嬾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喜主子們也喜。若不是主子們的恩典。我這喜從何來。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賞東西。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了頭了。規矩如此。李執笑道。多早晚上任去。賴嬾嬾嘆道。我那裏管他們。由他們去罷。前兒在家裏給我磕頭。我沒好話。我說哥兒別說你是官了。橫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三十三歲。雖然是人家奴才。一落娘胎胞。主子恩典。放你出來。上託著主子的洪福。下託著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似的。讀書寫字。也是丫頭老婆奶子捧鳳凰似的。長了這麼大。你那裏知道那奴才兩字。是怎麼寫。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爺爺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熬了兩三輩子。好不容易掙出你這個東西。從小兒三災八難化的。銀子照樣也打出你這個銀人兒來了。到二十歲上。又蒙主子之恩。典許你捐了前程。在。身上。你看那正根正苗。忍飢挨餓的。要多少。你一個奴才。秧子。子細折了福。聲口逼宵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麼弄神弄鬼。求了主子。又選了出來。縣官雖

語言中句句與寶玉對
母溺愛寶玉知其對
照望氣者知其對
氏日與賈氏日衰
矣弗得草草讀過
以縣官爲小可知
知縣不在奴才眼
內
時運一來卻卻有
此光景吾見之多
矣豈非大嫂二嫂
討好語
是倚賴買府發迹
者故姓之曰賴若
今之姓賴多是無
賴種子矣
嫩總所論句句是
金玉良言溺愛子
弟者試三復之
切中玉兒情弊不
怕老太太見怪耶
因教子如此其嚴
到底陶出一個進
士來
珍哥兒純乎執袴
習氣那可以爲子
弟之率

小事情卻大爲那一州的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己盡忠報國孝敬主子只
怕天也不容你李紈鳳姐兒都笑道你也多慮我們看他也就好先那幾年還進來了兩
次這有好幾年沒來了年下生日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前兒給老太太太太磕頭來在
老太太那院裏見他又穿著新官的服色倒越發的威武了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了
官正該你樂呢反倒愁起這些來他不好還有他的父母呢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閒時
坐個轎子進來和老太太鬪鬪牌說說話兒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樓房
廈廳誰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是誰之力與平兒斟上茶來賴嬖嬖忙站起來道
姑娘不管叫那孩子倒來罷了又生受你說著一面喫茶一面又道奶奶不知道這小孩
子們全要管的嚴饒這麼嚴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亂子來叫大人操心知道的說小孩子
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說仗著財勢欺人連主子名聲也不好恨的我沒法子常把他
老子叫了來罵一頓纔好些因又指寶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爺不過這麼管你一管
老太太就護在頭裏當日老爺小時討你爺爺打誰沒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像你這麼
天不怕地不怕的呢還有那邊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沒像你這札窩子的樣兒也是天天
打還有東府裏你珍大哥的爺爺寧國公之子代化也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聲惱了
什麼兒子竟是審賊如今我眼裏看著耳朵裏聽著那珍大爺管兒子倒也像當日老祖
宗的規矩只是著三不著兩的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確論這些兄弟姪兒怎麼怨的

仍歸到寶玉身上
都是揣透世情之
言

尙有不願意者在

此等排場全爲後
來五十兩頭作反
照
作富貴家奴僕而
擇錢捐職者吾見
亦夥矣其能不自
諱本來出身並不
忘舊主恩者所見
實罕如賴家者尙
有本心尙存古道
此等語鳳姐著實
中聽只怕後來五
十兩要費許多不
是處

下人們請主子喫
酒而賞臉者著實
增多少體面

不怕他。你。心。裏。明。白。喜。歡。我。說。不。明。白。嘴。裏。不。好。意。思。心。裏。不。知。怎。麼。罵。我。呢。說。著。只。見。賴。大。家。的。來。了。接。著。周。瑞。家。的。張。材。家。的。都。進。來。回。事。情。鳳。姐。兒。笑。道。媳。婦。來。接。婆。婆。來。了。賴。大。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來。的。倒。是。打。聽。打。聽。奶。奶。姑。姑。娘。們。賞。臉。不。賞。臉。賴。嬖。嬖。聽。了。笑。道。可。是。我。糊。塗。了。正。經。說。的。話。俱。不。說。但。說。陳。穀。子。爛。芝。蔴。的。因。爲。我。們。小。子。選。了。出。來。衆。親。友。要。給。他。賀。喜。少。不。得。家。裏。擺。個。酒。我。想。擺。一。日。酒。請。這。個。不。請。那。個。也。不。是。又。想。了。一。想。託。主。子。的。洪。福。想。不。到。的。這。麼。榮。耀。光。彩。就。傾。了。家。我。也。願。意。的。因。此。分。付。了。他。老。子。連。擺。三。日。酒。頭。一。日。在。我。們。破。花。園。子。裏。擺。幾。席。酒。一。臺。戲。請。老。太。太。太。們。奶。奶。姑。姑。娘。們。去。散。一。日。悶。外。頭。大。廳。上。一。臺。戲。幾。席。酒。請。老。爺。們。爺。們。增。增。光。第。二。日。再。諸。親。友。第。三。日。再。把。我。們。兩。府。裏。的。伴。兒。請。一。請。熱。鬧。三。天。也。是。託。著。主。子。的。洪。福。一。場。光。輝。光。輝。李。執。鳳。姐。兒。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老。太。太。高。興。要。去。也。說。不。定。賴。大。家。的。忙。道。擇。的。日。子。是。十。四。只。看。我。們。奶。奶。的。老。臉。罷。了。鳳。姐。兒。笑。道。別。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說。下。我。可。沒。有。賀。禮。也。不。知。道。放。賞。的。喫。了。就。走。可。別。笑。話。賴。大。家。的。笑。道。奶。奶。說。那。裏。話。奶。奶。一。喜。歡。要。賞。我。們。三。二。萬。銀。子。就。有。了。賴。嬖。嬖。笑。道。我。纔。去。請。老。太。太。老。太。太。也。說。去。可。算。我。這。臉。還。好。說。畢。叮。囑。了。一。回。方。起。身。要。走。因。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來。因。說。道。可。是。還。有。一。句。話。問。奶。奶。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麼。不。是。攆。了。他。不。用。鳳。姐。兒。聽。了。笑。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兒。呢。事。情。多。也。忘。了。口。才。

賴嬷嬷之品評頗有道理我亦願鳳姐告訴他聽他評其該權者有四罪烏得而不攥

說到此不得不留矣。嬌嬌真會討情。喫酒要發酒風。二奶奶何不返躬自問耶。以上收過賴嬷嬷一節仍歸正文。

點醒時令

寶佳。賴嫂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兩府裏不許收留他兒子。叫他各人去罷。賴大家的只得答應著。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嬷嬷忙道：「什麼事說給我評評。」鳳姐道：「前兒我的生日裏頭還沒喫酒。他小子先醉了。」該攥。老娘那邊送了禮來。他不在外頭張羅。倒坐著罵人。禮也不送進來。該攥。兩個女人進來了。他纔帶領小兒們往裏擡。小兒們倒好的。他拿的一盒子倒失了。手撒了一院子。饅頭該攥。人去了。我打發彩明去說他。他倒罵了彩明一頓。該攥。這麼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還不攥了。做什麼。賴嬷嬷道：「我當什麼事情原來爲這個。」奶奶聽我說他有不是。打他罵他。使他改過。就是了。攥了出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是階家的家生子兒。他現是太太的陪房。奶奶只顧攥了他。太太臉上不好看。依我說。奶奶教導他幾板子。以戒下次。仍舊留著。纔是不看他娘也。看太太鳳姐兒聽了。便向賴大家的說道：「既這樣。明兒叫了他來。打他四十棍。以後不許他喫酒。賴大家的答應了。周瑞家的纔磕頭起來。又要與賴嬷嬷磕頭。賴大家的拉著方罷。然後他三人去了。李執等也就回園中來。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了許多舊收的畫具出來。送至園中。寶釵等選了一回。各色東西。可用的只有一半。將那一半開了單。與鳳姐兒去照樣置買。不必細說。一日外面禁了絹。起了稿子。進來。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那邊幫忙。探春李執迎春寶釵等也都往那裏來閒坐。一則觀畫。二則便於會面。寶釵因見天氣涼爽。夜復漸長。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點些鍼線來。日間至賈母處。王夫人處兩次省候。不免又承色。

寫寶釵自是一個成長相寫黛玉自是一個短命相

以上將寶玉衆姐妹及釵黛二人近

日行止舉動總寫一節以通疏上下

文氣這日二字以下即將社寫畫耽擱

將作社寫畫耽擱一正寫寶釵心事

玉二人談心一事十四歲姑娘就作

此不祥語其必不永年可知然則姑娘苦費想

思又何不達之甚也寶姊姊可謂無理

不道矣怡怡與釵兒之病相宜

黛玉之於寶釵果將死其言也善耶

留不得三年在世矣傷哉

陪坐閒時園中姐妹處也要不時閒話一回。故日間不大得閒。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之後。必犯舊疾。今秋又遇賈母高興。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日又復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門。只在自己房中將養。有時悶了。又盼個姐妹來說些閒話排遣。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衆人都體諒他病中。且素日形體嬌弱。禁不得一些委曲。所以他接待不周。禮數疏忽。也都不責他。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證來。寶釵道：「這裏走的幾個太醫。雖都還好。只是你喫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個高手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間鬧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麼。也不是個常法兒。」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一語中有千鳴百咽之聲。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時候。我是怎麼個形景兒。就可知了。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生。你素日喫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黛玉嘆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求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說話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寶釵道：「昨兒我看你那藥方。上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補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養胃爲要。肝火一平。不能尅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弔子熬出粥來。若喫慣了。比藥還強。最是滋陰補氣的。」黛玉嘆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你有心藏奸。也未必不爾。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

俱是披肝剖心之語。一談豈容再誤。回頭能早尙可望彼岸之登。可見依人之難。此等留心固是細心。慮然卻亦多心處。

黛玉之心事。除了寶玉身上以外。至此已割斷無遺。亦書中必不可少一段文字。病人向望病人。聲吐肝膈。其語楚楚。可憐。喻者酸鼻。一片說話。洞達人情。也不過多備一副棺槨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那裏。

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誤。到。如。今。細。細。算。來。我。母。親。去。世。的。時。候。又。無。姐。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四。歲。原。本。作。十。五。見。總。評。竟。沒。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怪。不。得。雲。丫。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讚。你。我。還。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纔。知。道。了。比。如。你。說。了。那。個。我。再。不。輕。放。過。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竟。自。誤。了。若。不。是。前。日。看。出。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你。方。纔。叫。我。喫。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因。身。子。不。好。了。每。年。犯。了。這。疾。也。沒。什。麼。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麼。燕。窩。粥。老。太。太。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說。話。那。些。底。下。老。婆。丫。頭。們。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這。裏。這。些。人。因。見。老。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姐。姐。兩。個。他。們。尙。虎。視。眈。眈。背。地。裏。言。三。語。四。的。何。況。於。我。況。我。又。不。是。正。經。主。子。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著。我。呢。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呢。我。寄。人。籬。下。原。是。可。憐。者。寶。釵。道。這。樣。說。我。也。是。和。你。一。樣。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親。比。不。得。又。有。哥。哥。比。不。得。這。裏。又。有。買。賣。地。土。比。不。得。家。裏。又。仍。舊。有。房。有。地。比。不。得。你。不。過。親。戚。的。情。分。白。住。在。這。裏。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要。走。就。走。了。實。實。比。不。得。我。是。一。無。所。有。喫。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寶。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副。嫁。粧。罷。了。刺。心。語。如。今。也。愁。不。到。那。裏。只。得。如。此。寬。慰。黛。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家。纔。拿。你。當。個。正。經。人。把。心。裏。煩。惱。告。訴。你。聽。你。反。拿。我。取。

若姐姐出嫁之後
便不能爲我消遣
矣尋常酬對已伏
其機

以上結敘黛談心
一節

寫景亦寫得出
我值此境亦每每
無以爲情況聲
又屬深心人耶
題目便佳

抑鬱纏綿絕似林
聲唧口吻

笑兒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兒。卻也是真話。你放心。我在這裏。一日我與你消遣。一日姊妹。一日不嫁。妹妹便可一日不死。你有什么。委屈煩惱。只管告訴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我。雖有個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略強些。咱們也算同病相憐。你也是個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嘆。你纔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媽說了。只怕燕窩我們家裏。還有與你送幾兩。每日叫丫頭們就熬了。又便宜。又不驚師動衆的。黛玉忙笑道。東西是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釵道。這有什麼放在嘴裏的。只愁我在人跟前。失於應候罷了。這會子只怕你煩了我。且去了。真正體貼。黛玉道。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兒。寶釵答應著。便去了。不在話下。這裏黛玉喫了兩口稀粥。仍歪在牀上。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霏霏。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且陰的。沈黑兼著。那雨滴竹梢。更覺淒涼。如此情景。傷心人當此。其何以堪。知寶釵不能來。奈何奈何。便在燈下。隨便拿了一本書。卻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黛玉不覺心有所感。亦不禁發於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雨夕詞曰。

秋○花○慘○淡○秋○草○黃○
耿○耿○秋○燈○秋○夜○長○
已○覺○秋○窗○秋○不○盡○
那○堪○風○雨○助○淒○涼○
助○秋○風○雨○來○何○速○
驚○破○秋○窗○秋○夢○續○
抱○得○秋○情○不○忍○眠○
自○向○秋○屏○挑○泪○燭○
泪○燭○搖○摇○熱○短○檠○
牽○愁○照○眼○動○離○情○
誰○家○秋○院○無○風○入○
何○處○秋○窗○無○雨○聲○
羅○衾○不○奈○秋○風○力○
殘○漏○聲○催○秋○雨○急○
連○宵○霹○霹○復○颼○颼○
燈○前○如○伴○離○人○泣○
寒○煙○小○院○轉○蕭○條○
疏○竹○虛○窗○時○滴○瀝○
不○知

原是無心之謔
寫出寶哥舉止自
有一番細膩親密
光景

特寫服飾活有一
個小么兒在眼前
然則妹妹亦嫌束
縛似的耶
臭男人之物我是
不要的

制度得真好
若有意若無意脫
口而出不關林妹
妹亦有失檢之時

漁翁漁婆自在流
出後悔臉紅是欲

風雨幾時休已教淚灑窗紗濕

吟罷擱筆方欲安寢。丫鬟報說寶二爺來了一語未盡。只見寶玉頭上戴著大簪笠。身上批著蓑衣。黛玉不覺笑道。那裏來的這麼個漁翁。寶玉忙問。今兒好些。喫藥沒有。今兒一日喫了多少飯。一面說。一面摘了笠。脫了蓑。忙一手舉起燈來。一手遮著燈兒。向黛玉臉上照了。一照。覷著瞧了。一瞧。笑道。今兒氣色好了些。黛玉看他脫了蓑衣。裏面只穿半舊紅綾短襖。繫著綠汗巾子。膝上露出綠絨灑花袴子。底下是摺金滿繡的綿紗襪子。靸著蝴蝶落花鞋。黛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雨的。倒也乾淨。寶玉笑道。我這一套是。全的。有一雙棠木屐。纔穿了來。脫在廊簷下了。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十分細緻輕巧。因說道。是什麼草編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蝟似的。寶玉道。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他閒常下雨時。在家裏也是這樣。你喜歡這個。我也弄一套來送你。別的都罷了。惟有這斗笠。有趣。上頭這頂兒。是活的。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竹子抽了去。拿下頂子來。只剩了這個圈子。下雪時。男女都帶得我送你一頂。冬天下雪。戴林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個。倒成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的漁婆兒了。及說了出來。方想起來。這話忒與方纔說寶玉的話相連了。後悔不迭。羞的臉飛紅。伏在桌上。嗽個不止。上以寶玉似漁翁。而此忽以漁婆自喻。一經想起。那不臉紅。寶玉卻不留心。因見案上有詩。遂拿起來看了一遍。又不覺叫好。黛玉聽了。忙起來。奪在手內。燈上燒了。此等做作。妹妹殊覺多事。寶玉笑

蓋彌彰矣○這又何必這一來反覺著跡了幸虧哥哥不留心

未聞有下逐客之令而即申後約者

核桃大的金錶如今市井中有錢人莫不身上挂一個

兩人情景如畫

妹妹亦無處不願

著哥哥於寶哥真能色色周到者寫得親密可觀

其愛惜哥哥之心二語中已和盤託出矣此等語倘被

一澆人聞之又有一邊遞與一邊

過來接了即一授受呢

寫出親昵光景

緊接寶釵去時說送燕窩來一語寶釵本約晚間再來

道我已記熟了。黛玉道。我要歇了。你請去罷。明日再來。寶玉聽了。回手向懷內掏出一個核桃大的金錶來。瞧了一瞧。那錶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道。原該歇了。又攪的你勞了半日神。客氣說著。披蓑戴笠出去了。應前又翻身進來。問道。你想什麼。噢。你告訴我。我明兒一早回老太太。豈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活畫出兩人情好。黛玉笑道。等我夜裏想著了。難為你。明日一早告訴你。聽雨越下緊了。願上文。快去罷。可有人跟沒有。兩個婆子答應有人。妹妹可放心了。外面拿著傘。點著燈籠兒。黛玉笑道。這個天。點燈籠。寶玉道。不相干。是羊角的不怕雨。黛玉聽說。回手向書架上。把個玻璃繡毬燈。拿了下來。命點一枝小蠟來。遞與寶玉。道。這個又比那個亮。正是雨裏點的寶玉。道。我也有這麼一個。怕他們失腳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沒點來。黛玉道。跌了燈。值錢呢。是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那燈籠。命他們前頭點著。這個又輕巧。又亮。原是雨裏自己拿著的。細心周到。你自己手裏拿著。這個豈不好。明兒再送來。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麼忽然又變出這剖腹藏珠的脾氣來。寶玉聽了。隨過來。接了前頭兩個婆子。打著傘。拿著羊角燈。後頭還有兩個小丫鬢。打著傘。寶玉便將這個燈。遞與一個小丫頭。提著寶玉。扶著他的肩。一逕去了。如畫。就有蘅蕪院一個婆子。也打著傘。提著燈。送了一大包燕窩來。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好名色。即今之冰糖也。說這比買的強。我們姑娘說。姑娘先喫著。完了再送來。黛玉回說。費心。命他外頭坐了。喫茶。婆子笑道。不喫茶了。我還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

今遣婆子來者寶
欽因雨大不來矣
婆子們夜賭略從
黛玉口中一點以
見買府之規矩久
壞矣將來難保無
事鳳姐之過亦復
奚辭

開賭於此處濫觴
聚癩知其身亦寄
居蟲何須饒舌
防閑不密從此買
府中一切奸盜之
事紛紛日出矣
又將黛玉心事總
寫幾句章法一線
清寒透幕又進一
層寫雨景

道你們忙。如今天又涼。夜又長。越發該會個夜局。痛賭兩場了。婆子笑道。不瞞姑娘說。今年我大沾光兒了。橫豎每夜有幾個上夜的人。誤了更也不好。不如會個夜局。又坐了更。又解了悶。今兒又是我的頭家。如今園門關了。就該上場兒了。黛玉聽了。笑道。難爲你誤了你的發財。冒雨送來。命人給他幾百錢。打些酒喫。避避雨氣。那婆子笑道。又破費姑娘賞酒喫。說著。磕了一個頭。外面接了錢。打傘去了。紫鵲收起燕窩。然後移燈下簾。服侍黛玉睡下。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寶釵一時。又羨他有母有兄。一回又想寶玉素昔和陸終有嫌疑。又聽見窗外竹梢蕉葉之上。雨聲淅瀝。清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淚來。直到四更方漸漸的睡熟了。暫且無話。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畫圖需用物件。應接四十二回寫。因鳳姐生日鬧事。擱起多日。今借和事之後。夾帶敘入替平兒抱不平。等語。前後文氣。仍打成一片。無斷續痕迹。又帶說監社一層。作陪襯。更不單弱。

鳳姐口中帶出邢夫人來。叫引起下回賈赦要鴛鴦情事。

敘賴大得官請酒。不但引出薛蟠。被柳湘蓮痛打。及伏探春整頓大觀園。且見榮府聲勢。奴子俱爲正印。又反照後來賈政借銀之事。

借賴嬖嬖口中。訓說寶玉一番。暗補寧榮兩府。昔日家教之嚴。以形此時之放縱。

補寫周瑞之子於鳳姐生日酒醉無禮一層。爲是日鬧事餘波。且見鳳姐生辰內外上下俱不安靜。黛玉心事向寶釵實說。不但寫黛玉平日多心。且見寶釵賢德。并暗寫出衆人背後議論。

黛玉悶製風雨詞。已難爲情。又見寶玉冒雨探望。寶釵致送燕窩。更撩撥起無限感懷。宜乎直到四更方睡也。值宿人等開場聚賭。爲惹事根由。妙於無意中帶出。

大某山民評曰

從賴嫵嫵口中詳述賈府恩德。正爲後來政老借銀負恩一層反照。按黛玉以十七歲死在乙卯年。逆推是年壬子。則爲十四歲。原刻是年作十五歲。則與寶玉同庚矣。然寶玉生日在四月。黛玉生日在二月十二。何以寶呼黛爲妹。黛呼寶爲哥耶。可見十五二字。爲十四之誤無疑也。況寶長於黛。書有明文。今故更正。此回仍是壬子年九月間事。

潛逃心
蕪免
獲爭



增評補圖石頭記

卷四十六

一

鳩鵲
文塔
鴛鴦
鴛鴦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以上結寶黛談心
與兩夜淒感一段
文字
以下入教老欲娶
鴛鴦事

買教要討鴛鴦又
是一篇題目曲曲
折折極寫鴛鴦

真是意想不到之
事吾恐此事鳳姐
之計亦窮

鳳姐說來大意有
三層若鴛鴦誓絕
一層在鳳姐亦所
不料也

鳳姐對邢夫人之
言確有三層難處
使邢夫人能悟斯
言轉勸教老又何
至後來拋大釘子
也邢夫人真沒分
曉

話說林黛玉直到四更將闌。方漸漸的睡去。暫且無話。如今且說鳳姐兒。因見邢夫人叫他。從上回鳳姐對李執說那邊太太又打發人來叫一句。接下不知何事。忙另穿戴了一番。坐車過來。邢夫人將房內人遣出。何必如此機密。悄悄向鳳姐兒道。叫你來不為別的。有一件為難的事。老爺託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議。老爺因看上了老太太屋裏的鴛鴦。要他在房裏。叫我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倒是平常有的事。倒是一件奇事。就是怕老太太不給。只怕老太太猶可商。你可有法子辦這件事。鳳姐兒聽了。忙道。依我說。竟別碰這個釘子。去。鳳姐兒固早料定者。老太太離了鴛鴦飯也吃不下去的。那裏就捨得了。頭一層難處。況且平日說起閒話來。老太太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做什麼。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放在屋裏。耽誤了人家。放著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做。去成日和小老婆吃酒。太太聽聽很歡喜。嚼們老爺麼。二層難處。這會子迴避還恐迴避不及。反倒拿草根兒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了。太太別惱。一頓我是不敢去的。明放著不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進一層說。自是正論。老爺如今上了年紀。行事不免有點兒背晦。真背晦。太太勸勸纔是比不得年輕。做這些事。無礙如今兄弟姪兒。兒子孫子。一大羣。還這麼鬧起來。怎麼見人呢。第三層難處。卻

那夫人冷笑者大
有不滿於鳳姐之
言也
庸懦無能而又剛
懷自用那夫人是
也何不力如此
宜其討鳳姐之沒
臉耳

就那夫人之說觀
之卻原是一種道
理
承順賈赦則勝鳳
姐娶取財貨則鳳
姐之作用更工矣
讀此數行可常那
夫人一則小傳則
知夫人之為人可
既已正言不納即
爲一頂高帽子其
姐出靈機詭計有
神出鬼沒之妙
眼前說話卻引得
好說爲那夫人熱
血糊心

是第一要義。那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們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依，就是老太太心愛的丫頭，這麼鬍子蒼白了，又做了官的一個大兒子，要了做房裏人，也未必要好駁回的我，叫了你來，不過商議商議，你先派上了一篇不是，也有叫你去的理，自然是我說去，你倒說我不勸，你還是不知道那性子的勸不成，先和我惱了。鳳姐兒知道那夫人稟性愚弱，以下是一番議論：「只知承順賈赦，以自保，次則婪取財貨，爲自得名，須得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的。如今又聽那夫人如此的話，便知他又弄左性，勸了不中用，連忙陪笑說道：「太太這話說的極是。鳳姐兒機得疾，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麼輕重，隨口便轉，鳳姐之毒想來，父母跟前別說一個丫頭，就是那麼大的一個活寶貝，不給老爺給誰，背地裏的話，那裏信得，我竟是個馱子，拿著二爺說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爺太太恨得那樣，恨不得立刻拿來，一下子打死，及至見了面，也罷了，依舊拿著老爺太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爺自然也是那樣，了依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要討，今兒就討去，我先過去哄著老太太，等太太過去了，我搭趣著走，開把屋子裏的人，我也帶開太太好和老太太說，給了更好，不給也沒妨礙，衆人也不得知道，心毒而險，那夫人見他這般說，便又喜歡起來，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說不給，這事便死了，我心裏想著先悄悄的，和鴛鴦說，他雖害臊，我細細的告。」

鳳姐爲那夫人割
進言之策真是有
經有緯不同於孟
浪直前者但其却
去自己一層尤見
老奸本領

邢夫人之計亦未
嘗不是

又是一頂高帽子

偏要坐得著實使
文章不平敘下文
一翻愈覺峻增

再於那夫人口中
坐實

到底鳳姐有見識

鳳姐一生作事總
不肯於自己身上
擔一分是非此等
設想真是從閱歷
世故來者其於邢
夫人尙如此他可
知矣

步步留心

反反覆覆纔要卸
得自己身上乾淨
可謂奸險之極

訴了他。他自然不言語。就要了。那時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雖不依攔。不住他願意。常言
人去不中留。自然這就妥了。鳳姐兒笑道。到底是太太有智謀。這是千妥萬妥。別說是鴛
鴦。憑他是誰。那一個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放著半個主子不做。倒願意做丫頭。將
來配個小子。就完了呢。邢夫人笑道。正是這個話了。別說鴛鴦。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丫頭。
誰不願意這樣呢。你先過去。別露一點風聲。我吃了早飯。就過來。鳳姐兒暗想。鴛鴦素昔
是個極有心胸識見的。丫頭雖如此說。保不住他願意。轉計一想。亦在所必有。我先過
去了。太太後過去。若他依了。便沒得話說。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疑我走了。風
聲使他拿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拿我出起氣來。倒沒意思。
不如同著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機詐百出。想畢。因笑道。纔
我臨來。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鷓鴣。我分付他們炸了。原要趕太太早飯上送過來的。我
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擡車說。太太的車拔了。纔拿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子。坐了我的
車。一齊過去。倒好。邢夫人聽了。便命人來換衣服。鳳姐忙著服侍了一回。娘兒兩個坐車
過來。鳳姐兒又說道。太太過老太太那裏去。我若跟了去。老太太若問起我過來做什麼
的。倒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脫了衣裳。再來。無非機詐。邢夫人聽了有理。便自往賈母處來。
和賈母說了一回閒話。便出來假託往王夫人房裏去。從後房門出去。打鴛鴦的臥房門
前過。只見鴛鴦正坐在那裏做鍼線。見了邢夫人。站起來。邢夫人笑道。做什麼呢。我看看

那夫人在鳳姐籠罩中矣

發端語絕妙虧作者如何揣摩出來

從那夫人口中細細將鴛鴦鞋飾容貌一寫補前文所無

幾點雀癩益彰其媚安在有大醉者必無小疵

用陀異二字想鴛意亦是靈慧人非庸碌丫頭可比

是早已分付過光景看絨線時萬般變動如誰處拐騙動談供人嘆嘔

謂啣溜者違肯上當乎

可知教者左右侍妾其弄鬼掉猴的不少然則仰爾顧盼者已非一朝一夕矣

你做的花兒越發好了一面說一面便進來接他手內的鍼線看了一看只管讚好並無第二句說放下鍼線又渾身打量特來看親只見他穿著半新的藕色綾襖青段掐牙背心下面水綠裙子蜂膠削肩鵝蛋臉烏油頭髮高高的鼻子兩邊腮上微微的幾點雀癩鴛鴦見這般看他自已倒不好意思起來心裏便覺詫異因笑問道太太這會子不早不晚的過來做什麼此鴛鴦無言可發端故有此一問也那夫人使個眼色兒跟的人退出那夫人便坐下拉著鴛鴦的手笑道我特來給你道喜來的鴛鴦聽了心中已猜著三分尚未猜到教老一邊不覺紅了臉低了頭不發一言卻有此神情聽那夫人道你知道老爺跟前竟沒有個可靠的人將欲靠著鴛鴦也心裏再要買一個又怕那些牙子家出來的不乾不淨也不知道毛病兒買了來家三日兩日又弄鬼掉猴的因滿府裏要挑一個家生女兒又沒個好的不是模樣兒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這個好處沒了那個好處因此常冷眼選了半年這些女孩子裏頭就只你是個尖兒模樣兒行事做人溫柔可靠一概是齊全的不敢當意思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去收在屋裏你不比外頭新買新討的你這一進去了就開了臉就封你作姨娘又體面一層又尊貴一層你又是個要强的人三層俗語說的金子還是金子換誰知竟被老爺看中了你如今這一來可遂了素日心高志大的願了又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老太太去說著拉了他的手就要走鴛鴦紅了臉奪手不行那夫人知他害臊便又說道這有什麼臊處你又不需說話只跟著我就是了鴛鴦

邢夫人勸駕亦可謂善於說詞。卻原來做姨娘是封的。

說得天花亂墜。著實動聽。其如非所願何。

數語不能打動人。徒形其拙而已。

邢夫人之勸駕。反覆覆或抑或揚。

可謂無義不搜。又文三層詰問。

又說道而鴛鴦終不語此處。忽加一笑。字情景。迥真。

又想出一處詰問。話頭。誰知邢夫人也而反不如平兒乎。

看鳳姐各種調遣。真是利害人。

鴛鴦亦不是老實人。兩頭關樞緊捷。

之至定有一番好白話聽了。

簡省包括

只低頭不動身。邢夫人見他這般。便又說道。難道你還不願意不成。若果然不願意。可真是個傻丫頭了。放著主子奶奶不做。倒願意做丫頭。三年兩年。不過配上個小子。還是奴才。你跟我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老爺。待你們。又好過一年。半載。生個一男一女。你就和我並肩了。家裏的人。你要使喚誰。誰還不動現成。主子不去。做錯過了。機會。後悔就遲了。鴛鴦只管低頭。仍是不語。邢夫人又道。你這麼個爽快人。怎麼又這樣積黏起來。有什麼不稱心之處。只管說與我。我管保你遂心如意。就是了。鴛鴦仍不語。邢夫人又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說話。怕臊你等他們問你呢。這也是理。讓我問他們去。叫他們來問你。有話只管告訴他們。說畢。便往鳳姐兒房中來。鳳姐兒早換了衣服。因房裏無人。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平兒也搖頭笑道。據我看來。未必妥當。平常我們背著人說起話來。聽他那主意。未必是肯的。也只說著看罷了。鳳姐兒道。太太必來。這屋裏商議。依了還可。若是不依。白討個沒趣兒。當著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給他們炸些鷄鶉。再有什麼配幾樣。預備吃飯。你且別處逛逛去。估量著走了。你再來。平兒聽說。照樣傳與婆子們。便逍遙自在的園子裏來。放官假。這裏鴛鴦見邢夫人去了。必到鳳姐房裏商議去了。必定有人來問我的。不如躲了這裏。因找了琥珀道。老太太要問我。只說我病了。沒吃早飯。往園子裏逛逛。就來。琥珀答應了。鴛鴦也往園子裏來。各處遊玩。不想正遇見平兒。平兒見無人。便笑道。新姨。娘來了。發端得妙。鴛鴦聽了。便紅了臉。說

可人不知是怎樣死的又不知是那房的丫頭

湖從小一般十二人度其名皆在幻境所藏册內緣寶玉先看册又副册故先為點出又因所見不全故點亦不全若必一一清晰反屬笨伯

回絕得決烈之至

來得神鬼不測是何人歟

平頭整臉的還猶可何況出色人乎

謂讀得有趣此之謂輕薄

是生氣語不是著急語

可謂樂犬吠堯各為其主者矣

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來算計我等著我和主子開去就是了。颺開一筆平兒見鴛鴦滿臉惱意自悔失言便拉到楓樹底下坐在一塊石上好情景越發把方纔鳳姐過去回來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告訴於他鴛鴦紅了臉向平兒冷笑道只是嚼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紫鵲彩霞玉釧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了的茜雪連上你我這十來個人總束從小兒什麼話兒不說什麼事兒不做這如今都大了各自幹各自的去了然我心裏仍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先放在你心裏且別和二奶奶說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這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平兒方欲說話只聽山石背後哈哈的笑道好個沒臉的丫頭虧你不怕牙疼突然二人聽了不覺吃了一驚忙起身向山後找尋不是別個卻是襲人笑著走了出來問什麼事情告訴我說著三人坐在石上平兒又把方纔的話說與襲人襲人聽了說道這話論理不該我們說這個大老爺真真好色了略平頭整臉的他就不能放手了平兒道你既不願意我教你個法兒好軍師鴛鴦道什麼法兒平兒笑道你只和老太太說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就不好要了鴛鴦啐道什麼東西你還說呢前兒你主子不是這麼混說誰知應到今兒了襲人笑道他兩個都不願意依我說就和老太太說叫老太太說把已經許了寶二爺了大老爺也就死了心了鴛鴦又是氣又是臊又是急罵道兩個壞蹄子再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為難的事拿著你

此時鴛鴦真是又氣又燥又急其罵之宜也

此等言語真是骨來又氣又燥又急出來

言之無心然已注射到末卷

一格翻騰至此纔入正意

便說得千言萬語少不得只不去三字

平兒此論深謀遠慮而鴛鴦他日之死已自此決矣

鴛鴦此言已得解脫證無上果

說得到做得到

無端拍合省卻多少煩文

們當做正經人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饒不管你們倒替換著取笑兒你們自以為都有了結果了將來都是作姨娘的據我看來天底下的事未必都那麼遂心如意的你們且收著些兒罷別忒樂過了頭兒二人見他急了忙陪笑道好姐姐別多心嗜們從小兒都是親姊妹一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你的主意告訴我們知道也好放心鴛鴦道什麼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斬釘截鐵平兒搖頭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你是老太太房裏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麼樣難道你跟老太太一輩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時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鴛鴦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離這裏若是老太太歸西去了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沒有娘纔死了他先弄小老婆的等過了三年知道又是怎麼個光景兒呢那時再說總到了至急為難我剪了頭髮做姑子去不然還有一死一輩子不嫁男人又怎麼樣樂得乾淨呢平兒襲人笑道真個這蹄子沒了臉越發信口兒都說出來了鴛鴦道事到如今臊一回子怎麼樣你們不信慢慢的看著就是了太太纔說了找我老子女去我看他南京找去平兒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沒上來終久也尋的著現在還有你哥哥嫂子在這裏可惜你是這裏的家生女兒不如我們兩個只單在這裏鴛鴦道家生女兒怎麼樣牛不吃水強按頭我不願意難道殺我的老子女不成正說著只見他嫂子從那裏走來襲人道他們當時找不著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著鴛鴦道這個倡婦專管是個六國駝駱駝的聽了這話

見面即笑便是不懷好意

不用說了我早已知道了

此等飾詞與寶釵在滴翠亭說找篇玉同一機警脫卸之法

一味笑說真不知小姑子心意者

總是滿心滿意話頭雲變色

其利如鋒風快雪亮兼而有之

你封了姨姪他自然要封舅爺

爽快人自有爽快語

想姨子為此等言者意欲激二人以助己也

大礙向裏打點著字刺姨子之心

所謂以子之盾也

他。那。肯。不。奉。承。去。的。著。說。話。之。間。已。來。到。跟。前。他。嫂。子。笑。道。那。裏。沒。有。找。到。姑。娘。跑。到。這。裏。來。你。跟。了。我。來。我。和。你。說。話。平。兒。襲。人。都。忙。讓。坐。他。嫂。子。只。說。姑。娘。們。請。坐。找。我。們。姑。娘。說。句。話。襲。人。平。兒。都。粧。不。知。道。早。已。知。道。了。笑。說。因。甚。這。麼。忙。我。們。這。裏。猜。迷。兒。呢。等。猜。了。這。個。再。去。鴛。鴦。道。什。麼。話。你。說。罷。他。嫂。子。笑。道。你。跟。我。來。到。那。邊。告。訴。你。橫。豎。有。好。話。兒。滿。心。滿。意。鴛。鴦。道。可。是。太。太。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快。來。我。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鴛。鴦。聽。說。立。起。身。來。疾。照。他。嫂。子。臉。上。下。死。勁。啐。了。一。口。疾。指。著。罵。道。你。快。夾。著。你。那。屎。嘴。離。了。這。裏。好。多。著。呢。什。麼。好。話。又。是。什。麼。喜。事。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的。女。兒。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著。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炕。裏。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就。封。了。自。己。是。舅。舅。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一。面。罵。一。面。哭。平。兒。襲。人。攔。著。勸。他。他。嫂。子。臉。上。下。不。來。自。討。此。辱。因。說。道。願。意。不。願。意。你。也。好。說。不。犯。著。拉。三。扯。四。的。俗。語。說。的。好。當。著。矮。人。別。說。矮。話。姑。娘。罵。我。我。不。敢。還。言。這。二。位。姑。娘。並。沒。惹。著。你。小。老。婆。長。小。老。婆。短。人。家。臉。上。怎。麼。過。的。去。襲。人。平。兒。忙。道。你。倒。別。說。這。話。他。也。並。不。是。說。我。們。你。倒。別。拉。三。扯。四。的。你。聽。見。那。位。太。太。爺。們。封。了。我。們。做。小。老。婆。況。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娘。哥。哥。兄。弟。在。這。門。子。裏。仗。著。我。們。橫。行。霸。道。的。他。罵。的。人。自。由。他。罵。去。我。們。犯。不。著。多。心。鴛。鴦。道。他。見。我。罵。了。他。他。臊。了。沒。的。蓋。臉。又。拿。話。調。唆。你。們。兩。個。

果然點着大蠟往裏打也

又起一峯
寶玉可謂從天而下

然則以上云云皆在寶玉耳中矣

是一幅美人圖

寶玉拉之而鴛鴦竟聽其拉者何也
千卿甚事

幸虧你們兩個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沒分別出來。他就挑出這個空兒來。他嫂子自覺沒趣。賭氣去了。鴛鴦氣的還罵平兒。襲人勸他一回方罷了。平兒因問襲人道：「你在那裏藏著做什麼？」我們竟沒有看見你。襲人道：「我因為往四姑娘房裏看我們寶二爺去的。誰知遲了一步。說是家去了。我疑惑怎麼沒遇見呢？想要往林姑娘家找去。及遇見他的人說也沒去。我這裏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你從那裏來了。我一閃你也沒看見。後來他又來了。我從這樹後頭走到山子石後。我卻見你兩個說話來了。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沒見我一語未了。又聽身後笑道：「四個眼睛沒見你。你們六個眼睛還沒見我呢？」三人嚇了一跳。回身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寶玉。襲人先笑道：「叫我好找。你在那裏來的？」寶玉笑道：「我從四妹妹那裏出來。迎頭看見你走來了。我就知道是找我去的。我就藏了起來。哄你看你揚著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又出來了。逢人就問我在那裏好笑。只等你到我跟前。嚇你一跳的。後來見你也藏藏躲躲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探頭往前看了一看。卻是他兩個。所以我就遠到你身後。你出去我就躲在你躲的那裏了。平兒笑道：「咱們再往後找找去罷。只怕還找出兩個人來。也未可知。」寶玉笑道：「這可再沒有了。」鴛鴦已知這話俱被寶玉聽了。只伏在石頭上繃睡。真真是難為情殺。寶玉推他笑道：「這石頭上冷。咱們回房裏去睡。豈不好？」說著拉起鴛鴦來。又忙讓平兒來家吃茶。和襲人都勸鴛鴦走。鴛鴦方立起身來。四人竟往怡紅院來。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心中著實替鴛鴦不快。只默默

補敘上文金文翔
鴛鴦找尋鴛鴦原
由

平兒之姪園子鳳
姐遺之也今向金
媳婦作此言真狡
口人

金家的也能相風
使舵者

豐兒之言語機警
真不下於主人

鳳姐兒巧於掩飾

隨落遺掃帚盡多
少周折

的歪在牀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那邊邢夫人因問鳳姐兒。鴛鴦的父親鳳姐因說他爹的名字叫金彩。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不大上來。他哥哥文翔。現在是老太太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邊漿洗上的頭兒。邢夫人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媳婦來。細細說與他。金家媳婦自是喜歡。興興頭頭去。找鴛鴦指望一說必妥。不想被鴛鴦搶白了一頓。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幾句羞惱回來。便對邢夫人說不中用。他罵了我一場。因鳳姐兒在旁不敢提平兒。說襲人也幫著搶白我。說了我許多不知好歹的話。回不得主子的。太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罷。諒那小蹄子也沒有這麼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麼大造化。邢夫人聽了說道。又與襲人什麼相干。他們如何知道的。又問還有誰在跟前。金家的道。還有平姑娘。鳳姐兒忙道。你應該拿嘴巴子打他回來。我一出了門兒他就逛去了。回家來連一個影兒也摸不著他。他必定也幫說什麼來。著金家的道。平姑娘沒在跟前。遠遠的看著倒像他。可也不真切。不過是我自忖度。鳳姐便命人去快找了他來。告訴我回來。了太太也在這裏。叫他來幫個忙兒。豐兒忙上來。回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兒。請了三四次。他纔去了。奶奶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奶奶。我煩他有事呢。鳳姐兒聽了。方罷。故意的還說。天天煩他。有什麼事情。邢夫人無計。吃了飯回家。晚間告訴了賈赦。賈赦想了一想。即刻叫賈璉來說。南京的房子。還有人看著。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來。賈璉回道。上次南京信來。金彩已經得了痰迷心竅。那邊連棺材銀子都賞了。不知

教老脾氣又與政
老不同○無端一
罵即從下文只怕
也有連兒一句感
觸著發出來的

自然睡不著

想四五頓飯的工
夫之時已安排計
策矣

只咬定牙不願意
簡簡七個字已足

教老作此等語無
倫無理其爲人也
可知矣

脅之誘之驚驚不
能不死矣

純以威脅真不知
自諒之言

如今是死是活。即便活著。人事不知。叫來無用。他老婆子又是個聾子。賈赦聽了。喝了一聲。又罵混帳。沒天理的囚囊的。偏你這麼知道。還不離了我這裏。嚇的賈璉退出一時。又叫傳金文翔。賈璉在外書房伺候著。又不敢家去。又不敢見他父親。只得聽著一時。金文翔來了。小兒們直帶入二門裏去。隔了四五頓飯的工夫。纔出來去了。寫得來鬼鬼祟祟。賈璉暫且不敢打聽。隔了一會。又打聽賈赦睡了。方纔過來。至晚間鳳姐兒告訴他。方纔明白。且說鴛鴦一夜沒睡。至次日他哥哥回。賈母接他家去逛逛。賈母允了。叫他家去。鴛鴦意欲不去。只怕賈母疑心。只得勉強出來。他哥哥只得將賈赦的話說與他。又許他怎麼體面。又怎麼當家做姨娘。簡簡數語已足。鴛鴦只咬定牙不願意。他哥哥無法。少不得回去。回覆了賈赦。賈赦怒起來。安得而不怒。因說道。我說與你。叫你女人向他說去。就說我的話。好體面。自古嫦娥愛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醜大約他戀著少爺們。醜語可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何以知之。只怕也有璉兒上文之罵。所由來也。若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他不來。以後誰敢收他。這是一件。第二件。想著老太太疼他。將來外邊聘個正頭夫妻去。叫他細想。憑他嫁到了誰家。也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竟成讖語。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服了他。若不。然時叫他趁早回心轉意。有多少好處。賈赦說一句。金文翔應一聲。是賈赦道。你別哄我。明兒我還打發你太太過去問鴛鴦。你們說了他不依。便沒你們的不是。若問他。他再依了。子細你們的腦袋。金文翔忙應了。又應是了。又是退出回家也。等不得告訴他。

昨日金媳婦去說
喜之也今日金文
一說話當分別觀

想了一想四字中
有無限周折

可巧至湊趣兒呢
共四十二字應作
一句讀

看他用筆迅疾如
風雨驟至颯颯有
聲敘事之妙一至
於此

一篇號神泣鬼驚
天動地之文

想此時一房之人
皆側耳注目各各
駭然

獨抽寶玉言者衆
人之所疑在此

楓樹底下一罵詞
壯風雲氣冲牛斗

不嫁接連說四個
寶字憤極恨極語
無倫次

女人轉說。竟自己對面說了。這話把個鴛鴦氣的無話可回。想了一想。果看上寶玉否。讀者試思之。便說道。我便願意去也。須得你們帶了我回聲。老太太去。出脫得好。有主意。他哥嫂只當回想過來。都喜之不盡。且慢他嫂子即刻帶了他上來。見賈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媽李紈鳳姐兒寶釵等姊妹。並外頭的幾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都在賈母跟前湊趣兒呢。鴛鴦看見忙拉了他嫂子到賈母跟前跪下一面哭一面說。絕妙一齣戲文。把邢夫人怎麼來說園子裏。嫂子又如何說。今兒他哥哥又如何說。因為不依一頓方纔大老爺越發說我戀著寶玉。不然要等著往外聘。憑我到天上這一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終久要報仇。我是橫了心的。當著衆人在這裏。衆人聽者我這一輩子別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字字斬釘截鐵。就是老太太逼著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服侍老太太歸了西。我也不跟著我老子娘哥哥去。或是尋死。或是剪了頭髮。當姑子去。若說我不是真心。暫且拿話支吾。這不是天地鬼神日頭月亮。照著嗓子裏頭長疔。原來這鴛鴦一進來時。便袖內帶了一把剪子。一面說著。一面回手打開頭髮。就剪衆婆子丫鬟看見忙來拉住。已翦下半緒來了。衆人看時。幸而他的頭髮極多。翦的不透。連忙替他挽上。賈母聽了氣的渾身打戰。口內只說我通共剩了這麼一個可靠的人。他們還要來算計。因見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們原來都是哄我的。外頭孝順。暗地裏盤算。我有好東西也來要。有好人也來要。剩了這個毛丫頭。見我待他好了。你們自然氣。

補敘未進來時之意見
 偏偏那夫人運氣
 好此時卻不在眼
 前只得把王夫人
 頂缸子
 到此地步卻有此
 等話頭
 面面設想到逼出
 一個探姑娘來
 只此一事便知探
 姑娘能擔斤兩者
 一語解紛魯仲連
 不能及也
 賈母亦轉關得疾
 寶玉與探春各自
 得體
 說得八面玲瓏
 驚雷之後略展開
 雲
 鳳姐兒口氣每每
 另是一樣
 我也要聽聽這不
 是到底鳳姐兒口
 齒便利真真恨殺
 人又真真愛殺人

不過弄開了他好擺弄我王夫人忙站起來不敢還一言薛姨媽見連王夫人怪上反不
 好勸的了李紈一聽見鴛鴦這話早帶了姊妹們出去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雖有委
 屈如何敢辯薛姨媽現是親姊妹自然也不好辯寶釵也不便為姨母辯李紈鳳姐寶玉
 一發不敢辯這正用著女孩兒之時迎春老實惜春小因此窗外聽了一聽便走進來陪
 笑向賈母道這事與太太什麼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娘子如何知道
 一解了然探春可愛話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塗了姨太太別笑話我你這個姐姐他
 極孝順我不像我那太太一味怕老爺婆婆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我委屈了他薛姨
 媽只答應是又說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兒子媳婦也是有的賈母道不偏心因又說寶玉
 我錯怪了你娘你怎麼也不提我看著你娘受委屈寶玉笑道我偏著母親說大爺大娘
 不成通共一個不是我母親要不認卻推誰去我倒要認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賈
 母笑道這也有理你快給你娘跪下你說太太別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紀了看著寶玉罷
 寶玉聽了忙走過來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著拉他起來說快起來斷乎使不得難道
 替老太太給我陪不成寶玉聽說忙站起來賈母又笑道鳳姐兒也不提我鳳姐笑
 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尋上我了賈母聽了與眾人都笑道這可奇了倒
 要聽聽這不是鳳姐兒道誰叫老太太會調理人調理得水葱兒似的怎麼怨人不要我
 幸虧是孫子媳婦舌有蓮花我若是孫子我早要了還等到這會子呢玲瓏剔透賈母笑道這

已經救老疑到睡
兒身上老太太選
要提著一笑
以鳳姐一瞞收作
餘波
真好利口

倒。是。我。的。不。是。了。鳳。姐。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賈。母。笑。道。這。樣。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罷。鳳。姐。兒。道。等。著。修。了。這。輩。子。來。生。託。生。男。人。我。再。要。罷。賈。母。笑。道。你。帶。了。去。給。璉。兒。放。在。屋。裏。看。你。那。沒。臉。的。公。公。還。要。不。要。了。與。襲。人。調。笑。同。鳳。姐。兒。道。璉。兒。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兒。這。一。對。燒。糊。了。的。饅。子。和。他。混。罷。只。怕。鴛。鴦。姑。娘。是。燒。不。糊。的。饅。子。說。的。衆。人。都。笑。起。來。了。丫。頭。回。說。大。太。太。來。了。王。夫。人。忙。迎。了。出。去。要。知。端。的。再。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此回賈赦要鴛鴦爲一百十一回鴛鴦自縊之根由。雖是單寫一件事。又夾寫邢夫人愚懦。王鳳姐使乖。

鴛鴦向平兒襲人說做姑子。還有一死的話。姑子是賓。一死是主。伏後來殉主情事。鴛鴦正生氣時。又閒敘平兒襲人互相取笑。不但文有生趣。且見鴛鴦胸中已早認定一死字。

賈赦向金文翔一番說話。全是倚勢霸道。俱在鴛鴦逆料之中。此賈母一故。鴛鴦所以必死也。

探春勸賈母開脫王夫人。鳳姐派賈母不是一個勸得有理。一個派得有趣。真是善於勸解者。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壬子年九月間事。

數霜
王調
情遭
苦打



冷郎君
懼禍
走鄉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七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默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只此一句當又有一齣好戲文

來得去不得了

我方想賈母一邊如何落筆不關作者竟有如此妙心

當著太太太看老為太惡眉眼何以而鳳姐狡矣

所謂激烈之言出之以婉順

那夫人還來打聽真是冒失鬼婆婆之言恐禁不起

實情如此非賈母之偏護鴛鴦也

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來了。來討意慢了連忙迎了出去。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正還欲來打聽信息。進了院門。早有幾個婆子悄悄的回了他。他纔知道待要回去裏面已知。又見王夫人接了出來。少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聲兒不言語。自己也覺得愧悔。鳳姐兒早指一事迴避了。鴛鴦也自回房去。生氣安頓得妙。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礙著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漸退了。安頓得好。邢夫人且不敢出去。賈母見無人方說道。留他臉面我聽見你替你老爺說媒來了。發端得妙。你倒也三從四德的。惡只是這賢惠也太過了。聞者難受。你們如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他使性子。快出心肝。我聞得你還由著你老爺的那性兒。鬧那夫人滿面通紅。回道我勸過幾次不依。老太太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爾一派遊辭。賈母道他逼著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婦人。也本來老實。又生的多病多痰。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個媳婦。鳳姐也雖然幫著。也是天天丟下爬兒弄掃帚。凡百事。我如今自己減了。他們兩個就有些不到的去處。有鴛鴦那孩子。還心細些。我的事情。他還想著一點子。該要的他就要了。來該添什麼。他就趁空兒告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這樣。反筆一折。他娘兒兩個裏頭外頭大的。

並不是老太太極力讚一個丫頭然情勢卻實實如此者

老太太不以法語之言而以巽與之言可知親之於子總有一番不可說之心也

此丫頭不知何名惜乎不傳矣聽他言語亦是一個好腳色

軟言語到底纏不過只得過這邊來

賈母之要驚看牌者特寵之以釋

小的那裏有忽略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這是天天盤算和他們要東西去我這屋裏有的沒有的剩了他一個年紀也大些我凡做事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他二則也還投主子的緣法他也並不指著我和那位太太要衣裳去又和那位太太要銀子去所以這幾年一應事情他說什麼從你小嬪和你媳婦起至家下大大小小沒有不信的所以不單我得靠連你小嬪媳婦也都省心我有了這麼個人便是媳婦孫子媳婦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氣可生了這會子他去了你們又弄了什麼人來我使即使就弄他那麼一個真珠的人來不會說話也無用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他要什麼人我這裏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就是要這個丫頭不能留下他服侍我幾年就比他日夜服侍我盡了孝的一般你來的也巧就去說更妥當了說畢命人來請了姨太太及姑娘們來纔高興說著話兒怎麼又都散了丫頭忙答應找去了衆人趕忙的又來只有薛姨媽向那丫鬢道我纔來了又做什麼去你就說我睡了那丫頭道好親親的姨太太姨祖宗好奇文我們老太太生氣呢你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了只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家怕走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笑道小鬼頭兒你怕些什麼不過罵幾句就完了說著只得和這小丫頭子走來賈母忙讓坐又笑道咱們鬪牌罷姨太太的牌也生嗜們一處坐著別叫鳳姐兒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正是呢老太太替我看著些兒就是嗜們娘兒四個鬪呢還是添一兩個人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個人

其悶也可以知平
日待鴛鴦之心
機趣橫生
鳳姐真善於承歡
一生行實只此節
可取

是揚州馬甲牌故
有二餅之名

被人播弄而意氣
洋洋謂得彩頭者
多矣

矧彼老邁
姨媽本是狡猾人
於此等酬對可見
寫得鳳姐活潑潑
地

鳳姐兒道。再添一個人熱鬧些。賈母道。叫鴛鴦來。叫他在這下手裏坐著。姨太太的眼。了。嗒們兩個的牌。都叫他看著些兒。鳳姐笑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倒不學。算命。奇論。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不打點精神。贏老太太幾個錢。又想算命。鳳姐兒道。我正要算算今兒該輸多少。我還想贏呢。你瞧瞧。場兒沒上左右。都埋伏下了。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一時鴛鴦來了。便坐在賈母下手。鴛鴦之下。便是鳳姐兒。鋪下紅氈。洗牌告么。五人起牌。鬪了一回。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暗號兒。與鳳姐兒。鳳姐兒正該發牌。便故意躊躇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裏扣著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牌。再頂不下來的。薛姨媽道。我手裏並沒有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回來是要查的。薛姨媽道。你只管查。你且發下來。我瞧瞧。是張什麼。鳳姐兒便送在薛姨媽跟前。薛姨媽一看。是個二餅。便笑道。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滿了。鳳姐聽了。忙笑道。我發錯了。賈母笑的已擲下牌來。說你敢拿回去。誰叫你錯的。不成。鳳姐兒道。可是我要算一算命呢。這是自己發的。也怨不得人了。賈母笑道。可是你自己打著你那嘴。問著你自己。纔是。又向薛姨媽笑道。我不是小氣。愛贏錢。原是個彩頭兒。老人家也會假撇清話。薛姨媽笑道。我們可不是這樣想。那裏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太愛錢呢。鳳姐兒正數著錢。聽了這話。忙又把錢穿上了。向眾人笑道。殼了我的。竟不為贏錢。單為贏彩頭兒。我倒底小氣。輸了。就數錢快收起來。罷。賈母是規矩。鴛鴦代洗牌的。因和薛姨媽說笑。不見鴛鴦。

此果然二字只作
難道二字解細領
語氣自知

鳳姐一開口真真
要恨殺人亦真真
要愛殺人

言之者舌底有神
作書者筆端有鬼
真真令人愛殺

然則此事決撒矣

此層也要防著

動手賈母道你怎麼惱了連牌也不替人洗鴛鴦拿起牌來笑道奶奶不給錢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他交運了便命小丫頭子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來小丫頭子真就拿了擱在賈母旁邊鳳姐兒忙笑道賞我罷照數兒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鳳姐兒小氣不過頑兒罷了鳳姐兒聽說便站起來拉住薛姨媽回頭指著賈母素日放錢的一個木箱子笑道姨媽瞧瞧那個裏頭不知頑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個時辰那裏頭的錢就招手兒叫他了只等把這一吊也叫進去了牌也不用鬪了老祖宗氣也平了又有正經事差我辦去了話未說完引的賈母衆人笑個不止正說著偏平兒怕錢不殼又送了一吊來湊巧送來鳳姐兒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叫進去倒省事不用做兩次叫箱子裏的錢費事趣極賈母笑的手裏的牌撒了一桌子推著鴛鴦叫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錢也笑了一回方回來至院門前遇見賈璉問道太太在那裏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平兒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站了這半日還沒動呢趁早兒丟開手罷老太太生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奶奶湊了半日的趣兒纔略好了些賈璉道我過去只說討老太太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去不去照應前文好預備轎子的又請了太太又湊了趣兒豈不好平兒笑道依我說你竟別過去罷合家子連太太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子你又填眼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況且與我又無干二則老爺親自分付我請太太的這會子我打發了人去倘或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著這個

筆筆靈動之至

賈母到底是歷練人能料得人來意

回映前文涉筆成趣

鮑與趙以音成錯醜名兒竟有李代桃僵

賈母真說得嘴響時年七十八歲矣若照五十四年之說此賈母於二十歲嫁到賈府矣于時未免太遲此等處殊欠斟酌
隨手收拾邢夫人便捷

拿我出氣罷說著就走平兒見他說的有理也便跟了過去賈璉到了堂屋裏便把腳步放輕了往裏間探頭只見邢夫人站在那裏鳳姐兒眼尖先瞧見了便使眼色兒不命他進來又使眼色與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來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翻身賈璉不防便沒躲過賈母便問外頭是誰倒像個小子一伸頭的是的鳳姐兒忙起身說我也恍惚看見有一個人影兒妙極一面說一面起身出來賈璉忙進去陪笑道太太十四可出門好預備轎子賈母道既這樣怎麼不進來又做鬼做神的賈璉陪笑道見老太太頑牌不敢驚動不過叫媳婦出來問問賈母道就忙到這一時等他家去你問他多少問不得那一遭兒你這麼小心來著又不知是來做耳報神的也不知是來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倒嚇我一跳什麼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牌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去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俟你媳婦去罷說著眾人都笑了鴛鴦笑道鮑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的去賈母也笑道可是我那裏記得什麼抱著背著呢提起這些事來不由我不生氣我進了這門子做重孫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個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著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也經了些從沒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裏呢賈璉一聲兒不敢說忙退了出來平兒在窗外站著悄悄笑道我說你不聽到底碰在網裏了正說著只見邢夫人也出來賈璉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都攔在我和太太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這沒孝心的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了幾句你就抱

鍾哥兒今日運氣
真不好

媽紅十七歲乃賈
赦之妾也

以上寫賈赦恩詩
鴛鴦事而以鬪牌
作餘波爲一大段
此壬子年九月十
四也讀者記清

以下從四十五回
賴嫵請酒一節
入敘薛蟠柳湘蓮
事

湘蓮於此回出相
知薛大哥之垂涎
已非一日矣

點明湘蓮出身

大哥之吃虧者以
湘蓮之酷好耍鎗
舞劍耳

怨天抱怨地了。你還不好好的呢。這幾日生氣子細他。鵝你賈璉道。太太快過去罷。叫我來請了好半日了。說著同他母親出來。過那邊去。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略說了幾句。賈赦無法。又且含愧。自此便告了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購求尋覓。終久費了八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女孩子。來名喚媽紅。收在屋裏。不在話下。這裏鬪了半日牌。吃晚飯纔罷。此一二日間。無話轉眼到了十四。黑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賴大家飲酒。是一篇題目。賈母高興。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姊妹等。至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卻也十分齊整。寬闊。泉石樹木樓臺亭軒。也有好幾處動人的。外面大廳上。薛蟠賈珍賈璉賈蓉。並幾個近族的都來了。那賴大家的也請了幾個現任的長官。並幾個大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個柳湘蓮。薛蟠自上次會過了一次。已念念不忘。又起一波瀾。又打聽他最喜串戲。且都串的是生旦風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誤認他做了風月子弟。正要與他相交。恨沒有個引進。這日可巧遇見樂得無可不可。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酒蓋住了臉。五字妙文。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移席和他一處坐著。意欲何爲。問長問短。說東說西。那柳湘蓮原係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八字定評。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以及眠花臥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爲。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都誤認作優伶一類。薛大哥之誤在此。數句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昔交好。故今日請來作陪。不想酒後別人猶可。獨薛

此數行爲柳哥敘來歷直寫出一個風流浪子身分人部疑柳二郎爲優伶凡稚齒韶秀者宜小心防著薛大哥聞之定添一肚子酸氣急於一見故如此之速耳
卸去賴尙榮以便買柳談心地步願上秦鍾可知同氣相投
小柳兒修鍊癩之墳殺是多情
觀就便弄了幾個錢一句則湘蓮景況之響可知觀下文一贊如洗一句益可借其景況之譬矣
湘寶二人不能忘情於故交是同心也

蟠又犯了舊病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完事欲完何事耶史筆無奈賴尙榮又說方纔寶二爺又囑付我纔一進門雖見了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付你散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你既一定要走等我叫出他來你兩個見了再走與我無干說著便命小廝們到裏頭找一個老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寶二爺來那小廝去了沒一杯茶時果見寶玉出來了賴尙榮向寶玉笑道好叔叔稱呼奇把他交給我張羅人去了說著已經去了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書房中坐下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鍾的墳上去麼忽又提起他湘蓮道怎麼不去前日我們幾個放鷹去離他墳上還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恐怕他的墳站不住我背著衆人走到那裏去瞧了一瞧略又動了一點子回家來就便弄了幾百錢並非有錢可知第三日一早出去雇了兩個人收拾好了寶玉說怪道呢上月我們大觀園的池子裏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個叫焙茗出去到墳上供他去回來我也問他可被雨沖壞了沒有他說不但沒沖更比上回新了些我想著必是這幾個朋友新收拾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裏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柳湘蓮道這個事也用不著你操心外頭有我你心裏只有了就是了義俠人語眼前十月初一日我已經打點下上墳的化消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裏是沒有積聚的縱有幾個錢來隨手就光的索性爽俠之故也不如趁空兒留下這一分省的到了跟前拮据了寶玉道我也正爲這個要打發焙茗找你你又

十六回之事至此
一照使文章有掉
尾見首之妙
今之談事者往往
以此爲藉口

果然湘蓮不是有
錢者

此亦湘蓮之實言
朋友裏情死生不
易惟玉與蓮猶有
張范遺風乎

直仗到後面尤三
姐公案

非畏之也防多事
也湘蓮可愛

寶哥殺是多情與
薛大哥心想不同
九字無限深情

不要叫了苦期近
矣

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

使有如平兒知賈
瑞之事者必曰癩
蝦蟆想吃天鵝肉
矣

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蹤狼跡沒個一定的去處。應上賭博吃酒臥柳等句。柳湘蓮道。你也不用找我。這個事也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走。外頭逛逛。三年五載再回來。寶玉聽了。忙問這是爲何。柳湘蓮冷笑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別過了。寶玉道。好容易會著。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再坐著。未免有事。不如我迴避了。倒好。寶玉想一想。說道。既是這樣。倒是迴避了。爲是。只是你要果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千萬別悄悄的去了。反射下文。說著。便滴下淚來。柳湘蓮說道。自然要辭你去。你只休和別人說。就是了。何親呢。乃爾說著。就站起來。要走。又道。你就進去罷。不必送我。我一面說。一面出了書房。剛至大門前。早遇見薛蟠在那裏亂叫。誰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聽了。火星亂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礙著賴尚榮的臉面。只得忍了一忍。薛蟠忽見他走出來。如得了珍寶。忙跟踉蹌蹌。走上去。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叫得親切。你往那裏去了。湘蓮道。走走就來。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沒了。興頭了。好歹坐一坐。就算疼我了。憑你什麼要緊的事。交給哥哥。只別忙。你有這個哥哥。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誰希罕你。湘蓮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愧。早生一計。拉他到僻淨處。笑道。你真心和我好。還是假心和我好。呢。薛蟠聽見這話。喜得心癢難搔。乜斜著眼。笑道。好兄弟。你怎麼問起我。這樣話來。與賈瑞餞了。眼可作對。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與賈瑞死了。也情願作對。湘蓮道。既如此。這裏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到我下處。咱們索性

有了哥哥發財做
 官多易所以嬰童
 崽子軒赫易常
 鳳姐對賈瑞云你
 哄我呢你那裏肯
 往我這裏來湘蓮
 此問同一機變
 此兩個好孩子想
 與調弄賈瑞之蓉
 蓄二人有異曰你
 使在鳳姐必曰你
 不信就別來
 故只深情誘之
 此段文字卻與鳳
 姐賈瑞一段遙
 遙相對同一機心
 同辣手
 是字作一句讀
 勸你多吃些可以
 預備著一吐
 杏奴乃湘蓮小廝
 如小柳者可謂守
 尾生之信者矣
 性急人往往有此
 光景不知作者如
 何想出來
 對此好地方正可
 幹事矣

吃一夜酒。我那裏還有兩個絕好的孩子。從沒出門的。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到
 了那裏。服侍人都是現成的。薛蟠聽如此說。喜的酒醒了一半。酒醒了。可以吃泥水。說果然如
 此。湘蓮笑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你倒不信了。反揆得妙。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獸子。怎麼
 有個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裏。找了湘蓮道。我這下處。在此門
 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蟠道。有了你。我還要家做什麼。湘蓮道。既如此。在我
 北門外頭橋上等。你嚼們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神了。薛
 蟠聽了。連忙答應道。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一發難熬。只拿眼看湘蓮。心內
 越。想。越。樂。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己便吃了。又吃不覺的。有八九分了。湘蓮便起
 身出來。覷人不防。出至門外。命小廝杏奴先去。我到城外。說竟已跨馬直出北
 門橋上。等候薛蟠一頓飯的工夫。只見薛蟠騎著一匹大馬。遠遠的趕了來。張著嘴。瞪著
 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亂瞧。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往遠處瞧。不曾留心。近
 處。畫得惡哥活跳。湘蓮又笑。又恨。他便也撒馬。隨後跟來。薛蟠往前看時。漸漸人煙稀少。好
 地方。便又圈馬。回來。再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獲奇珍。忙笑道。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
 的。湘蓮笑道。快往前走。子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好了。說著。先就撒馬。前去薛蟠。也就緊
 緊。跟來。湘蓮見前面人煙已稀。且有一帶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細向薛蟠笑道。你
 下來。嚼們先設個誓。日後要變了心。告訴人去的。便應誓。薛蟠笑道。這話有理。連忙下了

大。哥。自。出。胎。以。來。從。未。食。此。筒。味。較。之。前。請。寶。玉。所。吃。之。魚。瓜。等。件。何。如。曰。拍。了。幾。下。曰。點。了。一。點。小。柳。只。用。得。三。分。力。耳。而。大。哥。已。受。不。住。矣。倘。使。用。十。分。力。又。當。何。如。眼。倒。不。瞎。不。過。瞎。了。心。罷。了。沒。眼。睛。的。實。在。苦。惱。不。知。惟。其。一。白。眼。睛。所。以。飽。此。老。拳。索。性。瞎。子。反。不。受。打。矣。讀。此。數。語。為。薛。大。哥。一。笑。

馬也拴在樹上細便跪下說道我要日久變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言未了只聽鏗的一聲背後好似鐵鎚砸下來只覺得一陣黑滿眼金星亂迸身不由己便倒下來湘蓮走上來瞧瞧知道他是個不慣捱打的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菓子舖薛蟠先還要扎掙起來又被湘蓮用腳尖點了一點仍舊跌倒口內說道原來是兩家情願你不依只管好說只怕說不好為什麼哄出我來打我情急語卻是可憐語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這瞎了眼的你認認柳大爺是誰如聞霹靂你不說哀求你還傷我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著便取了馬鞭過來從背後至腳脛打了三四十下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不覺得疼痛難禁不禁有嘎嚕之聲湘蓮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當你是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向葦中淖泥處拉了幾步滾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可認得我了認得你了薛蟠不應只伏著啞啞大哥又唱啞啞曲矣湘蓮又擲下韮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搗了幾下薛蟠便亂滾亂叫不能扎掙了說肋條折了此誑詞也我知道你是正經人此刻知道不及矣因為我錯聽了旁人的話了湘蓮道不用拉旁人只說說現在的硬漢子語薛蟠道現在也沒什麼說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要說軟些纔饒你薛蟠啞啞的道大哥真是一個蚊子耳好兄弟湘蓮又一拳薛蟠啞了

一聲便道好哥哥湘蓮又連兩拳薛蟠忙嘎嚕叫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以後我敬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吃兩口謝謝來不得了薛蟠一面聽了一面皺

大。哥。只。道。小。柳。要。硬。的。不。知。小。柳。喜。歡。喜。硬。

不許其稱兄弟哥
哥也故一拳兩拳
薛蟠打實香憐
玉愛諸人誤之伊
將謂妙年姚冶輩
皆有餘桃未薦也
這水實在難吃無
怪大哥之嫌其航
此一吐也可以發
散寒熱積滯與張
仲景之瓜蒂散並
駕齊驅
回顧來路文氣緊
拍忽想到論語中
傷人乎不問馬六
字爲之一笑
一見一聽又一見
寫得層次井然
蓉兒原是個中人
所以猜得著八九
的
扎揠不起了自然
要揠了

眉道這水實在醜。髒。怎麼吃得下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吃。我。吃。說。著。只。得。俯。頭。向。葦。根。下。吃。了。一。口。猶。未。咽。下。去。只。聽。哇。的一。聲。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好。醜。髒。東。西。你。快。吃。完。了。饒。你。薛。蟠。聽。了。叩。頭。不。迭。只。得。用。此。一。著。說。好。歹。積。陰。功。饒。我。罷。這。至。死。不。能。吃。的。好。老。爺。實。在。來。不。得。了。湘。蓮。道。這。樣。氣。息。倒。熏。壞。了。我。說。著。丟。下。薛。蟠。便。牽。馬。認。鐙。去。了。應。上。文。拴。在。樹。上。這。裏。薛。蟠。見。他。已。去。方。放。下。心。來。懊。悔。自。己。不。該。誤。認。了。人。待。要。扎。揠。起。來。無。奈。遍。體。疼。痛。難。禁。誰。知。賈。珍。等。席。上。忽。不。見。了。他。兩。個。又。從。這。一。邊。殺。入。各。處。找。尋。不。見。有。人。說。恍。惚。出。北。門。去。了。薛。蟠。的。小。廝。素。日。是。懼。他。的。他。分。付。了。不。許。跟。去。誰。敢。找。去。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命。賈。蓉。帶。著。小。廝。們。尋。蹤。問。跡。的。直。找。出。北。門。下。橋。二。里。多。路。忽。見。葦。坊。旁。邊。薛。蟠。的。馬。拴。在。那。裏。應。上。文。也。拴。在。樹。上。衆。人。都。道。好。了。不。好。了。有。馬。必。有。人。一。齊。來。至。馬。前。只。聽。葦。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來。一。看。只。見。薛。蟠。的。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外。滾。的。似。個。泥。母。猪。一。般。惡。講。賈。蓉。心。內。已。猜。著。八。九。了。忙。下。馬。命。人。攙。了。起。來。笑。道。薛。大。叔。天。天。調。情。今。日。調。到。葦。子。坑。裏。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要。你。招。駙。馬。去。你。就。撞。到。龍。椅。角。上。了。調。笑。得。妙。薛。蟠。羞。的。沒。地。縫。兒。鑽。進。去。大。哥。知。也。羞。那。裏。爬。的。上。馬。去。賈。蓉。命。人。趕。到。關。廂。里。雇。了。一。乘。小。轎。子。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擡。往。賴。家。去。赴。席。這。又。何。苦。薛。蟠。百。般。苦。苦。央。及。他。不。用。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賈。蓉。仍。往。賴。家。回。覆。賈。珍。並。方。纔。的。形。景。賈。珍。也。知。湘。蓮。所。打。也。笑。道。他。

卻不道撞著呂仙之柳樹精。此時小柳兒不知何處去矣。大哥哥可念及否？既吃了泥水，又吃了所吐之物，豈不是個吃虧？可知被打時，肋條折了之，言是大哥哥的誑話。二人都該罵。寶姐姐卻是曉得此中原故，其實亦不必曉得也。此等處具見寶釵之有見識處。前番越越樂樂，又自己說再不信，而今番又何必痛罵。後會有期。

須得吃個虧纔好。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臥房將養，推病不見。賈母等回來，各自歸家。時薛姨媽與寶釵見香菱哭的眼睛腫了，情所必然，香菱一哭，問起原故，忙來瞧薛蟠時，臉上身上雖見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肋條沒有折還好。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罵一回薛蟠，又罵一回柳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柳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什麼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吃酒，酒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子打，也是有的。況且咱們家的無法無天，人所共知，媽媽不過是心疼的原故，要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好了，出得去的時候，那邊珍大爺、璉二爺，這千人也未必白丟開了。自然備個東道，叫了那個人來，當著衆人替哥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如今媽媽先當做大事，告訴衆人，倒顯的媽媽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今兒偶然吃了一次虧，媽媽就這樣興師動衆，倚著親戚之勢，欺壓常人。薛姨媽聽了道：「我的兒，到底是你想得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寶釵笑道：「這纔好呢。他又怕媽媽又不聽人勸，一天縱似一天，吃過了兩三個虧，他也罷了。薛蟠睡在炕上，痛罵湘蓮，又命小廝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媽喝住小廝們，只說柳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悔不及，懼罪逃走了。薛蟠聽見如此說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母若不鬪牌，邢夫人如何回去。衆人如何又來，是文章借景脫卸法。又借鳳姐戲

謹了結鴛鴦一案。賴大家一席。不但探春異日興利除弊。派人管園。於此起念。且薛蟠受打及湘蓮救薛蟠。尤三姐自刎等事。皆因此席而起。

柳湘蓮同秦鍾相好。寶玉蓮蓬。是借境補寫。

寶玉因在馮紫英家。私同蔣琪互換腰巾。致受痛責。薛蟠亦因在賴大家。誤認湘蓮。致遭毒毆。遙遙相照。

湘蓮向寶玉說。眼前就要出門。想見此時。湘蓮心中。已早有算計薛蟠之念。

薛蟠要同湘蓮打官司。薛姨媽要告知榮府。若無寶釵勸住。不能了結。借此撇開。不
但有隨起隨落之妙。且爲後文湘蓮救薛蟠地步。

大某山民評曰

湘蓮之誘薛蟠。與鳳姐之誘賈瑞。同一機杼。而又有別。瑞識鳳姐而不自諒。若蟠則全不識人。罔之生也。幸而免。

前文賈瑞與鳳姐。喜得抓耳撓腮。此處薛蟠與湘蓮。喜得心癢難搔。居然成對。

天祥文起。淫心同熾。而受報攸分。緣所遇者異耳。柳爲爽直。鳳則陰毒矣。且男色女色亦殊。古來感應書。好龍陽而獲譴者尙少。其陰隲罪過。或從未減乎。

此回是九月十四日。賴大家吃酒事。

遊誤几盞
藝思情情



慕雅小雅集誌
繪詩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濫情人情誤思遊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張德輝初見

薛大哥可謂自知之明

不信薛大哥也曉得山水

薛蟠說不賺錢也罷姨媽說化了本錢倒是末事可見此時薛氏家道尙好

話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粧病在家。愧見親友。轉眼已到十月。因有各鋪面夥計。內有算年帳。要回家的。少不得家內治酒餞行。內有一個張德輝。自幼在薛蟠當鋪內攬總。家內也有了二三千金的過活。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來。因說起今年紙劄香扇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當鋪裏照管。照管趕端陽前。我順路就販些紙劄香扇來賣。除去關稅化消外。亦可以剩得幾倍利息。薛蟠聽了。心下忖度。如今我捱了打。正難見人。想著要躲避一年。半載。又沒處去躲。天。天。粧病。也不是事。況且我長了這麼大。文武不武。雖說做買賣。究竟戲子算盤。從沒拿過。地土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有自知之明。不如也打點幾個本錢。和張德輝逛一年。來賺錢也罷。不賺錢也罷。且躲躲羞去。二則逛逛山水。也是好的。心內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氣平心。與張德輝說。知他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晚間薛蟠告訴他母親薛姨媽。聽了。雖是歡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化了本錢。倒是末事。因此不命他去。只說你好歹守著我。我還能放心些。況且也不用這買賣。等著這幾百銀子用。薛蟠主意已定。那裏肯依。只說天天又說我不知世務。這個也不知。那個也不學。如今我發狠把那些沒要緊

說得來卻也好聽
只怕阿愛舊性不
改

此層卻是然只怕
也靠不住

亦可謂知兄者莫
若妹子矣

寶釵議論卻是有
見識人話頭
寶釵所握得定者
在此一層只怕也
握不住

其然豈其然乎

的、都、斷、了、如、今、要、成、人、立、業、學、習、買、賣、又、不、準、我、了、叫、我、怎、麼、樣、呢、我、又、不、是、個、丫、頭、把、
我、關、在、家、裏、何、日、是、個、了、手、況、且、那、張、德、輝、又、是、個、有、年、紀、的、嚼、們、和、他、是、世、交、我、同、他、
怎、麼、得、有、錯、我、就、有、一、時、半、刻、不、好、的、去、處、他、自、然、說、我、勸、我、就、是、東、西、貴、賤、行、情、他、是、
知、道、的、自、然、色、色、問、他、何、等、順、利、倒、不、叫、我、去、過、兩、日、我、不、告、訴、家、裏、私、自、打、點、走、了、明、
年、發、了、財、回、來、纔、知、道、我、呢、說、畢、賭、氣、睡、覺、去、了、小、孩、子、氣、薛、姨、媽、聽、他、如、此、說、因、和、寶、釵、
商、議、寶、釵、笑、道、哥、哥、果、然、要、經、歷、正、事、倒、也、罷、了、只、是、他、在、家、裏、說、著、好、聽、到、了、外、頭、舊、
病、復、發、難、拘、束、他、了、但、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媽、也、不、
能、又、有、別、的、法、子、一、半、盡、人、力、一、半、聽、天、罷、了、所、見、亦、是、這、麼、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知、世、
路、出、不、得、門、幹、不、得、事、今、年、關、在、家、裏、明、年、還、是、這、個、樣、兒、他、既、說、的、名、正、言、順、媽、媽、就、
打、諒、著、丟、了、一、千、八、百、銀、子、竟、交、與、他、試、一、試、橫、豎、有、夥、計、幫、著、他、也、未、必、好、意、思、哄、騙、
他、的、二、則、他、出、去、了、左、右、沒、了、助、興、的、人、又、沒、有、倚、仗、的、人、到、了、外、頭、誰、還、怕、誰、有、了、時、
吃、沒、了、時、饑、著、舉、眼、無、靠、他、見、了、這、樣、只、怕、比、在、家、裏、省、了、事、也、未、可、知、薛、姨、媽、聽、了、思、
忖、半、晌、道、倒、是、你、說、的、是、化、兩、個、錢、叫、他、學、些、乖、來、也、值、商、議、已、定、一、宿、無、話、至、次、日、薛、
姨、媽、命、人、請、了、張、德、輝、來、在、書、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己、在、後、廊、下、隔、著、窗、子、千、言、萬、
語、囑、託、張、德、輝、照、管、照、管、張、德、輝、滿、口、應、承、吃、過、飯、告、辭、又、回、說、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
期、大、世、兄、即、刻、打、點、行、李、雇、下、騾、子、十、四、日、一、早、就、長、行、了、薛、蟠、喜、之、不、盡、將、此、話、告、訴、

此壬子年十月十四日也去賴園中宴飲已隔一月矣觀者記清僕人之名俱未點出者並非要緊事也薛大哥出門跟着五人無怪賈府諸位少爺矣以上結薛柳二人之事並以薛蟠出門作餘波以下即從薛蟠出門後接寫香姑孃入園學詩一段

應爾爾何獨不及香菱與文杏耶抑省文耶漏筆耶薛蟠不出門菱孃斷不能入大觀園即以薛蟠之出門爲菱姐起見亦可

此種話頭具見薛家光景尙不艱難

薛姨媽。薛姨媽便和寶釵香菱並兩個年老的嬷嬷連日打點行裝派下薛蟠之奶公老蒼頭一名當年諳事舊僕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廝二名主僕一共六人雇了三輛大車單拉行李使物又雇了四個長行騾子薛蟠自騎一匹家內養的鐵青大走騾卻不是繫在樹上之馬外備一匹坐馬諸事完畢薛姨媽寶釵等連夜勸戒之言自不必備說西

風貫驪耳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母舅王子騰也然後過來辭了賈宅諸人賈珍等未免又有餞行之說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媽寶釵等直同薛蟠出了儀門母女兩個四隻眼看他去了方回來薛姨媽上京帶來的家人不過四五個並兩個老嫗嫗小丫頭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兩個男子因此薛姨媽卽日到書房將一應陳設

玩器並簾帳等物盡行搬了進來收好命兩個跟去男子之妻一幷也進來睡覺又命香菱將他屋裏也收拾嚴緊將門鎖了晚間和我去睡寶釵道媽媽既有這些人作伴不如叫菱姐姐和我做伴去於是香菱隨著寶釵我們園裏又空夜長了我每夜做活越多一個人豈不越好薛姨媽笑道正是我忘了原該叫他同你去纔是我前日還合你哥哥說文杏又小道三不著兩的鶯兒一個人不穀服侍的還要買一個丫頭來你使寶釵道買的

不知底裏倘或走了眼化了錢事小汲的淘氣倒是慢慢打聽著有知道來歷的買個還罷了一面說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衾褥妝奩命一個老嫗嫗並臻兒送至蘅蕪院去然後寶釵和香菱纔同回園中來香菱向寶釵道我原要和太太說的等大爺去了我和姑娘

從此又開許多妙境矣

知香姑孀早有此心

何物香菱有此雅致

此等設想誰謂寶釵胸中毫無城府耶

香菱進園來第一個是與平兒見面

看寶釵色色周到其他切己之事可知矣

又起一波用筆布局令人不測

做伴去。我又恐怕太太多心。說我貪著園裏來頑。誰知你竟說了。寶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裏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了。只是沒個空兒。就每日來一回。慌慌張張的也沒趣兒。所以趁著機會。越發住上一年。我也多個做伴的。你也遂了你的心。香菱笑道。好姑娘。趁著這個工夫。你教給我做詩罷。香菱做詩從此起。寶釵笑道。我說你得隴望蜀呢。我勸你且緩一緩。今兒頭一日進來。先出園東角門。從老太太起。各處各人。你都瞧瞧。問候一聲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搬進園來。若有提起。因由兒的。你只帶口說。我帶了你進來。做伴兒。就完了。回來進了園。再到各姑娘房裏走走。香菱應著。纔要走時。只見平兒忙忙的走來。香菱忙問了好。平兒只得陪笑相問。寶釵因向平兒笑道。我今兒把他帶了來。做伴兒。正要回你奶奶一聲兒。平兒笑道。姑娘說的是那裏的話。我竟沒話答言了。寶釵道。這纔是正理。店房有個主人。廟裏有個住持。雖不是大事。到底告訴一聲。就是園裏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兩個也好。關門候戶的了。你回去就告訴一聲罷。我不打發人去說。了口角。冤平兒答應著。因又向香菱道。你既來了。也不拜一拜街坊鄰舍去。寶釵笑道。我正叫他。去呢。平兒道。你且不必往我們家去。二爺病了。在家裏呢。只怕不是病。香菱答應著去了。先從賈母處來。不在話下。且說平兒見香菱去了。便拉寶釵悄悄說道。姑娘可聽見我們的。新聞了。寶釵道。我沒聽見。新聞。因連日打發我哥哥出門。應上文。所以你們這裏的事。一概不知道。連姊妹們。這兩日沒見。平兒笑道。老爺把二爺打了個動不得。難道姑娘

打寶二爺是明寫
打蓮二爺是暗寫
賈雨村上加什麼
二字雨村掃地矣
總冒幾句語有層
次

卻是好東西
天下有教老其人
卽有石獸子其人
都是天生怪物
既要了你的命扇
子還何用乎可爲
一笑
不宜爲小事弄人
家傾敗其心地尙
屬光明磊落顧向
堂前挺撞則于幾
諫有遠
寶哥之打亦是金
釧玉函之事湊在
一處的彼是明寫
此是暗寫

就沒聽見寶釵道。早起恍惚聽見了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來。又是爲了什麼。打他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什麼。賈雨村半路途中。那裏來的。餓不死的。野雞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來。小人往往如此。今年春天。老爺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幾把舊扇子。回家來看家裏所有收著的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處。搜求。誰知就有個不知死的冤家。混號兒人都叫他做石獸子。窮的連飯也沒的吃。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奇貨可居。二爺好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這個人。說之再三。他把二爺請了到他家裏坐著。拿出這扇子來。略瞧了一瞧。據二爺說。原是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櫻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畫真跡。回來告訴了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小。大。考官談。偏那石獸子說。我餓死凍死。一千銀子。一把。我也不賣。這就難了。老爺沒法了。天天罵二爺。沒能爲。已經許他五百銀子。計二十五兩。一把。先兌銀子。後拿扇子。他只是不賣。只說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這有什麼法子。誰知那雨村沒天理的。我替你想。也是沒法兒的。雨村真是沒天理人。聽見了。便設了法子。訛他拖欠官銀。拿了他到衙門裏去。說所欠官銀。變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做了官價。送了來。那石獸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爺問著二爺。說人家怎麼弄了來了。二爺只說了一句。爲這點子小事。弄的人家敗產。也不算什麼。能爲。自是正大光明之論。可嘆。老爺聽了。傾家就生了氣。說二爺拿話堵老爺。因此這是第一件大事。這幾日。還有幾件小的。我也記不

自從給與寶兄弟
之後此樂久不用
矣不圖平姑娘記
得清楚也

向平兒口中插入
石獸子一段使文
章不直捷

仍緊接香姑娘一
邊入學做詩一層
正文

黛玉上等聰明人
故說得容易

觀其所論林姑娘
自是慣家

香菱會心不遠始
可與言詩也已矣

吾見今之作詩者
極修飾詞句好看
而不知其命意之
所在何多也

凡初學人莫不愛
此等句又莫不爲
此等所誤

清大約借此以洩鴛鴦之氣。所以都湊在一處就打起來了。也沒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著。不知他拿了什麼混打了一頓。與打寶玉者有異。臉上打破了兩處。我們聽見姨太太這裏有一種藥敷棒瘡的姑娘尋一丸給我呢。寶釵聽了忙命鴛兒去找了兩丸來與平兒寶釵道。既這樣你去替我問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向寶釵答應著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了衆人之後。吃過晚飯。寶釵等都往賈母處去了。自己便往瀟湘館中來。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了。應上四十五回黛玉之病。見香菱也進園來住。自是歡喜。香菱因笑道。我這一進來了。你得空兒好教給我作詩。就是我的造化了。可謂有志。黛玉笑道。既要學作詩。你就拜我爲師。只怕太好。我雖不通。客氣大略也。還教的起你。著實有餘。香菱笑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爲師。你可不許膩煩的。黛玉道。什麼難事也。值得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付對子。平聲的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對實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也有對的。極工的。也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有二四六上錯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聽你一說。原來這些規矩。竟是沒事的。只要詞句新奇。爲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得詩中三昧。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絕妙注腳。香菱笑道。我只愛陸放翁詩。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說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

學詩者須請教林姑娘

從近體入手的是教初學方法

雖古今通人之論詩亦不過爾爾凡

天下之有志學詩者俱可以此數言爲法

如此入門黛玉可

以爲師矣可知林姑娘是一

向用功的彼鬚眉

男子絕不用功而成欲求其詩之有成

者試想之

諸事不管四字爲用功者立一精進

程法若如此專志

又不消得一年工夫

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在香菱意中固以爲深遠而非淺近也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是極。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裏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把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裏先有了這三個人做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劉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你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動輒以詩翁稱之香菱聽了笑道既這樣好姑娘你就把這書給我拿出來我帶回去夜裏念幾首也是好的黛玉聽說便命紫鵲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來遞與香菱道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我選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問你姑娘或者遇見我我講與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詩同至蘅蕪苑中諸事不管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他也不睡寶釵見他這般苦心只得隨他去了。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又要換杜律黛玉笑道共記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黛玉道可領略了些沒有香菱笑道我倒領略了些只是不是說與你聽聽黛玉笑道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你且說來我聽聽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裏說不出來的意思思想去卻是逼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法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起予者葵也我亦有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內一聯云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想來煙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

今之學詩者能如香姑娘體會古人那怕他不長進

能發得出此種議論香姑娘已在入門升堂地位

如與初學論詩云云未嘗不是然如此做去不過一學

人必不絕世聰明出諸黛玉口中似不類此乃賤子管

關涉

寶哥之言亦是黛玉亦可謂循循善誘的是名師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香菱已解脫矣真有領悟工夫竟可邀來入社

合上書一想倒像是見了這景的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字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纔形容的盡念在嘴裏倒像有幾千斤重的言越想越有回味也一個橄欖似的奇語還有渡頭餘落日墟裏上孤煙這餘字合上字難爲他怎麼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午便挽住船岸上又沒有人只有幾顆樹遠遠的幾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煙竟是青碧連雲誰知我昨兒晚上看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正說著寶玉和探春來了都入坐聽他講詩寶玉笑道既是這樣也不用看詩會心處不在遠聽你說了這兩句可知三昧你也得了黛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煙好你還不知他這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來我給你這一句瞧瞧比更這個淡而現成說著便把陶淵明的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翻了出來遞與香菱香菱瞧了點頭嘆賞笑道原來上字是從依依兩個字上化出來的寶玉大笑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講若再講倒學離了卻有此理你就做起來必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兒我補一個柬來請你入社香菱笑道姑娘何苦打趣我我不過是心裏羨慕纔學這個頑罷了探春黛玉都笑道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認真做詩麼若說我們真成了詩出了這園子把人的牙還笑掉了呢寶玉道這也算自暴自棄了前日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量畫兒他們聽見咱們起詩社求我把稿子給他們瞧瞧我就寫了幾首給他們看看誰不是真心嘆服他們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問道這是真的麼寶玉笑道說詎的是那架

又將作畫事一搵
文氣前後貫串

只怕見之者疑心
代備耳

乃十月既望之月
也

如此用功香姑娘
那不畏進

香菱可稱爲女獸
子宜其與男獸子
作妾也

今人之所以無好
詩者只是不肯放
開膽子耳

所以給官畫齋字
寶玉疑到其做詩
也

上。鸚。鵡。奇。警。黛。玉。探。春。聽。說。都。道。你。真。真。胡。鬧。且。別。說。都。不。成。詩。便。成。詩。我。們。的。筆。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寶。玉。笑。道。這。怕。什。麼。古。來。閨。閣。筆。墨。不。要。傳。出。去。如。今。也。沒。人。知。道。了。說。著。只。見。惜。春。打。發。了。入。畫。來。請。寶。玉。寶。玉。方。去。了。香。菱。又。逼。著。換。出。杜。律。切。己。之。事。又。央。黛。玉。探。春。二。人。出。個。題。目。讓。我。謔。去。謔。了。來。替。我。改。正。黛。玉。道。昨。夜。的。月。最。好。暗。點。時。令。我。正。要。謔。一。首。未。謔。成。你。就。做。一。首。來。十。四。寒。的。韻。由。你。愛。用。那。幾。個。字。去。香。菱。聽。了。喜。的。拿。著。詩。回。來。又。苦。思。一。回。做。兩。句。詩。又。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臥。不。定。寶。釵。道。何。苦。自。尋。煩。惱。都。是。鑿。兒。引。的。你。我。和。他。算。帳。去。你。本。來。獸。頭。獸。惱。的。的。評。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個。獸。子。了。香。菱。笑。道。好。姑。娘。別。混。我。一。面。說。一。面。做。了。一。首。先。與。寶。釵。看。了。笑。道。這。個。不。好。不。是。這。個。做。法。你。別。怕。臊。只。管。拿。了。給。他。瞧。去。看。他。是。怎。麼。說。香。菱。聽。了。便。拿。了。詩。找。黛。玉。黛。玉。看。時。只。見。寫。道。是。

月。到。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團。團。詩。人。助。興。常。思。玩。野。客。添。愁。不。忍。觀。翡。翠。樓。邊。懸。玉。鏡。珍。珠。簾。外。掛。冰。盤。良。宵。何。用。燒。銀。燭。精。彩。輝。煌。映。畫。闌。

黛。玉。笑。道。意。思。卻。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被。他。縛。住。了。把。這。首。詩。丟。開。再。做。一。首。放。開。膽。子。只。管。去。做。香。菱。聽。了。默。默。的。回。來。越。發。連。房。也。不。進。去。神。情。如。見。只。在。池。邊。樹。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掘。地。來。往。的。人。都。詫。異。心。堅。石。可。穿。李。執。寶。釵。探。春。寶。玉。等。聽。見。此。言。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瞧。著。他。笑。只。見。他。皺。一。回。眉。又。自。己。含。笑。一。回。

活畫出香菱憨態。然詩人之推敲。往往有如此。其提筆便寫者。直是門外漢耳。

用功專一。如香菱者。何患其不成。豈特區區之詩云爾哉。

難道能作詩。便不俗。平惟能真作詩者。然後不俗。

此等語。林妹妹再不說。故寶玉之於二人。有親疏之別。果然一個好師。

較前首自然有些思想。

寶釵到底是內教。

詩從胡說來。五字未經人道。破不期於寶姑。喊出。

如此用功。那不進境。若在他處。人見此類。難便推過一邊矣。

寶釵笑道。這個人定是瘋了。昨夜唧唧。直鬧到五更纔睡了。從寶釵口中補出。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聽見他起來了。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找釵兒去。了一回來了。獸了一日。做了一首。又不好。自然這會子另做呢。寶玉笑道。這正是地靈人傑。老天生人。再不用賦情性的。我們成日嘆說。可惜他這麼個人。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寶釵聽了。笑道。你能彀像他。這苦心就好了。學什麼有個不成的。頂門一鍼。寶玉不答。只見香菱興興頭頭的。又往黛玉那邊來了。是從李執等眼中所見。探春笑道。嗒們跟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沒有說著。一齊都往瀟湘館來。只見黛玉正拿著詩。和他講究。衆人因問黛玉做的如何。黛玉道。自然算難爲他了。只是還不好。這一首過於穿鑿了。還得另作。衆人因要詩看時。只見做道是。

非銀非水映窗寒。試看晴空護玉盤。淡淡梅花香欲染。絲絲柳帶露初乾。只疑殘粉塗金砌。恍若輕霜抹玉蘭。

此句在月色甚佳。夢醒西樓人絕跡。餘容猶可隔簾看。寶釵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倒還使得。你看句句。倒是月色。這也罷了。原是詩從胡說來。再遲幾天就好了。香菱自爲這首詩妙絕。聽如此說。自己又掃了興。不肯丟手。便要思索起來。因見他姊妹們說笑。便自己走至階下。竹前空。心搜膽的。耳不旁聽。目不別視。真寫得出一時探春隔窗笑說道。菱姑娘。你閒閒罷。香菱怔怔答道。閒字是十五刪的。錯了韻了。人到出神入竅之時。卻有此種光景。衆人聽了。不覺大笑起來。寶釵道。可真

叫他閒閒認作用
字叶韻沈吟時有
此光景未歷甘苦
者當指此言爲警
以畫醒詩李執亦
吐屬風雅
出暖香塢三字爲
後文張本
尙有七停未畫不
知何日可完工也
竭力記香蕊苦心
孤詣爲寶玉玩愒
巖地作反照也
不知作者如何體
會出來
長吉作詩心肝尙
然嘔出弄成病還
是小事
苦吟人往往有此
境界

詩魔了。都是嚶兒引的他。黛玉笑道。聖人說。誨人不倦。他又來問我。我豈有不說的理。李執笑道。嚶們拉了他往四姑娘房裏去。引他瞧瞧畫兒。叫他醒一醒。纔好說著。真個出來。拉他過藕香榭。至暖香塢中。惜春正乏倦。在牀上歪著。睡午覺。畫繪立在壁間。用紗罩著。衆人喚醒了。惜春揭紗看時。十停方有了三停。見畫上有幾個美人。因指香菱道。凡會做詩的都畫在上頭。你快學罷。說著。頑笑了一回。各自散去。香菱滿心中。正是想詩。至晚間。對燈出了一回神。至三更已後。上牀躺下。兩眼睜睜。直到五更方纔朦朧睡去。了一時天。亮寶釵醒了。聽了一聽。他安穩睡了。心下想他翻騰了一夜。不知可作成了。這會子。乏了。且別叫他。正想著。只見香菱從夢中笑道。可是有了。難道這一首還不好。寶釵笑道。又是可嘆。又是可笑。連忙喚醒了他。問他得了什麼。你這誠心都通了。仙了。學不成詩。弄出病來。呢。一面說。一面梳洗了。會同姊妹往賈母處來。原來香菱苦志學詩。精血誠聚。日間不能做出。忽於夢中得了八句。梳洗已畢。便忙寫出來。到沁芳亭。只見李執與衆姊妹。方從王夫人處回來。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做詩說夢話。衆人正笑。擡頭見他來了。便都爭著要詩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薛蟠出門。寫得行李輝煌。是遇盜之由。所謂慢藏誨盜也。

香菱係薛蟠之妾。未便住大觀園。然是甄士隱之女。十二金釵之副。必須聚集一處。

今因薛蟠出門搬進園中與寶釵作伴絕無牽強痕迹卽順寫學詩以便拉入詩社賈璉受責原其根由已在賈赦要鴛鴦時

晴雯撕扇是恃寵撒嬌雨村詛扇是倚勢害良而晴雯之被逐賈赦之獲罪皆種於此扇子雖小可以扇風可以扇燄其爲禍頗大

賈赦打賈璉在平兒口中補出因省筆墨但若特地來說殊不得體故以要棒瘡藥爲由

香菱學詩實費苦心苦功是作者自言做詩工夫月詩三首及黛玉等講究諸詩是作者教人做詩法則香菱第三首詩於夢中得來畢竟是此書中人暗相映照

大某山民評曰

石獸子因幾柄舊扇致身亡產盡與王忠愍愛清明上河圖同以懷古膺无妄之災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其斯之謂與

石獸子一段小文字看之似乎閒文及至後來抄沒此事亦在罪案中方知無意中埋伏之妙此等處最容易草草讀過以負作者之苦心也

薛家棒瘡藥專爲人家打兒子用故文起傷痕甚多未曾敷好

若今之閨閣詩人大半是捉刀者多何能如大觀園中之諸姊妹個個出自心裁此回入壬子年冬十月間事

